

88

1855/79

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



3 1111 003759220

朱子語類

張伯行輯訂



國學基本叢書

國立臺灣圖書館典藏

原序

竊惟千古斯道之傳。首重在見知。其次莫如聞知。見知則親承其盛。如七十子之於孔子。無行不與。不獨言說之閒而已也。聞知則去聖日遠。不獲睹其音容。所賴者言說之存。識大識小。以私淑艾而已。是二者均道之所寄。而未始有先後之分者也。顧嘗思之。論道而專求諸語言文字之閒。則道晦矣。抑論學而不求之語言文字之閒。則道亦泯矣。所以孔門之教。不離乎論語上下篇以相授受。在當時門弟子。則見而知之。後此舉皆聞知者也。其由來遠矣。有宋文公朱夫子出。上接孔孟之真傳。於四子之書。有集註。有章句。有精義。或問等書。剖抉精蘊。無復遺憾。卽以上班顏曾之列。其深契道妙。不過如是。至於平生言有教。動有法。聲爲律。身爲度。則又莫備於語類一書。蓋當時與諸門人問答之辭。淺深互發。無所不盡。是亦猶孔門之有論語也。夫道一而已矣。士生千載而下。不及見孔子。見朱子如見孔子焉。孔子性與天道。所未易聞。聞朱子之言。則可知孔子之言矣。然則語類也者。其誠爲大道之航筏。而聖門之階梯也。寧非急務哉。余慕古志迂。旣編輯朱子文集。而復重訂語類。以公同好。念窮鄉僻壤。而無明師良友。以先後之。苟能於此而究心焉。則亦何異於登仁智之堂。考紫陽之鐘。而日聞警效也乎。顧所慮者。章句之徒。泥於訓詁。無由知有弘通簡易之至理。矜才能者。肆其夸誕。無與適乎仁義中正之經涂。則雖有前聖往哲。與之覲面周旋。亦一交臂失之。而況於語言文字之閒。能沈潛玩味乎。語言文字且不可得。而況可望於無聲無

臭之中。而神明會通也乎。是以每歎士生今日。載籍甚盛。而讀書不及古人。議論甚多。而識見不及古人。學問甚博。而根本不及古人。總之病在浮華鮮實耳。今試與讀朱子語類之書。理無微而不析。道無往而不貫。學無弊而不究。開卷如耳提面命。循循善誘。各極其量。然後知聖學之規模。至大至正。孔孟之指趣。有本有原。所謂見知。知此而已。所謂聞知。聞此而已。是何也。夫道一而已矣。

康熙四十七年戊子季秋月儀封後學張伯行書於榕城之正誼堂

朱子語類輯略目錄

卷之一

理氣

鬼神

人物之性氣質之性

性情心意等名義

仁義禮智等名義

卷之二

小學

總論爲學之方

論知行

讀書法

持守

卷之三

力行

孔孟周程張子

周子書

卷之四

程子書

張子書

邵子書

程子門人

延平李氏

南軒張氏

卷之五

自論爲學工夫

論自註書

附外任 內任 雜記言行

論治道

附論取士 論兵刑 論民 論官

訓門人

卷之六

訓門人

卷之七

總訓門人

論諸儒

論諸子

老釋附

卷之八

論本朝人物

歷代

戰國漢唐諸子

雜類

論文

拾遺

朱子語類輯略卷之一

清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輯訂

理氣

太極天地

問。太極不是未有天地之先。有箇渾成之物。是天地萬物之理。總名否。曰。太極只是天地萬物之理。在天地言。則天地中有太極。在萬物言。則萬物中各有太極。未有天地之先。畢竟是先有此理。動而生陽。亦只是理。靜而生陰。亦只是理。問。太極解。何以先動而後靜。先用而後體。先感而後寂。曰。在陰陽言。則用在陽而體在陰。然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不可分先後。今只就起處言之。畢竟動前又是靜。用前又是體。感前又是寂。陽前又是陰。而寂前又是感。靜前又是動。將何者爲先後。不可只道今日動便爲始。而昨日靜更不說也。如鼻息言。呼吸則辭順。不可道吸呼畢竟呼前又是吸。吸前又是呼。瀟

問。未有天地之先。畢竟是先有理。如何。曰。未有天地之先。畢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無此理。便亦無天地。無人無物。都無該載了。有理便有氣流行。發育萬物。瀟

太極只是一箇理字。人傑

問。理與氣。曰。有是理。便有是氣。但理是本。而今且從理上說氣。如云。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

不成動已前便無靜。程子曰：動靜無端。蓋此亦是且自那動處說起。若論著動以前又有靜。靜以前又有動。如謂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這繼字便是動之端。若只一開一闔而無繼便是闔殺了。又問：繼是動靜之閒否？曰：是靜之終。動之始也。且如四時到得冬月。萬物都歸窠了。若不生來年便都息了。蓋是貞復生元無窮如此。又問：元亨利貞是備箇動靜陰陽之理而易只是乾有之。曰：若論文王易本是作大亨利貞。只作兩字說。孔子見這四字好便挑開說了。所以某嘗說易難看便是如此。伏羲自是伏羲易。文王自是文王易。孔子因文王底說又卻出入乎其閒也。孫

或問：必有是理然後有是氣如何？曰：此本無先後之可言。然必卻推其所從來則須說先有是理。然理又非別爲一物。即存乎是氣之中。無是氣則是理亦無掛搭處。氣則爲金木水火。理則爲仁義禮智。人

問：天地之心亦靈否？還只是漠然無爲？曰：天地之心不可道是不靈。但不如人恁地思慮。伊川曰：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爲。濶

道夫言：向者先生教思量天地有心無心。近思之竊謂天地無心。仁便是天地之心。若使其有心必有思慮。有營爲。天地曷嘗有思慮來。然其所以四時行。百物生者。蓋以其合當如此便如此。不待思維。此所以爲天地之道。曰：如此則易所謂復其見天地之心。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又如何。如公所說。祇說得他無心處爾。若果無心則須牛生出馬。桃樹上發李花。他又卻自定。程子曰：以主宰謂之帝。以性情謂之乾。他這名義自定。心便是他箇主宰處。所以謂天地以生物爲心中閒。欽夫以爲某不合如此說。某

謂天地別無句當只是一生物爲心一元之氣運轉流通略無停閒只是生出許多萬物而已。問程子謂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爲曰這是說天地無心處且如四時行百物生天地何所容心至於聖人則順理而已復何爲哉所以明道云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說得最好問普萬物莫是以心周徧而無私否曰天地以此心普及萬物人得之遂爲人之心物得之遂爲物之心草木禽獸接著遂爲草木禽獸之心只是一箇天地之心爾今須要知得他有心處又要見得他無心處只恁定說不得。道夫

帝是理爲主。高

天以氣而依地之形地以形而附天之氣天包乎地地特天中之一物爾天以氣而運乎外故地惟在中閒。隕然不動使天之運有一息停則地須陷下。道夫

季通云地上便是天。端蒙

地有絕處唐太宗收至骨利幹置堅昆都督府其地夜易曉夜亦不甚暗蓋當地絕處日影所射也其人髮皆赤。揚

通鑑說有人適外國夜熟一羊胛而天明此是地之角尖處日入地下而此處無所遮蔽故常光明及從東出而爲曉其所經遮蔽處亦不多耳。義剛

問康節論六合之外恐無外否曰理無內外六合之形須有內外日從東畔升西畔沈明日又從東畔升

這上面許多。下面亦許多。豈不是六合之內。歷家算氣。只算得到日月星辰運行處。上去更算不得。安得是無內外。高

問。自開闢以來。至今未萬年。不知已前如何。曰。已前亦須如此一番明白來。又問。天地會壞否。曰。不會壞。只是相將人無道極了。便一齊打合。混沌一番。人物都盡。又重新起。問。生第一箇人時如何。曰。以氣化。二五之精。合而成形。釋家謂之化生。如今物之化生甚多。如蟲然。揚

數。只是算氣之節候。大率只是一箇氣。陰陽播而爲五行。五行中各有陰陽。甲乙木。丙丁火。春屬木。夏屬火。年月日時。無有非五行之氣。甲乙丙丁。又屬陰屬陽。只是二五之氣。人之生。適遇其氣。有得清者。有得濁者。貴賤壽夭。皆然。故有參錯不齊如此。聖賢在上。則其氣中和。不然。則其氣偏行。故有得其氣清。聰明而無福祿者。亦有得其氣濁。有福祿而無知者。皆其氣數使然。堯舜禹皋文。武周召。得其正。孔孟夷齊。得其偏者也。至如極亂之後。五代之時。又卻生許多聖賢。如祖宗諸臣者。是極而復者也。如大睡一覺。及醒時。卻有精神。

陰陽是氣。五行是質。有這質。所以做得物事出來。五行雖是質。他又有五行之氣。做這物事方得。然卻是陰陽二氣。截做這五箇。不是陰陽外別有五行。如十干。甲乙甲。便是陽。乙。便是陰。高

五行相爲陰陽。又各自爲陰陽。端

蒙

氣之精英者爲神。金木水火土非神。所以爲金木水火土者是神。在人則爲理。所以爲仁義禮智信者是

也。植

金木水火土。雖曰五行各一其性。然一物又各具五行之理。不可不知。康節卻細推出來。備

水火清。金木濁。土又濁。學可

論陰陽五行曰。康節說得法密。橫渠說得理透。邵伯溫載伊川言曰。向惟見周茂叔語及此。然不及先生

之有條理也。方子

問。四時此火何爲季夏。又取一番曰。土旺於未。故再取之。土寄旺四季。每季皆十八日。四箇十八日。計七十二日。其他四行分四時。亦各得七十二日。共湊成三百六十日也。備

陰以陽爲質。陽以陰爲質。水內明而外暗。火內暗而外明。橫渠曰。陰陽之精。互藏其宅。正此意也。道夫

問。同道曰。天有黃道。有赤道。天正如一圓匣相似。赤道是那匣子相合縫處。在天之中。黃道一半在赤道之內。一半在赤道之外。東西兩處。與赤道相交。度卻是將天橫分爲許多度數。會時。是日月在那黃道。赤道十字路頭相交處。厮撞著。望時。是月與日正相向。如一箇在子。一箇在午。皆同一度。謂如月在畢十一度。日亦在畢十一度。雖同此一度。卻南北相向。日所以蝕於朔者。月常在下。日常在上。既是相會被月在下面遮了日。故日蝕。望時月蝕。固是陰敢與陽敵。然歷家又謂之暗虛。蓋火日外影。其中實暗。到望時。恰當著其中暗處。故月蝕。備

天一日周地一遭。更過一度。日卽至其所趕不上一度。月不及十三度。天一日過一度。至三百六十五度

9324

1835
79

四分度之一。則及日矣。與日一般。是爲一期。

天行至健。一日一夜一周天。必差過一度。日一日一夜一周。恰好。月卻不及十三度有奇。只是天行極速。日稍遲一度。月必遲十三度有奇耳。因舉陳元滂云。只似在圓地上走。一人過急一步。一人差不及一步。又一人甚緩。差數步也。天行只管差過。故歷法亦只管差。堯時昏旦星中於午。月令差於未。漢晉以來又差。今比堯似差及四分之一。古時冬至。日在牽牛。今卻在斗。德明

天最健。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之健次於天。一日恰好行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但比天爲退一度。月比日大。故緩。比天爲退十三度有奇。但歷家只算所退之度。卻云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此乃截法。故有日月五星右行之說。其實非右行也。橫渠曰。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遲。則反右矣。此說最好。書疏璣衡禮疏星回於天。漢志天體。沈括渾儀議。皆可參考。祖閱

天無體。只二十久宿。便是天體。日月皆從角起。天亦從角起。日則一日運一周。依舊只到那角上。天則一周了。又過角些子。日日彙上去。則一年便與日會。次日仲默附至天說曰。天體至圓。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繞地左旋。常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體天而少遲。故日行一日。亦繞地一周。而在天爲不及一度。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而與天會。是一歲日行之數也。月麗天而尤遲。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十二會得全日三百四十八餘分之積。又五千九百八十八。如日法九百四十而一得六。不盡三百四十

八通計得日三百五十四、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四十八是一歲月行之數也。歲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三百六十日者一歲之常數也。故日與天會而多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者爲氣盈。月與日會而少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者爲朔虛。合氣盈朔虛而閏生焉。故一歲閏率則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三歲一閏則三十二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六百單一、五歲再閏則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七十五、十有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爲一章也。先生以此示義剛曰：此說也分明。剛義

問：日是陽、如何反行得遲如月？曰：正是月行得遲。問：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曰：歷家是將他退底度數爲進底度數。天至健、故日常不及他一度。月又遲、故不及天十三度有奇。且如月生於西、一夜一夜漸漸向東、便可見月退處。問：如此說、則是日比天行遲了一度、月比天行遲了十三度有奇。曰：歷家若如此說、則算著那相去處度數多。今只以其相近處言。故易算、聞季通云：西域有九執歷、卻是順算。胡月體常圓無闕、但常受日光爲明。初三、四是日在下照。月在西邊、明人在這邊望、只見在弦光。十五、六、則日在地下、其光由地四邊而射出、月被其光而明。月中是地影。月古今人皆言有闕、惟沈存中云無闕。揚

月無盈闕、人看得有盈闕。蓋晦日、則月與日相疊了。至初三、方漸漸離開去。人在下面側看見、則其光闕。至望日、則月與日正相對。人在中間正看見、則其光方圓。因云：禮運言、播五行於四時、和而後月生也。

如此則氣不和時便無月。恐無此理。其云三五而盈。三五而闕。彼必不會以理推之。若以理推之。則無有盈闕也。畢竟古人推究事物。似亦不甚子細。壽

日食是爲月所掩。月食是與日爭敵。月饒日些子。方好無食。揚

問。月本無光。受日而有光。季通云。日在地中。月行天上。所以光者。以日氣從地四旁周圍空處迸出。故月受其光。先生曰。若不如此。月何緣受得日光。方合朔時。日在上。月在下。則月面向天者有光。向地者無光。故人不見。及至望時。月面向人者有光。向天者亦有光。故見其圓滿。若至弦時。所謂近一遠三。合只。有許多光。又云。月常有一半光。月似水。日照之。則水面光倒射壁上。乃月照也。問。星受日光否。曰。星恐自有光。明德

或問。月中黑影。是地影否。曰。前輩有此說。看來理或有之。然非地影。乃是地影倒去。遮了他光耳。如鏡子中。被一物遮住其光。故不甚見也。蓋日以其光加月之魄。中間地是一塊實底物事。故光照不透。而有此黑暈也。問。日光從四邊射入。月光何預地事而礙其光。曰。終是被這一塊實底物事隔住。故微有礙耳。

夜明多是星月。蚤日欲上未上之際。已先鑠退了星月之光。然日光猶未上。故天欲明時。一霎時暗。揚
霜只是露結成雪。只是雨結成。古人說。露是星月之氣。不然。今高山頂上。雖晴亦無露。只是自下蒸上。人言極西高山上。亦無雨雪。廣

雪花所以必六出者。蓋只是霰下被猛風拍開。故成六出。如人擲一團爛泥於地。泥必潰開成稜瓣也。又六者陰數。太陰元精石亦六棱。蓋天地自然之數。備

問龍行雨之說。曰龍水物也。其出而與陽氣交蒸。故能成雨。但尋常雨自是陰陽氣蒸鬱而成。非必龍之爲也。密雲不雨。尙往也。蓋止是下氣上升。所以未能雨。必是上氣蔽蓋無發洩處。方能有雨。橫渠正蒙。

論風雷雲雨之說最分曉。木

今之造歷者無定法。只是趕趁天之行度以求合。或過則損。不及則益。所以多差。因言古之鐘律紐算寸分毫釐絲忽皆有定法。如合符契。皆自然而然。莫知所起。古之聖人其思之如是之巧。然皆非私意撰爲之也。意古之歷書亦必有一定之法。而今亡矣。三代而下造歷者紛紛莫有定議。愈精密而愈多差。由不得古人一定之法也。季通常言天之運無常。日月星辰積氣皆動物也。其行度疾速。或過不及。自是不齊。使我之法能運乎天而不爲天之所運。則其疏密遲速。或過不及之間。不出乎我此虛寬之大數。縱有差忒。皆可推而不失矣。何者以我法之有定。而律彼之無定。自無差也。季通常言非是天運無定。乃其行度如此。其行之差處亦是常度。但後之造歷者其爲數窄狹。而不足以包之爾。備

先生嘗言數家有大小陽九道。夫問果爾。則有國有家者。何貴乎修治。曰在我者。過得他一二分。便足以勝之。道

海水無邊。那邊只是氣蓄得在。場

海水未嘗溢者。莊周所謂沃焦土是也。德明

蔡伯靖曰。山本同而未異。水本異而未同。義剛

冀都。是正天地中間好箇風水。山脈從雲中發來。雲中止。高脊處。自脊以西之水。則西流入於龍門。西河。自脊以東之水。則東流入於海。前面一條黃河環繞。右畔是華山。聳立爲虎。自華來至中爲嵩山。是爲前案。遂過去爲泰山。聳於左。是爲龍。淮南諸山。是第二重案。江南諸山。及五嶺。又爲第三四重案。瀆

或問天下之山。西北最高。曰。然。自關中一支生下。函谷以至嵩山。東盡泰山。此是一支。又自蟠冢漢水之北。生下一支。至揚州而盡。江南諸山。則又自岷山分一支。以盡乎兩浙閩廣。側

鬼神

或問鬼神有無。曰。此豈卒乍可說。便說。公亦豈能信得及。須於衆理看得漸明。則此惑自解。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人且理會合當理會底事。其理會未得底。且推向一邊。待日用常行處理會得透。則鬼神之理。將自見得。乃所以爲知也。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意亦如此。大必

天下大底事。自有箇大底根本。小底事。亦自有箇緊切處。若見得天下亦無甚事。如鬼神之事。聖賢說得甚分明。只將禮熟讀。便見二程初不說無鬼神。但無如今世俗所謂鬼神耳。古來聖人所制祭祀。皆是

他見得天地之理如此。去僞

鬼神不過陰陽消長而已。亭毒化育。風雨晦冥皆是。在人則精是魄。魄者。鬼之盛也。氣是魂。魂者。神之盛也。

也。精氣聚而爲物。何物而無鬼神。游魂爲變。魂游則魄之降可知。癩升

鬼神只是氣。屈伸往來者氣也。天地間無非氣。人之氣與天地之氣常相接無閒斷。人自不見。人心才動。必達於氣。便與這屈伸往來者相感通。格

問鬼神便只是此氣否。曰。又是這氣裏面神靈相似。齋

雨風露雷日月晝夜。此鬼神之迹也。此是白日公平正直之鬼神。若所謂有嘯於梁。觸於胷。此則所謂不正邪暗。或有或無。或去或來。或聚或散者。又有所謂禱之而應。祈之而獲。此亦所謂鬼神同一理也。世閒萬事皆此理。但精麤小大之不同爾。又曰。以功用謂之鬼神。卽此便見。道夫

因說神怪事。曰。人心平鋪著便好。若做弄便。便有鬼怪出來。方

問生死鬼神之理。曰。天道流行。發育萬物。有理而後有氣。雖是一時都有。畢竟以理爲主。人得之以有生。氣之清者爲氣。濁者爲質。知覺運動。陽之爲也。形體陰之爲也。氣曰魂。體曰魄。高誘淮南子註曰。魂者陽之神。魄者陰之神。所謂神者。以其主乎形氣也。人所以生。精氣聚也。人只有許多氣。須有箇盡時。盡則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而死矣。人將死時。熱氣上出。所謂魂升也。下體漸冷。所謂魄降也。此所以有生必有死。有始必有終也。夫聚散者。氣也。若理則只泊在氣上。初不是凝結自爲一物。但人分上所合。當然者便是理。不可以聚散言也。然人死雖終歸於散。然亦未便散盡。故祭祀有感格之理。先祖世次遠者。氣之有無不可知。然奉祭祀者。既是他子孫。必竟只是一氣。所以有感通之理。然已散者不復

聚釋氏卻謂人死爲鬼。鬼復爲人。如此則天地閒常只是許多人來來去去。便不由造化生生。必無是理。至如伯有爲厲。伊川謂別是一般道理。蓋其人氣未當盡而強死。自是能爲厲。子產爲之立後。使有所歸。遂不爲厲。亦可謂知鬼神之情狀矣。問伊川言鬼神造化之迹。此豈亦造化之迹乎。曰皆是也。若論正理。則似樹上忽生出花葉。此便是造化之迹。又如空中忽然有雷霆風雨。皆是也。但人所常見。故不之怪。忽聞鬼嘯。鬼火之屬。則便以爲怪。不知此亦造化之迹。但不是正理。故爲怪異。如家語云。山之怪曰夔。魍魎。水之怪曰龍。罔象。土之怪曰羴羊。皆是氣之雜揉乖戾所生。亦非理之所無也。專以爲無則不可。如冬寒夏熱。此理之正也。有時忽然夏寒冬熱。豈可謂無此理。但既非理之常。便謂之怪。孔子所以不語。學者亦未須理會也。闕

問魂魄。曰氣質是實底。魂魄是半虛半實底。鬼神是虛分數多。實分數少底。賜

先儒言口鼻之嘘吸爲魂。耳目之聰明爲魄也。只說得大槩。卻更有箇母子。這便是坎離水火。煖氣便是魂。冷氣便是魄。便是氣之神。魄便是精之神。會思量計度底便是魂。會記當去底便是魄。又曰見於目而明。耳而聰者。是魄之用。老氏云載營魄。營是晶瑩之義。魄是一箇晶光堅凝物事。釋氏之地水火風。其說云人之死也。風火先散。則不能爲祟。蓋魂先散而魄尙存。只是消磨未盡。少閒自塌了。若地水先散而風火尙遲。則能爲祟。蓋魂氣猶存爾。又曰無魂則魄不能以自存。今人多思慮役。魂都與魄相離了。老氏便只要守得相合。所謂致虛極。守靜篤。全然守在這裏不得動。又曰專氣致柔。不是守字。

卻是專字。便只是專在此。全不放出。氣便細。若放些子出。便麤了也。備
魂屬木。魄屬金。所以說三魂七魄。是金木之數也。

人之能思慮計畫者。魂之爲也。能記憶辨別者。魄之爲也。備

魂散則魄便自沈了。今人說。虎死則眼光入地。便是如此。

問人死時。是當初稟得許多氣。氣盡則無否。曰。是曰。如此。則與天地造化不相干。曰。死生有命。當初稟得氣時便定了。便是天地造化。只有許多氣。能保之亦可延。且如我與人俱有十分。我才用出二分。便收回。及收回二分時。那人已用出四分了。所以我便能少延。此卽老氏作福意。老氏惟見此理。一向自私其身。瀆

死而氣散。泯然無迹者。是其常道理。恁地有託生者。是偶然聚得氣不散。又怎生去湊著那生氣。便再生。然非其常也。伊川云。左傳。伯有之爲厲。又別是一理。言非死生之常理也。人傑

光祖問。先生所答崧卿書云云。如伊川又云。伯有爲厲。別是一理。又如何。曰。亦自有這般底。然亦多是不得其死。故強氣未散。要之。久之亦不會不散。如漳州一件公事。婦殺夫。密埋之。後爲祟。事才發覺。當時便不爲祟。此事恐奏裁免死。遂於申諸司狀上。特批了後。婦人斬。與婦人通者絞。以是知刑獄裏面。這般事。若不與決罪償命。則死者之冤必不解。又曰。氣久必散。人說神仙一代說一項。漢世說甚安期生。至唐以來。則不見說了。又說鍾離權。呂洞賓。而今又不見說了。看得來。他也只是養得分外壽考。然終

久亦散了。賀孫

問游魂爲變。閒有爲妖孽者。是如何得未散。曰游字是漸漸散。若是爲妖孽者。多是不得其死。其氣未散。故鬱結而成妖孽。若是疴羸病死底人。這氣消耗盡了。方死。豈復更鬱結成妖孽。然不得其死者。久之亦散。又如其取精多。其用物弘。如伯有者。亦是卒未散也。橫渠曰。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反而游散。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謂鬼。以其歸也。天下萬物萬事。自古及今。只是箇陰陽消息。屈伸。橫渠將屈伸說得貫通。上蔡說卻似不說得循環意思。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注謂口鼻嘘吸爲氣。耳目聰明爲魄。氣屬陽。魄屬陰。而今有人說眼光落。這便是魄降。今人將死。有云魄落。若氣只升而散。故云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道家修養有這說。與此大段相合。賀孫

葛弘死三年。血化爲碧。此所謂魄也。如虎威之類。弘以忠死。故其氣凝結如此。廣

論及巫人治鬼。而鬼亦效巫人所爲以敵之者。曰後世人心姦詐之甚。感得姦詐之氣。做得鬼也。姦巧。滄問。性卽是理。不可以聚散言。聚而生。散而死者。氣而已。所謂精神魂魄。有知有覺者。氣也。故聚則有。散則無。若理則亙古今常存。不復有聚散消長也。曰只是這箇天地陰陽之氣。人與萬物皆得之。氣聚則爲人。散則爲鬼。然其氣雖已散。這箇天地陰陽之理。生生而不窮。祖考之精神魂魄。雖已散。而子孫之精神魂魄。自有些小相屬。故祭祀之禮。盡其誠敬。便可以致得祖考之魂魄。這箇自是難說。看既散後。一

似都無了能盡其誠敬便有感格亦緣是理常只在這裏也。

孫賀

問。鬼神以祭祀而言。天地山川之屬。分明是一氣流通。而兼以理言之。人之先祖。則大槩以理爲主。而亦兼以氣魄言之。若上古聖賢。則只是專以理言之。否曰。有是理。必有是氣。不可分說。都是理。都是氣。那箇不是理。那箇不是氣。問。上古聖賢。所謂氣者。只是天地閒公共之氣。若祖考精神。則畢竟是自家精神。否曰。祖考亦只是此公共之氣。此身在天地閒。便是理與氣凝聚底。天子統攝天地。負荷天地閒事。與天地相關。此心便與天地相通。不可道他是虛氣。與我不相干。如諸侯不當祭天地。與天地不相關。便不能相通。聖賢道在萬世。功在萬世。今行聖賢之道。傳聖賢之心。便是負荷這物事。此氣便與他相通。如釋奠。列許多籩豆。設許多禮儀。不成是無此姑謾爲之。人家子孫。負荷祖宗許多基業。此心便與祖考之心相通。祭義所謂春禘秋嘗者。亦以春陽來。則神亦來。秋陽退。則神亦退。故於是時而設祭。初閒。聖人亦只是略爲禮。以達吾之誠意。後來遂加詳密。義剛

自天地言之。只是一箇氣。自一身言之。我之氣。卽祖先之氣。亦只是一箇氣。所以才感必應。

陳後之問。祖宗是天地間一箇統氣。因子孫祭享而聚散。曰。這便是上蔡所謂若要有時便有。若要無時便無。是皆由乎人矣。鬼神是本有底物事。祖宗亦只是同此一氣。但有箇總腦處。子孫這身在此。祖宗之氣便在此。他是有箇血脈貫通。所以神不散。非類。民不祀非族。只爲這氣不相關。如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雖不是我祖宗。然天子者。天下之主。諸侯者。山川之主。大夫者。五祀之主。我主

得他便是他氣又總統在我身上。如此便有箇相關處。

義剛

問人之死也。不知魂魄便散否。曰。固是散。又問。子孫祭祀卻有感格者。如何。曰。畢竟子孫是祖先之氣。他氣雖散。他根卻在這裏。盡其誠敬。則亦能呼召得他氣聚在此。如水波樣。後水非前水。後波非前波。然卻通只是一水波。子孫之氣與祖考之氣亦是如此。他那箇當下自散了。然他根卻在這裏。根既在此。又卻能引聚得他那氣在此。此事難說。只要人自看得。問。下武詩。三后在天。先生解云。在天。言其既沒而精神上合於天。此是如何。曰。便是。又有此理。用之云。恐只是此理上合於天耳。曰。既有此理。便有此氣。或曰。想是聖人稟得清明純粹之氣。故其死也。其氣上合於天。曰。也是如此。這事又微妙難說。要人自看得。世閒道理。有正當易見者。又有變化無常。不可窺測者。如此。方看得這箇道理活。又如云。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如今若說。文王真箇有箇上帝。如世閒所塑之像。固不可。然聖人如此說。便是有此理。如周公金縢中。乃立壇墠一節。分明是對鬼。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於天。以旦代某之身。此一段。先儒都解錯了。只有晁以道說得好。他解丕子之責。如史傳中。責其侍子之責。蓋云。上帝責三王之侍子。侍子指武王也。上帝責其來服事左右。故周公乞代其死云。以旦代某之身。言三王若有侍子之責於天。則不如以我代之。我多才多藝。能事上帝。武王不若我多才多藝。不能事鬼神。不如且留他在世上。定你之子孫與四方之民。文意如此。伊川卻疑周公不應自說多才多藝。不是如此。他只是要代武王之死。爾用之問。先生答廖子晦書云。氣之已散者。既化而無有矣。而根於理而日生者。則固浩然而無

窮也。故上蔡謂我之精神卽祖考之精神。蓋謂此也。問根於理而日生者。浩然而無窮。此是說天地氣化之氣否。曰。此氣只一般。周禮所謂天神地示人鬼。雖有三樣。其實只一般。若說有子孫底引得他氣來。則不成無子孫底。他氣便絕無了。他血氣雖不流傳。他那箇亦自浩然日生無窮。如禮書諸侯因國之祭。祭其國之無主後者。如齊太公封於齊。使用祭甚爽鳩氏。季荊。逢伯陵。蒲姑氏之屬。蓋他先主此國來。禮合祭他。然聖人制禮。惟繼其國者。則合祭之。非在其國者。便不當祭。便是理合如此。道理合如此。便有此氣。如晉侯夢康叔云。相奪予饗。蓋晉侯都帝丘。夏后相亦都帝丘。則都其國自合當祭。不祭宜其如此。又如晉侯夢黃熊入寢門。以爲鯀之神。亦是此類。不成說有子孫底方有感格之理。便使其無子孫。其氣亦未嘗亡也。如今祭句芒。他更是遠。然既合當祭。他便有些氣。要之。通天地人只是這一氣。所以說洋洋然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虛空偈塞。無非此理。自要人看得活。難以言曉也。所以明道答人鬼神之問云。要與賢說無。何故。聖人卻說有。要與賢說有。賢又來問某討。說只說到這裏。要人自看得。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而今且去理會緊要道理。少閒看得道理通時。自然曉得上蔡所說。已是煞分曉了。備

問。祭祀之理。還是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否。曰。鬼神之理。卽是此心之理。格

祭祀之感格。或求之陰。或求之陽。各從其類。來則俱來。然非有一物。積於空虛之中。以待子孫之來也。但主祭祀者。既是他一氣之流傳。則盡其誠敬。感格之時。此氣固寓此也。備

問。子孫祭祀。盡其誠意。以聚祖考精神。不知是合他魂魄。只是感格其魂氣。曰。燭蕭祭脂。所以報氣。灌用鬱鬯。所以招魂。便是合他。所謂合鬼與神。教之至也。又問。不知常常恁地。只是祭祀時恁地。曰。但有子孫之氣在。則他便在。然不是祭祀時。如何得他聚。

問。祖考精神既散。必須三日齋。七日戒。求諸陽。求諸陰。方得他聚。然其聚也。倏然其聚。到得禱祠既畢。誠敬既散。則又忽然而散。曰。然。子蒙

問。死者魂氣既散。而立主以主之。亦須聚得些子氣在這裏否。曰。古人自始死。弔魂復魄。立重設主。便是常要接續他些子精神在這裏。古者釁龜用牲血。便是覺見那龜久後不靈了。又用些子生氣去接續他。史記上龜筮傳。占春將雞子就上面開卦。便也是將生氣去接他。便是釁龜之意。又曰。古人立尸。也是將生人生氣去接他。子蒙

說鬼神。舉明道有無之說。因斷之曰。有。若是無時。古人不如是求。七日戒。三日齋。或求諸陽。或求諸陰。須是見得有。如天子祭天地。定是有箇天。有箇地。諸侯祭境內名山大川。定是有箇名山大川。大夫祭五祀。定是有箇門。行。戶。竈。中。靈。今廟宇有靈底。亦是山川之氣會聚處。久之被人掘鑿損壞。於是不復有靈。亦是這些氣過了。賀孫

問。鬼者。陰之靈。神者。陽之靈。司命。中。靈。竈。與。門。行。人。之。所。用。者。有。動。有。靜。有。作。有。止。故。亦。有。陰。陽。鬼。神。之。理。古。人。所。以。祀。之。然。否。曰。有。此。物。便。有。此。鬼。神。蓋。莫。非。陰。陽。之。所。爲。也。五。祀。之。神。若。細。分。之。則。戶。竈。屬。

陽門行屬陰中靈兼統陰陽就一事之中又自有陰陽也

祖壯

問。天地山川是有箇物事。則祭之。其神可致。人死氣已散。如何致之。曰。只是一氣。如子孫有箇氣在此。畢竟是因何有此。其所自來。蓋自厥初生民。氣化之祖。相傳到此。只是此氣。問。祭先賢先聖如何。曰。有功德在人人自當報之。古人祀五帝。只是如此。後世有箇新生底神道。緣衆人心都向他。他便盛。如狄仁傑只留吳太伯。伍子胥廟壞了許多廟。其鬼亦不能爲害。緣是他見得無這物事了。因舉上蔡云。可者。欲人致生之。故其鬼神不可者。欲人致死之。故其鬼不神。孫變

風俗尙鬼。如新安等處。朝夕如在鬼窟。某一番歸鄉里。有所謂五通廟。最靈怪。衆人捧擁。謂禍福立見。居民纔出門。便帶紙片入廟祈祝。而後行。士人之過者。必以名紙稱門生某人謁廟。某初還。被宗人煎迫令去。不往。是夜會族人往官司打酒。有灰乍飲。遂動臟腑。終夜次日。又偶有一蛇在階旁。衆人闕然。以爲不謁廟之故。某告以臟腑食物。不著關他甚事。莫枉了五通。中有某人。是向學之人。亦來勸往。云。亦是從衆。某告以從衆何爲。不意公亦有此語。某幸歸。此去祖墓甚近。若能爲禍福。請卽葬某於祖墓之旁。甚便。又云。人做州郡。須去淫祠。若繫敕額者。則未可輕去。孫賀

論鬼神之事。謂蜀中灌口二郎廟。當初是李冰。因開離堆有功。立廟。今來現許多靈怪。乃是第二兒子出來。初閒封爲王。後來徽宗好道。謂他是甚麼真君。遂改封爲真君。向張魏公用兵。禱於其廟。夜夢神語云。我向來封爲王。有血食之奉。故威福用得行。今號爲真君。雖尊。凡祭我以素食。無血食之養。故無

威福之靈。今須復我封爲王。當有威靈。魏公遂乞復其封。不知魏公是有此夢。還復一時用兵。託爲此說。今逐年人戶賽祭。殺數萬來頭羊。廟前積骨如山。州府亦得此一項稅錢利路。又有梓潼神極靈。今二箇神似乎割據了兩川。大抵鬼神用生物祭者。皆是假此生氣爲靈。古人釁鐘釁龜。皆此意。賀孫

問。道理有正則有邪。有是則有非。鬼神之事亦然。世間有不正之鬼神。謂其無此理。則不可。曰。老子謂以道蒞天下者。其鬼不神。若是王道修明。則此等不正之氣。都消鑠了。人傑

人物之性氣質之性

這幾箇字。自古聖賢上下數千年。呼喚得都一般。畢竟是聖學傳授不斷。故能如此。至春秋時。此箇道理。其傳猶未泯。如劉定公論人受天地之中以生。鄭子產論伯有爲厲事。其窮理煞精。廣

天之生物也。一物與一無妄。大雅

或問。人物之性。一源。何以有異。曰。人之性論明暗。物之性只是偏塞。暗者。可使之明。已偏塞者。不可使之通也。橫渠言。凡物莫不有是性。由通蔽開塞。所以有人物之別。而卒謂塞者。牢不可開。厚者可以開。而開之也難。薄者開之也易。是也。又問。人之習爲不善。其溺已深者。終不可復反矣。曰。勢極重者。不可反。亦在乎識之淺深。與其用力之多寡耳。大雅

先生答黃商伯書。有云。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觀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絕不同。問。理同而氣異。此一句。是說方寸與萬物之初。以其天命流行。只是一般。故理同。以其二五之氣。有清濁純駁。

故氣異。下句是就萬物已得之後說。以其雖有清濁之不同。而同此二五之氣。故氣相近。以其昏明開塞之甚遠。故理絕不同。中庸是論其方付之初。集注是看其已得之後。曰氣相近。如知寒煖、識飢飽、好生惡死、趨利避害。人與物都一般。理不同。如蜂蟻之君臣。只是他義上有一點子明。虎狼之父子。只是他仁上有一點子明。其他更推不去。恰似鏡子。其他處都暗了。中間只有一兩點子光大。凡物事稟得一邊重。便占了其他底。如慈愛底人少。斷制。斷制之人多。殘忍。蓋仁多便遮了義。義多便遮了那仁。個問人物皆稟天地之理。以爲性。皆受天地之氣。以爲形。若人品之不同。固是氣有昏明厚薄之異。若在物言之。不知是所稟之理。便有不全耶。亦是緣氣稟之昏蔽。故如此耶。曰惟其所受之氣。只有許多如犬馬。他這形氣如此。故只會得如此事。又問物物具一太極。則是理無不全也。曰謂之全亦可。謂之偏亦可以。理言之。則無不全。以氣言之。則不能無偏。故呂與叔謂物之性。有近人之性者。人之性。有近物之性者。廣

問氣質有昏濁不同。則天命之性有偏全否。曰非有偏全。謂如日月之光。若在露地。則盡見之。若在蔀屋之下。有所遮蔽。有見有不見。昏濁者是氣昏濁了。故自蔽塞。如在蔀屋之下。然在人則蔽塞有可通之理。至於禽獸亦是此性。只被他形體所拘。生得蔽隔之甚。無可通處。至於虎狼之仁。豺獺之祭。蜂蟻之義。卻只通這些子。譬如一隙之光。至於獼猴。形狀類人。便最靈於他物。只不會說話而已。或說人物性同。曰人物性本同。只氣稟異。如水無有不清。傾放白碗中。是一般色。及放黑碗中。又是一般

色。放青椀中。又是一般色。又曰。性最難說。要說同亦得。要說異亦得。如隙中之日。隙之長短大小。自是不同。然卻只是此日。孫夔

人物之生。天賦之以此理。未嘗不同。但人物之稟受。自有異耳。如一江水。你將杓去取。只得一杓。將椀去取。只得一椀。至於一桶一缸。各自隨器量不同。故理亦隨以異。佃

某有疑問。呈先生曰。人物之性。有所謂同者。又有所謂異者。知其所以同。又知其所以異。然後可以論性矣。夫太極動而二氣形。二氣形而萬化生。人與物俱本乎此。則是其所謂同者。而二氣五行。綱緼交感。萬變不齊。則是其所謂異者。同者。其理也。異者。其氣也。必得是理。而後有以爲人物之性。則其所謂同然者。固不得而異也。必得是氣。而後有以爲人物之形。則所謂異者。亦不得而同也。是以先生於大學或問。因謂以其理而言之。則萬物一原。固無人物貴賤之殊。以其氣而言之。則得其正且通者爲人。得其偏且塞者爲物。是以或貴或賤。而有所不能齊者。蓋以此也。然其氣雖有不齊。而得之以有生者。在人物莫不皆有理。雖有所謂同。而得之以爲性者。人則獨異於物。故爲知覺爲運動者。此氣也。爲仁義爲禮智者。此理也。知覺運動。人能之。物亦能之。而仁義禮智。則物固有之。而豈能全之乎。今告子乃欲指其氣而遺其理。梏於其同者。而不知其所謂異者。此所以見闕於孟子。而先生於集註。則亦以爲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物若不異。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非物之所能全也。於此則言氣同而理異者。所以見人之爲貴。非物之所能。並於彼則言理同而氣異者。所以見太極之無虧欠。而非有我之

所得爲也。以是觀之。尙何疑哉。有以集註或問異同爲疑者。答之如此。未知是否。先生批云。此一條論得甚分明。昨晚朋友正有講及此者。亦已略爲言之。然不及此之有條理也。析

一草一木皆天地和平之氣。傑人

天下之物。至微至細者。亦皆有。只是有無知覺處爾。且如一草一木。向陽處便生。向陰處便憔悴。他有箇好惡在裏。至大而天地。生出許多萬物。運轉流通。不停一息。四時晝夜。恰似有箇物事。積踏恁地去。天地自有箇無心之心。復卦一陽生於下。這便是生物之心。又如所謂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天道福善禍淫。這便自分明有箇人在裏。主宰相似。心是他本領。情是他箇意思。又問。如何見天地之情。曰。人正大。便也見得天地之情正大。天地只是正大。未嘗有些子邪處。未嘗有些子小處。道夫

問。理是人物同得於天者。如物之無情者。亦有理否。曰。固是有理。如舟只可行之於水。車只可行之於陸。道祖

草木都是得陰氣。走飛都是得陽氣。各分之。草是得陰氣。木是得陽氣。木堅走獸是得陰氣。飛鳥是得陽氣。故獸伏草而鳥棲木。然獸又有得陽氣者。如猿猴之類。是也。鳥又有得陰氣者。如雉鷓之類。是也。惟草木都是得陰氣。然卻有陰中陽。陽中陰者。蒙端

問。動物有知。植物無知。何也。曰。動物有血氣。故能知。植物雖不可言知。然一般生意。亦可默見。若戕賊之。便枯悴。不復悅懌。亦似有知者。嘗觀一般花樹。朝日照耀之時。欣欣向榮。有這生意。皮包不住。自迸出。

來。苦枯枝老葉，便覺憔悴。蓋氣行已過也。問：此處見得仁意否？曰：只看戕賊之便彫瘁，亦是義底意思。因舉康節云：植物向下，本乎地者；親下故濁；動物向上，本乎天者；親上故清。獼猴之類，能如人立，故特靈。怪如鳥獸，頭多橫生，故有知無知相半。明德

冬閒花難謝，如水仙至脆弱，亦耐久。如梅花、蠟梅，皆然。至春花則易謝。若夏閒花則尤甚矣。如葵、榴、荷花，只開得一日，畢竟冬時，其氣貞固，故難得謝。若春夏閒，纔發便發盡了，故不能久。又云：大凡花頭大者，易謝，果實亦然。如梨樹極易得衰，將死時須猛結一年實了死。此亦是氣將脫也。廣

看茄子內一粒是箇生性。方

人之所以生理與氣合而已。天理固浩浩不窮，然非是氣則雖有是理而無所湊泊，故必二氣交感，凝結生聚，然後是理有所附著。凡人之能言語動作，思慮營爲，皆氣也。而理存焉，故發而爲孝弟忠信仁義禮智，皆理也。然而二氣五行，交感萬變，故人物之生，有精麤之不同。自一氣而言之，則人物皆受是氣而生。自精麤而言，則人得其氣之正且通者，物得其氣之偏且塞者。惟人得其正，故是理通而無所塞。物得其偏，故是理塞而無所知。且如人頭圓象天，足方象地，平正端直，以其受天地之正氣，所以識道理。有知識，物受天地之偏氣，所以禽獸橫生。草木頭生向下，尾反在上，物之閒有知者，不過只通得一路。如烏之知孝，獼之知祭，犬但能守禦，牛但能耕而已。人則無不知，無不能。人所以與物異者，所爭者此耳。然就人之所稟而言，又有昏明清濁之異，故上知生知之資，是氣清明純粹，而無一毫昏濁，所以

生知安行。不待學而能。如堯舜是也。其次則亞於生知。必學而後。知必行而後。至又其次者。資稟既偏。又有所蔽。須是痛加工夫。人一己百人。十己千。然後方能及亞於生知者。及進而不已。則成功一也。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人物之所以異。只是爭這些子。若更不能存得。則與禽獸無以異矣。某年十五六時。讀中庸人一己百人。十己千一章。因見呂與叔解得此段痛快。讀之未嘗不竦然警厲。奮發。人若有向學之志。須是如此做工夫方得。個

問氣質之性。曰。纔說性時。便有些氣質在裏。若無氣質。則這性亦無安頓處。所以繼之者。只說得善。到成之者。便是性。幹

論天地之性。則專指理言。論氣質之性。則以理與氣雜而言之。未有此氣。已有此性。氣有不存。而性卻常在。雖其方在氣中。然氣自是氣。性自是性。亦不相夾雜。至論其徧體於物。無處不在。則又不論氣之精麤。莫不有是理。

性即理也。當然之理。無有不善者。故孟子之言性。指性之本而言。然必有所依而立。故氣質之稟。不能無淺深厚薄之別。孔子曰。性相近也。兼氣質而言。砥

問趙書記一日問浩。如何是性。浩對以伊川曰。孟子言性善。是極本窮原之性。孔子言性相近。是氣質之性。趙云。安得有兩樣。只有中庸說天命之謂性。自分明曰。公當初不曾問他。既謂之善。固無兩般。纔說相近。須有兩樣。便自說不得。因問天命之謂性。還是極本窮原之性。抑氣質之性。曰。是極本窮原之性。

天之所以命。只是一般。緣氣質不同。遂有差殊。孟子分明是於人身上挑出天之所命者。說與人。要見得本原皆善。浩

問。孟子言性善。伊川謂是極本窮原之性。孔子言性相近。伊川謂是氣質之性。固已曉然。中庸所謂天命之謂性。不知是極本窮原之性。是氣質之性。曰性也。只是一般。天之所命。何嘗有異。正緣氣質不同。便有不相似處。故孔子謂之相近。孟子恐人謂性元來不相似。遂於氣質內挑出天之所命者。說與人道性無有不善。卽子思所謂天命之謂性也。浩

孟子未嘗說氣質之性。程子論性。所以有功於名教者。以其發明氣質之性也。以氣質論。則凡言性不同者。皆冰釋矣。退之言性亦好。亦不知氣質之性耳。人傑

理在氣中。如一箇明珠在水裏。性在清底氣中。如珠在那清底水裏面。透底都明。理在濁底氣中。如珠在那濁底水裏面。外面更不見光明處。問物之塞得甚者。雖有那珠。如在深泥裏面。更取不出。曰也是如

此。冰胡

問。季通主張氣質太過。曰。形質也是重。且如水之氣。如何似長江大河。有許多洪流。金之氣。如何似一塊鐵。恁地硬。形質也是重。被此生壞了。後理終是拗不轉來。又曰。孟子言人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不知人何故與禽獸異。又言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不知人何故與牛犬異。此兩處似欠中間一轉語。須著說是形氣不同。故性亦少異。始得。恐孟子見得人性同處。自是分曉直截。卻於這些子

未甚察。又曰。了翁云。氣質之用狹。道學之功夫大。與季通說正相反。若論其至。不可只靠一邊。如了翁之說。則何故自古只有許多聖賢。如季通之說。則人皆委之於生質。更不修爲。須是看人功夫多少如何。若功夫未到。則氣質之性。不得不重。若功夫至。則氣質豈得不聽命於義理也。須著如此說方盡。闕

人性雖同。稟氣不能無偏重。有得木氣重者。則惻隱之心常多。而羞惡辭遜。是非之心爲其所塞而不發。有得金氣重者。則羞惡之心常多。而惻隱辭遜。是非之心爲其所塞而不發。水火亦然。惟陰陽合德。五行全備。然後中正而爲聖人也。闕

先生曰。人有敏於外而內不敏。又有敏於內而外不敏。如何。曰。莫是稟氣強弱。曰。不然。淮南子曰。金水內

明日火外明。氣偏於內。故內明。氣偏於外。則外明。可學

問。人有強弱。由氣有剛柔。若人有技藝之類。如何。曰。亦是氣。如今人看五行。亦推測得些少。曰。如才不足。人明得理。可爲否。曰。若明得盡。豈不可爲。所謂克念作聖。是也。然極難。若只明得一二。如何做得。曰。溫公論才德。如何。曰。他便專把樸者爲德。殊不知聰明果敢。正直中和。亦是才。亦是德。可學

人性如一團火。煨在灰裏。撥開便明。粹

性者。萬物之原。而氣稟則有清濁。是以有聖愚之異。命者。萬物之所同受。而陰陽交運。參差不齊。是以五

福六極。值遇不一。端蒙○以下兼言命

問。性分。命分。何以別。曰。性分。是以理言之。命分。是兼氣言之。命分。有多寡厚薄之不同。若性分。則又都一

般此理。聖愚賢否皆同。渣

問。天命謂性之命。與死生有命之命不同。何也。曰。死生有命之命。是帶氣言之。氣便有稟得多少。厚薄之不同。天命謂性之命。是純乎理言之。然天之所命。畢竟皆不離乎氣。但中庸此句。乃是以理言之。孟子謂性也有命焉。此性是兼氣稟食色言之。命也有性焉。此命是帶氣言之。性善。又是超出氣說。渣

問。子罕言命。若仁義禮智五常。皆是天所命。如貴賤死生壽夭之命。有不同。如何。曰。都是天所命。稟得精英之氣。便爲聖爲賢。便是得理之全。得理之正。稟得清明者。便英爽。稟得敦厚者。便溫和。稟得清高者。便貴。稟得豐厚者。便富。稟得久長者。便壽。稟得衰頹薄濁者。便爲愚不肖。爲貧。爲賤。爲夭。天有那氣。生一箇出來。便有許多物隨他來。又曰。天之所命。固是均一。到氣稟處。便有不齊。看其稟得來如何。稟得厚。道理也備。嘗謂命。譬如朝廷誥敕。心。譬如官人一般。差去做官。性。譬如職事一般。郡守便有郡守職事。縣令便有縣令職事。職事只一般。天生人。教人許多道理。便是付人許多職事。氣稟。譬如俸給。貴。如官高者。賤。如官卑者。富。如俸厚者。貧。如俸薄者。壽。如兩三年一任。又再任者。夭。如不得終任者。朝廷差人做官。便有許多物。一齊趁後來。橫渠云。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焉。如稟得氣清明者。這道理只在裏面。稟得昏濁者。這道理也只在裏面。只被昏濁遮蔽了。譬之水。清底裏面。纖毫皆見。渾底便見不得。孟子說性善。他只見得大本處。未說得氣質之性。細碎處。程子謂。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孟子只論性不論氣。便不全備。論性不

論氣。這性說不盡。論氣不論性。性之本領處。又不透徹。荀、揚、韓諸人。雖是論性。其實只說得氣。荀子只見得不好人底性。便說做惡。揚子見半善半惡底人。便說善惡混。韓子見天下有許多般人。所以立爲三品之說。就三子中。韓子說又較近。他以仁義禮智爲性。以喜怒哀樂爲情。只是中間過接處。少箇氣字。寓

問顏淵不幸短命。伯牛死曰命矣夫。孔子得之不得曰有命。如此之命。與天命謂性之命。無分別否。曰命之正者。出於理。命之變者。出於氣質。要之皆天所付予。孟子曰莫之致而至者。命也。但當自盡其道。則所值之命。皆正命也。因問如今數家之學。如康節之說。謂皆一定而不可易。如何。曰也只是陰陽盛衰消長之理。大數可見。然聖賢不會主此說。如今人說康節之數。謂他說一事一物。皆有成敗之時。都說得膚淺了。木

履之說。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因問得清明之氣爲聖賢。昏濁之氣爲愚不肖。氣之厚者爲富貴。薄者爲貧賤。此固然也。然聖人得天地清明中和之氣。宜無所虧欠。而夫子反貧賤何也。豈時運使然耶。抑其所稟亦有不足耶。曰便是稟得來有不足。他那清明也。只管得做聖賢。卻管不得那富貴。稟得那高底則貴。稟得厚底則富。稟得長底則壽。貧賤夭者。反是。夫子雖得清明者。以爲聖人。然稟得那低底薄底。所以貧賤。顏子又不如孔子。又稟得那短底。所以又夭。又問一陰一陽。宜若停勻。則賢不肖宜均。何故君子常少。而小人常多。曰自是他那物事駁雜。如何得齊。且以撲錢譬之。純者常少。不純者常多。

自是他那氣駁雜。或前或後。所以不能得他恰好。如何得均平。且以一日言之。或陰或晴。或風或雨。或寒或熱。或清爽。或鶻突。一日之間。自有許多變。便可見矣。又問。雖是駁雜。然畢竟不過一陰一陽。二氣而已。如何會恁地不齊。曰。便是不如此。若只是兩箇單底陰陽。則無不齊。緣是他那物事。錯揉萬變。所以不能得他恰好。又問。如此。則天地生聖賢。又只是偶然。不是有意矣。曰。天地那裏說我特地。又生箇聖賢出來。也只是氣數到那裏。恰相湊著。所以生聖賢。及至生出。則若天之有意焉耳。又問。康節云。陽一而陰二。所以君子少而小人多。此語是否。曰。也說得來。自是那物事好底少而惡底多。且如面前事。也自是好底事少。惡底事多。其理只一般。例

敬子問自然之數。曰。有人稟得氣厚者。則福厚。氣薄者。則福薄。稟得氣之華美者。則富盛。衰颯者。則卑賤。氣長者。則壽。氣短者。則夭折。此必然之理。問。神仙之說有之乎。曰。誰人說無。誠有此理。只是他那工夫大段難做。除非百事棄下。辦得那般工夫。方做得。又曰。某見名寺中。所畫諸祖師人物。皆魁偉雄傑。宜其傑然有立如此。所以妙喜贊某禪師。有曰。當初若非這箇。是做箇渠魁。觀之信然。其氣貌如此。則世之所謂富貴利達聲色貨利。如何籠絡得他住。他視之。亦無足以動其心者。或問。若非佛氏收拾去。能從吾儒之教。不知如何。曰。他又也未是那無文王猶興底。只是也須做箇特立獨行底人。所爲必可觀。若使有聖人收拾去。可知大段好。只是當時吾道黑淬淬地。只有些章句詞章之學。他如龍如虎。這些藝解。都束縛他不住。必決去無疑也。煞被他引去了好人。可畏。可畏。例

性情心意等名義

問。天與命、性與理、四者之別。天則就其自然者言之。命則就其流行而賦於物者言之。性則就其全體而萬物所得以爲生者言之。理則就其事物物各有其則者言之。到得合而言之。則天卽理也。命卽性也。性卽理也。是如此否。曰。然。賀孫

性卽理也。在心喚做性。在事喚做理。齋

鄭問。先生謂性是未發。善是已發。何也。曰。譏成箇人影子。許多道理。便都在那人上。其惻隱便是仁之善。羞惡便是義之善。到動極復靜處。依舊只是理。曰。這善也是性中道理。到此方見否。曰。這須就那地頭看。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在天地言。則善在先。性在後。是發出來。方生人物。發出來是善。生人物便成箇性。在人言。則性在先。善在後。或舉孟子道性善。曰。此則性字重。善字輕。非對言也。文字須活看。此且就此說。彼則就彼說。不可死看。牽此合彼。便處處有礙。瀆

諸儒論性不同。非是於善惡上不明。乃性字安頓不著。砥

問。知覺是心之靈。固如此。抑氣之爲耶。曰。不專是氣。是先有知覺之理。理未知覺。氣聚成形。理與氣合。便能如覺。譬如這燭火。是因得這脂膏。便有許多光爛。問。心之發處是氣否。曰。也只是知覺。瀆

問。心是知覺。性是理。心與理如何得貫通爲一。曰。不須去著貫通。本來貫通。如何本來貫通。曰。理無心。則

無著處。節

所覺者、心之理也。能覺者、氣之靈也。節

心、性、理、拈著一箇，則都貫穿。惟觀其所指處輕重如何。如養心莫善於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存雖指理言，然心自在其中。操則存，此存雖指心言，然理自在其中。蒙端

在天爲命，稟人爲性。既發爲情，此其脈理甚貫，仍更分明易曉。惟心乃虛明洞徹，統前後而爲言耳。據性上說，寂然不動處是心，亦得。據情上說，感而遂通處是心，亦得。故孟子說：盡其心者，知其性也。文義可見。性則具仁義禮智之端，實而易察。知此實理，則心無不盡。盡亦只是盡曉得此心者，由知其性也。大雅履之問：未發之前，心性之別，曰：心有體用。未發之前，是心之體。已發之際，乃心之用。如何指定說得。蓋主宰運用底，便是心。性便是會恁地做底理。性則一定在這裏，到主宰運用卻在心。情只是幾路子。隨這路子恁地做去底，卻又是心。道夫

或問：靜是性，動是情。曰：大抵都主於心。且如天命之謂性，要須天命箇心了，方是性。漢卿問：心如箇藏，四方八面都恁地光明皎潔，如佛家所謂六窗中有一猴，這邊叫也應，那邊叫也應。曰：佛家說心處，儘有好處。前輩云：勝於楊墨。賀孫

舊看五峯說：只將心對性說。一箇情字，都無下落。後來看橫渠心統性情之說，乃知此話有大功。始尋得箇情字著落。與孟子說一般。孟子言：惻隱之心，仁之端也。仁，性也。惻隱，情也。此是情上見得心。又曰：仁義禮智，根於心。此是性上見得心。蓋心便是包得那性情。性是體，情是用。心字只一箇字，母。故性情字

橫渠心統性情語極好。又曰：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則恐不能無病，便似性外別有一箇知覺了。

孟子道性善，善是性，合有底道理。然亦要子細識得善處，不可但隨人言語說了。若子細下工夫，子細尋究，自然見得。如今人全不會理會，纔見一庸人胡說，便從他去。嘗得項平甫書云：見陳君舉門人說，儒釋只論其是處，不問其同異，須敬信其說。此是甚說話。元來無所有底人，見人胡說語，便惑將去。若果有學，如何謾得他。如舉天下說生薑辣，待我喫得真箇辣，方敢信。胡五峯說性，多從東坡子由門見識說去。謙

伊川性卽理也。橫渠心統性情，二句顛撲不破。砥

心主宰之謂也。動靜皆主宰，非是靜時無所用，及至動時方有主宰也。言主宰，則混然體統自在其中。心統攝性情，非備侗與性情爲一物，而不分別也。端蒙

問：意是心之運用處，是發處。曰：運用是發了，問情亦是發處。何以別？曰：情是性之發，情是發出恁地意，是主張要恁地。如愛那物是情，所以去愛那物是意。情如舟車，意如人去使那舟車一般。寓○以下兼論意

未動而能動者，理也。未動而欲動者，意也。海若

性者，卽天理也。萬物稟而受之，無一理之不具。心者，一身之主宰。意者，心之所發。情者，心之所動。志者，心之所之。比於情意尤重。椿

問意志曰橫渠云以意志兩字言則志公而意私志剛而意柔志陽而意陰卓

志是公然主張要做底事意是私地潛行閒發處志如伐意如侵升

卿

問情與才何別曰情只是所發之路陌才是會恁地去做底且如惻隱有懇切者有不懇切者是則才之有不同又問如此則才與心之用相類曰才是心之力是有氣力去做底心是管攝主宰者此心之所為大也心譬水也性水之理也性所以立乎水之靜情所以行乎水之動欲則水之流而至於濫也才者水之氣力所以能流者然其流有急有緩則是才之不同伊川謂性稟於天才稟於氣是也只有性是一定情與心與才便合著氣了心本未嘗不同隨人生得來便別了情則可以善可以惡砥

性者心之理情者心之動才便是那情之會恁地者情與才絕相近但情是遇物而發路陌曲折恁地去底才是那會如此底要之千頭萬緒皆是從心上來大道

仁義禮智等名義

問道與理如何分曰道字包得大理是道字裏面許多理脈又曰道字宏大理字精密胡泳

至德至道道者人之所共由德者己之所獨得盛德至善盛德以身之所得而言至善以身之極至而言

誠忠孚信一心之謂誠盡己之謂忠存於中之謂孚見於事之謂信蒙端

存之於中謂理得之於心為德發見於行事為百行節

誠實理也亦誠慤也由漢以來專以誠慤言誠至程子乃以實理言後學皆棄誠慤之說不觀中庸亦有

言實理爲誠處。亦有言誠慤爲誠處。不可只以實爲誠。而以誠慤爲非誠也。砥

問誠信之別。曰誠是自然底實。信是人做底實。故曰誠者天之道。這是聖人之信。若衆人之信。只可喚做

信。未可喚做誠。誠是自然無妄之謂。如水只是水。火只是火。仁徹底是仁。義徹底是義。孫夔

問一與中與誠浩然之氣爲一體事否。曰一只是不雜。不可將做一事。中與誠與浩然之氣固是一事。然

其分各別。誠是實有此理。中是狀物之體段。浩然之氣只是爲氣而言。去偽

問向蒙戒論說仁意思。云義禮智信上著不得。又須見義禮智信上少不得。方見得仁統五常之意。大雅

今以樹爲諭。夫樹之根固有生氣。然貫徹首尾。豈可謂榦與枝。花與葉無生氣也。曰固然。只如四時。春

爲仁。有箇生意在。夏則見其有箇亨通意在。秋則見其有箇誠實意在。冬則見其有箇貞固意在。夏秋

冬生意何嘗息。本雖彫零。生意則常存。大抵天地間只一理。隨其到處。分許多名字出來。四者以五行

各有配。惟信配土。以見仁義禮智實有此理。不是虛說。又如乾四德。元最重。其次貞亦重。以明終始之

義。非元則無以生。非貞則無以終。非終則無以爲始。不始則不能成終矣。如此循環無窮。此所謂大明

終始也。大雅

吉甫問仁義禮智立名。還有意義否。曰說仁便有慈愛底意思。說義便有剛果底意思。聲音氣象自然如

此。直卿云六經中專言仁者包四端也。言仁義而不言禮智者。仁包禮。義包智。方子

仁禮屬陽。義智屬陰。袁機仲卻說義是剛底物。合屬陽。仁是柔底物。合屬陰。殊不知舒暢發達便是那剛

底意思收斂藏縮。便是那陰底意思。他只念得於仁也柔。於義也剛兩句。便如此說。殊不知正不如此。又云。以氣之呼吸言之。則呼爲陽。吸爲陰。吸便是收斂底意。鄉飲酒義云。溫厚之氣盛於東南。此天地之仁氣也。嚴凝之氣盛於西北。此天地之義氣也。個

百行皆仁義禮智中出。節

四端猶四德。逐一言之。則各自爲界限。分而言之。則仁義又是一大界限。故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如乾

文言旣曰四德。又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文蔚

正淳言。性之四端。迭爲賓主。然仁智其總統也。恭而無禮則勞。是以禮爲主也。君子義以爲質。是以義爲

主也。蓋四德未嘗相離。遇事則迭見層出。要在人默而識之。曰說得是。大雅

學者疑問中。謂就四德言之。仁卻是動。智卻是靜。曰周子太極圖中。是如此說。又曰某前日答一朋友書

云。仁體剛而用柔。義體柔而用剛。人傑

仁字須兼義禮智看。方看得出。仁者仁之本體。禮者仁之節文。義者仁之斷制。知者仁之分別。猶春夏秋

冬雖不同。而同出於春。春則生意之生也。夏則生意之長也。秋則生意之成。冬則生意之藏也。自四而

兩兩而一。則統之有宗。會之有元。故曰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又曰仁爲四端之首。而智則能成始

而成終。猶元爲四德之長。然元不生於元。而生於貞。蓋天地之化。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也。仁智交際之

閒。乃萬化之機軸。此理循環不窮。脗合無閒。故不貞則無以爲元也。又曰貞而不固。則非貞。貞如板築

之有榦。不貞則無以爲元。又曰。文言上四句。說天德之自然。下四句。說人事之當然。元者。乃衆善之長也。亨者。乃嘉之會也。會。猶齊也。言萬物至此。通暢茂盛。一齊皆好也。利者。義之和處也。貞者。乃事之楨榦也。體仁足以長人。以仁爲體。而溫厚慈愛之理。由此發出也。體。猶所謂公。而以人體之之體。嘉會者。嘉其所會也。一一以禮文節之。使之無不中節。乃嘉其所會也。利物足以和義。義者。事之宜也。利物則合乎事之宜矣。此句乃翻轉義字愈明白。不利物。則非義矣。貞固以貞爲骨子。則堅定不可移易。錄

公在前。恕在後。中間是仁。公了方能仁。私便不能仁。可學

仁。將公字體之。及乎脫落了公字。其活底是仁。方

公不可謂之仁。但公而無私。便是仁。敬不可謂之中。但敬而無失。便是中。道夫

做到私欲淨盡。天理流行。便是仁。道夫

仁是根。惻隱是萌芽。親親仁民愛物。便是推廣到枝葉處。蘊孫

問。先生答湖湘學者書。以盡字言仁。如何。曰。緣上蔡說得覺字太重。便相似說禪。問。龜山卻推惻隱二字。

曰。龜山言萬物與我爲一云云。說亦太寬。問。此還是仁之體否。曰。此不是仁之體。卻是仁之量。仁者固

能覺。謂覺爲仁。不可。仁者固能與萬物爲一。謂萬物爲一爲仁。亦不可。德明

問。程門以知覺言仁。克齋記乃不取。何也。曰。仁離愛不得。上蔡諸公。不把愛做仁。見伊川言博愛非仁也。

仁是性。愛是情。伊川也不是道愛不是仁。若當初有人會問。必說道。愛是仁之情。仁是愛之性。如此。方

分曉。惜門人只領那意。便專以知覺言之。於愛之說。若將浼焉。遂蹉過仁地位去說。將仁更無安頓處。見孺子匍匐將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這處見得親切。聖賢言仁。皆從這處說。又問知覺亦有生意。曰。固是將知覺說來冷了。覺在知上卻多。只些少搭在仁邊。仁是和底意。然添一句。又成一重。須自看得。便都理會得。瀆

義如利刀相似。胷中許多勞勞攘攘。到此一齊割斷了。聖賢雖千言萬語。千頭萬項。然一透都透。如孟子言義。伊川言敬。都徹上徹下。

恭主容。敬主事。有事著心做。不易其心而爲之。是敬。恭形於外。敬主於中。自誠身而言。則恭較緊。自行事而言。則敬爲切。瀆

朱子語類輯略卷之二

小學

古人自入小學時。已自知許多事了。至入大學時。只要做此工夫。今人全未曾知此。古人只去心上理會。至去治天下。皆自心中流出。今人只去事上理會。泳

小學是事。如事君、事父、事兄、取友等事。只是教他依此規矩做去。大學是發明此事之理。銖

古者小學已自暗養成了。到長來。已自有聖賢坯模。只就上面加光飾。如今全失了小學工夫。只得教人且把敬爲主。收斂身心。卻方可下工夫。又曰。古人小學教之以事。便自養得他心。不知不覺自好了。到得漸長。漸更歷通達事物。將無所不能。今人既無本領。只去理會許多閒骨董。百方措置思索。反以害心。孫賀

器遠前夜說敬。當不得小學。某看來。小學卻未當得敬。敬已是包得小學。敬是徹上徹下工夫。雖做得聖人田地。也只放下這敬不得。如堯舜也。終始是一箇敬。如說欽明文思。頌堯之德。四箇字。獨將這箇敬做辯初頭。如說恭己正南面而已。如說篤恭而天下平。皆是。孫賀

陸子壽言。古者教小子弟。自能言能食。卽有教人。至灑掃應對之類。皆有所習。故長大則易語。今人自小卽教做對。稍大卽教作虛誕之文。皆壞其性質。某嘗思欲做一小學規。使人自小教之。便有法。如此亦

須有益。先生曰：只做禪苑清規樣做亦自好。大雅

教小兒讀詩不可破章。道夫

後生初學且看小學之書。那是做人底樣子。廣

弟子職一篇若不在管子中亦亡矣。此或是他存得古人底亦未可知。或是自作亦未可知。竊疑是他作內政時士之子嘗爲士。因作此以教之。想他平日這樣處都理會來。然自身又卻在規矩準繩之外。義剛

總論爲學之方

這道體浩浩無窮。

道體用雖極精微。聖賢之言則甚明白。海若

聖人教人大概只是說孝弟忠信。日用常行底話。人能就上面做將去。則心之放者自收。性之昏者自著。

如心性等字。到子思、孟子方說得詳。儒用

聖人教人有定本。舜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夫子對

顏淵曰：克己復禮爲仁。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皆是定本。人傑

聖門日用工夫甚覺淺近。然推之理無有不包。無有不貫。及其充廣可與天地同其廣大。故爲聖爲賢。位

天地育萬物。只此一理而已。

聖賢所說工夫都只一般。只是一箇擇善固執。論語則說學而時習之。孟子則說明善誠身。只是隨他地

頭所說不同。下得字來，各自精細。其實工夫只是一般。須是盡知其所以不同，方知其所謂同也。個
這箇道理，各自有地頭，不可只就一面說。在這裏時，是恁地說；在那裏時，又如彼說。其賓主彼此之勢，各
自不同。個

學者工夫，但患不得其要。若是尋究得這箇道理，自然頭頭有箇著落，貫通浹洽，各有條理。如或不然，則
處處窒礙。學者常談多說，持守未得其要，不知持守甚底。說擴充、說體驗、說涵養，皆是揀好底言語做
箇說話，必有實得力處方可。所謂要於本領上理會者，蓋緣如此。膜

爲學須先立得箇大腔當了，卻旋去裏面修治壁落，教綿密。今人多是未曾知得箇大規模，先去修治得
一閒半房，所以不濟事。個

識得道理源頭，便是地盤。如人要起屋，須是先築教基址堅牢，上方可架屋。若自無好基址，空自今日
買得多少木去起屋，少閒只起在別人地上。自家身自沒頓放處。賀孫

須就源頭看，教大底道理透。闊開基，廣開址。如要造百閒屋，須著有百閒屋基。要造十閒屋，須著有十閒
屋基。緣這道理本同，甲有許多，乙也有許多，丙也有許多。賀孫

學須先理會那大底，理會得大底了，將來那裏面小底，自然通透。今人卻是理會那大底不得，只去搜尋
裏面小小節目。植

學問須是大進一番，方始有益。若能於一處大處攻得破，見那許多零碎，只是這一箇道理，方是快活然。

零碎底非是不當理會。但大處攻不破。縱零碎理會得些少。終不快活。會點漆雕開。已見大意。只緣他大處看得分曉。今且道他那大底。是甚物事。天下只有一箇道理。學只要理會得這一箇道理。這裏纔通。則凡天理、人欲、義利、公私、善惡之辨。莫不皆通。

或問氣質之偏。如何救得。曰。才說偏了。又著一箇物事去救他偏。越見不平正了。越討頭不見。要緊只是看教大底道理分明。偏處自見得。如暗室求物。把火來便照見。若只管去摸索。費盡心力。只是摸索不見。若見得大底道理分明。有病痛處。也自會變移。不自知。不消得費力。賀孫

成己方能成物。成物在成己之中。須是如此推去。方能合義理。聖賢千言萬語。教人且從近處做去。如灑掃大廳大廊。亦只是如灑掃小室模樣。掃得小處淨潔。大處亦然。若有大處開拓不去。卽是於小處便不會盡心。學者貪高慕遠。不肯從近處做去。如何理會得大頭項底。而今也有不曾從裏做得底。外面也做得好。此只是才高以智力勝將去。中庸說細處。只是謹獨。謹言。謹行。大處是武王周公達孝。經綸天下無不載。小者便是大者之驗。須是要謹行。謹言。從細處做起。方能充得如此大。又曰。如今爲學甚難。緣小學無人習得。如今卻是從頭起。古人於小學小事中。便皆存箇大學大事底道理。在大學只是推將開闢去。向來小時做底道理存其中。正似一箇坯素相似。作明

學者做工夫。莫說道是要待一箇頓段大頭目工夫後方做得。卽今逐些零碎積彙將去。才等待大頭目後方做。卽今便蹉過了。學者只今便要去做。斷以不疑。鬼神避之。需者。事之賊也。至

如今學問未識箇入路。就他自做倒不覺。惟既識得箇入頭。卻事事須著理會。且道世上多多少少事。江文卿云。只先生一言一語。皆欲爲一世法。所以須著如此。曰。不是說要爲世法。既識得路頭。許多事都自是合著如此。不如此不得。自是天理合下當然。孫賀

若不見得入頭處。緊也不可慢也。不得。若識得些路頭。須是莫斷了。若斷了便不成。待得再新整頓起來。費多少力。如雞抱卵。看來抱得有甚煖氣。只被他常常恁地抱得成。若把湯去盪。便死了。若抱才住。便冷了。然而實是見得入頭處。也自不解住了。自要做去。他自得些滋味了。如喫果子相似。未識滋味時。喫也得。不消喫也得。到識滋味了。要住。自住不得。孫賀

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豪傑質美。生下來便見這道理。何用費力。今人至於沈迷而不反。聖人爲之屢言。方始肯來。已是下愚了。況又不知求之。則終於爲禽獸而已。蓋人爲萬物之靈。自是與物異。若迷其靈而昏之。則與禽獸何別。大雅

學問是自家合做底。不知學問。則是欠闕了自家底。知學問。則方無所欠闕。今人把學問來做外面添底事看了。廣

聖賢只是做得人當爲底事盡。今做到聖賢。止是恰好。又不是過外。祖道

學者大要立志。所謂志者。不道將這些意氣去蓋他人。只是直截要學堯舜。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此是真實道理。只是一箇性善。可至堯舜。別沒去處了。下文引成颺。顏子。公明儀。所言。便見得人人皆可。

爲此學者立志。須教勇猛。自當有進。志不足以有爲。此學者之大病。謨

世俗之學。所以與聖賢不同者。亦不難見。聖賢直是真箇去做。說正心。直要心正。說誠意。直要意誠。修身。齊家。皆非空言。今之學者。說正心。但將正心吟詠一餉。說誠意。又將誠意吟詠一餉。說修身。又將聖賢許多說修身處。諷誦而已。或掇拾言語。綴緝時文。如此爲學。卻於自家身上。有何交涉。這裏須要著意理會。今之朋友。固有樂聞聖賢之學。而終不能去世俗之陋者。無他。只是志不立爾。學者太要立志。纔學便要做聖人。是也。謨

學者須是立志。今人所以悠悠者。只是把學問不會做一件事看。遇事。則且胡亂恁地打過了。此只是志不立。雉

問人氣力怯弱。於學有妨否。曰。爲學在立志。不干氣稟強弱事。又曰。爲學何用憂惱。但須令平易寬快去。寓舉聖門弟子。惟稱顏子好學。其次方說及曾子。以此知事大難。曰。固是如此。某看來。亦有甚難。有甚易。只是堅立著志。順義理做去。他無躑躅也。寓

學者做工夫。當忘寢食。做一上。使得些入處。自後方滋味接續。浮浮沈沈。半上落下。不濟得事。振

而今緊要且看聖人是如何。常人是如何。自家因甚。便不似聖人。因甚。便只是常人。就此理會得透。自可

超凡入聖。滄

今之學者。全不會發憤。升

爲學不進只是不勇。

不可倚靠師友。

不要等待。

方子

今人做工夫不肯便下手。皆是要等待。如今日早閒有事。午閒無事。則午閒便可下手。午閒有事。晚閒便

可下手。卻須要待明日。今月若尙有數日。必直待後月。今年尙有數月。不做工夫。必曰今年歲月無幾。

直須來年如此何緣長進。

益卿

大抵爲學雖有聰明之資。必須做遲鈍工夫。始得。既是遲鈍之資。卻做聰明底樣工夫。如何得。

伯羽

爲學勿責無人爲自家剖析出來。須是自家去裏面講究做工夫。要自見得。

道夫

小立課程。大作工夫。

可學

且理會去。未須計其得。

明德

纔計於得。則心便二頭便低了。

至

嚴立功程。寬著意思。久之自當有味。不可求欲速之功。

道夫

人多言爲事所奪。有妨講學。此爲不能使船嫌溪曲者也。遇富貴。就富貴上做工夫。遇貧賤。就貧賤上做

工夫。兵法一言甚佳。因其勢而利導之也。人謂齊人弱。田單乃因其弱以取勝。今日二萬竈。明日一萬

竈。又如韓信特地送許多人安於死地。乃始得勝。學者若有絲毫氣在。必須進力。除非無了此氣。只口

不會說話方可休也。因舉浮屠語曰：假使鐵輪頂上旋，定慧圓明終不失。

行力

宗杲云：如載一車兵器，逐件取出來弄，弄了一件，又弄了一件，便不是殺人手段。我只有寸鐵，便可殺人。

營

爲學極要求把篙處著力，到工夫要斷絕處，又更增工夫，著力不放令倒，方是向進處。爲學正如撐上水船，方平穩處，儘行不妨，及到灘脊急流之中，舟人來這上，一篙不可放緩，直須著力撐上，不得一步不緊，放退一步，則此船不得上矣。

治

學者爲學，譬如煉丹，須是將百十斤炭火煨一餉，方好用微微火養教成就。今人未曾將百十斤炭去煨，便要將微火養將去，如何得會成。

格

須磨礪精神，去理會天下事，非燕安暇豫之可得。

滄

萬事須是有精神方做得。

振

陽氣發處，金石亦透，精神一到，何事不成。

驥

人氣須是剛方做得事，如天地之氣剛，故不論甚物事皆透過，人氣之剛，其本相亦如此。若只遇著一重

薄物事，便退轉去，如何做得事。

從周

不帶性氣底人，爲僧不成，做道不了。

方

學者只是不爲己，故日間此心安頓在義理上時少，安頓在閒事上時多，於義理卻生於閒事卻熟。

方

今學者要緊且要分別箇路頭。要緊是爲己爲人之際。爲己者直拔要理。會這箇物事。欲自家理會得。不是漫恁地理會。且恁地理會。做好看。教人說道。自家也會理會來。這假饒理會得十分是當。也都不關自身己事。要須先理會這箇路頭。若分別得了。方可理會文字。賀孫

今之學者。直與古異。今人只是強探向上去。古人則逐步實做將去。嚴

只是實去做工夫。議論多。轉鬧了。德明

爲學須是切實爲己。則安靜篤實。承載得許多道理。若輕揚淺露。如何探討得道理。縱使探討得說得去。也承載不住。錄

入道之門。是將自家身已入那道理中去。漸漸相親。久之與己爲一。而今人道理在這裏。自家身在外面。全不會相干涉。備

須是在己見得。只是欠闕。他人見之。卻有長進方可。備

博學謂天地萬物之理。修己治人之方。皆所當學。然亦各有次序。當以其大而急者爲先。不可雜而無統也。

於顯處平易處見得。則幽微底自在裏許。益明

學者須是熟。熟時一喚便在目前。不熟時須著旋思索。到思索得來。意思已不如初了。士
見須是見得確定。澹

須是心廣大似這箇。方包裹得過。運動得行。方子

最怕麤看了。便易走入不好處去。殺士

未有耳目狹而心廣者。其說甚好。振

大凡學者。無有徑截一路。可以教他了得。須是博洽歷涉多。方通。振

學者若有本領。相次千枝萬葉。都來湊著這裏。看也須易曉。讀也須易記。方子

大本不立。小規不正。學可

刮落枝葉。栽培根本。學可

開闢中。又著細密。寬緩中。又著謹嚴。廣

常使截斷嚴整之時多。膠膠擾擾之時少。方好。明德

若只是握得一箇鶻崙底果子。不知裏面是酸。是鹹。是苦。是澀。須是與他嚼破。便見滋味。營

易曰。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語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爲亡。學問之後。

斷以寬居。信道篤而。又欲執德弘者。人之爲心。不可促迫也。人心須令著得一善。又著一善。善之來無。

窮。而吾心受之有餘。地方好。若只著得一善。第二般來。又未便容得。如此無緣心廣而道積也。洽

自家猶不能快自家意。如何他人卻能盡快我意。要在虛心以從善。升

虛心順理。學者當守此四字。人傑

今人言道理說要平易不知到那平易處極難被那舊習纏繞如何便擺脫得去譬如作文一般那箇新巧者易作要平淡便難然須還他新巧然後造於平淡又曰自高險處移下平易處甚難端蒙

今學者之於大道其未及者雖有遲鈍卻須終有到時惟過之者便不肯復回來耳必大

學者議論工夫當因其人而示以用工之實不必費辭使人知所適從以入於坦易明白之域可也若汎

爲端緒使人迫切而自求之適恐資學者之病人傑

師友之功但能示之於始而正之於終爾若中間三十分工夫自用喫力去做既有以喻之於始又自勉

之於中又其後得人商量是正之則所益厚矣不爾則亦何補於事夫道

或論人之資質或長於此而短於彼曰只要長善救失或曰長善救失不特教者當如此人自爲學亦當

如此曰然齋

切須去了外慕之心力行

有一分心向裏得一分力有兩分心向裏得兩分力文蔚

看得道理熟後只除了這道理是眞實法外見世閒萬事顛倒迷妄耽嗜戀著無一不是戲劇眞不堪著

眼也又答人書云世閒萬事須臾變滅皆不足置胸中惟有窮理修身爲究竟法耳個

論知行

知行常相須如目無足不行足無目不見論先後知爲先論輕重行爲重祖

聖賢說知便說行。大學說如切如磋。道學也。便說如琢如磨。自修也。中庸說學問思辨。便說篤行。顏子說博我以文。謂致知格物。約我以禮。謂克己復禮。泳

致知力行。用功不可偏。偏過一邊。則一邊受病。如程子云。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分明自作兩脚說。

但只要分先後輕重。論先後。當以致知爲先。論輕重。當以力行爲重。端蒙

所謂窮理。大底也窮。小底也窮。少閒。都成一箇物事。所謂持守者。人不能不牽於物欲。才覺得。便收將來。

久之。自然成熟。非謂截然今日爲始也。孫蒙

思索義理。涵養本原。用儒

涵養中自有窮理工夫。窮其所養之理。窮理中自有涵養工夫。養其所窮之理。兩項都不相離。纔見成兩

處。便不得。賀孫

擇之間。且涵養去。久之自明。曰亦須窮理。涵養窮索。二者不可廢一。如車兩輪。如鳥兩翼。如溫公只恁行

將去。無致知一段。德明

人須做工夫。方有疑。初做工夫時。欲做此一事。又礙彼一事。便沒理會處。只如居敬窮理。兩事便相礙。居

敬是箇收斂執持底道理。窮理是箇推尋究竟底道理。只此二者。便是相妨。若是熟時。則自不相礙矣。廣

致知敬克己。此三事。以一家譬之。敬是守門戶之人。克己則是拒盜。致知卻是去推察自家與外來底事。

伊川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不言克己。蓋敬勝百邪。便自有克。如誠。則便不消言閑邪之意。猶善守門戶。則與拒盜。便是一等事。不消更言別有拒盜底。若以涵養對克己言之。則各作一事。亦可涵養。則譬如將息。克己。則譬如服藥去病。蓋將息不到。然後服藥。將息則自無病。何消服藥。能純於敬。則自無邪僻。何用克己。若有邪僻。只是敬心不純。只可責敬。故敬則無己可克。乃敬之效。若初學。則須是功夫都到。無所不用其極。端蒙

萬事皆在窮理後。經不正。理不明。看如何地持守也。只是空。道夫○以下論知爲先

有人專要理會躬行。此亦是孤。去僞

王子充問。某在湖南見一先生。只教人踐履。曰。義理不明。如何踐履。曰。他說行得便見得。曰。如人行路。不見便如何行。今人多教人踐履。皆是自立標致去教人。自有一般資質好底人。便不須窮理。格物致知。聖人作箇大學。便使人齊入於聖賢之域。若講得道理明時。自是事親不得不孝。事兄不得不弟。交朋友不得信。幹

而今人只管說治心修身。若不見這箇理。心是如何地治。身是如何地修。若如此說。資質好底。便養得成。只是箇無能底人。資質不好。便都執縛不住了。傳說云。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古訓何消讀他做甚。蓋聖賢說出道理都在裏。必學乎此。而後可以有得。又云。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於茲。道積於厥躬。惟斃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自古未有人說學字。自傳說說

起他這幾句。水潑不入。便是說得密。若終始典于學。則其德不知不覺自進也。

孫

人爲學。須是要知箇是處。千定萬定。知得這箇徹底。是那箇徹底。不是。方是見得徹。見得是。則這心裏方有所主。且如人學射。若志在紅心上。少閒。有時只射得那帖上。志在帖上。少閒。有時只射得那垛上。志在垛上。少閒。都射在別處去了。

卓○以下
專論知

只爭箇知與不知。爭箇知得切與不切。且如人要做好事。到得見不好事。也似乎可做。方要做好事。又似乎有箇做不好事底心。從後面牽轉去。這只是知不切。

孫

這箇道理。與生俱生。今人只安頓放那空處。都不理會。浮生浪老。也甚可惜。要之。理會出來。亦不是差異底事。不知如何理會。箇得恁少。看他自是甘於無知了。今既要理會。也須理會取透。莫要半青半黃。下梢都不濟事。

道夫○以
下窮理

人生天地間。都有許多道理。不是自家硬把與他。又不是自家鑿開他肚腸。白放在裏面。

孫

心包萬理。萬理具於一心。不能存得心。不能窮得理。不能盡得心。

陽

窮理以虛心靜慮爲本。

瀆

而今看道理不見。不是不知。只是爲物塞了。而今竊法。須是打疊了胸中許多惡雜。方可張子云。義理有疑。則濯去舊見。以來新意。人多是那舊見戀不肯捨除。是大故聰明。見得不是。便翻了。

孫

凡看道理。要見得大頭腦處分明。下面節節。只是此理散爲萬殊。如孔子教人。只是逐件逐事說箇道理。

未嘗說出大頭腦處。然四面八方合聚湊來也。自見得箇大頭腦。若孟子便已指出教人。周子說出太極。已是太煞分明矣。且如惻隱之端。從此推上。則是此心之仁。仁卽所謂天德之元。元卽太極之陽動。如此節節推上。亦自見得大總腦處。若今看得太極處分明。則必能見得天下許多道理條件。皆自此出。事事物物上皆有箇道理。元無虧欠也。錄

今之學者。自是不知爲學之要。只要窮得這道理。便是天理。雖聖人不作。這天理自在。天地閒天高地下。萬物散殊。流而不息。合同而化。天地閒只是這箇道理。流行周徧。不應說道聖人不言。這道理便不在。這道理自是長在天地閒。只借聖人來說一遍過。且如易只是一箇陰陽之理而已。伏羲始畫。只是畫此理。文王孔子皆是發明此理。吉凶悔吝亦是從此推出。及孔子言之。則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謹乎。聖人只要人如此。且如書載堯舜禹許多事業。與夫都兪吁咈之言。無非是至理。格

心熟後自然有見理處。熟則心精微。不見理只緣是心麤。

義理儘無窮。前人恁地說。亦未必盡。須是自把來橫看豎看。儘入深儘有在。士

道理有面前底道理。平易自在說出來底便好。說得出來崎嶇底便不好。節

今人凡事所以說得恁地支離。只是見得不透。

看道理須是見得實方是有功效處。若於上面添些元妙奇特便是見他實理未透。道夫

便是看義理難。又要寬著心。又要緊著心。這心不寬則不足以見其規模之大。不緊即不足以察其文理之細密。若拘滯於文義。少閒。又不見他大規模處。

以聖賢之意觀聖賢之書。以天下之理觀天下之事。人多以私見自去窮理。只是你自家所見去聖賢之

心尙遠在。祖道

思索譬如穿井不解。便得清水。先亦須是濁。漸漸刮將去。卻自會清。賀孫

務反求者。以博觀爲外馳。務博觀者。以內省爲狹隘。墮於一偏。此皆學者之大病也。道夫

讀書法

讀書已是第二義。蓋人生道理合下完具。所以要讀書者。蓋是未曾經歷見得許多。聖人是經歷見得許多。所以寫在冊上與人看。而今讀書只是要見得許多道理。及理會得了。又皆是自家合下元有底。不是外面旋添得來。至

爲學之道。聖賢教人說得甚分曉。大抵學者讀書。務要窮究。道問學是大事。要識得道理去做人。大凡看書要看了又看。逐段逐句逐字理會。仍參諸解傳說教通透。使道理與自家心相肯。方得讀書要自家道理浹洽透徹。杜元凱云。優而柔之。使自得之。厭而飶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精

讀書以觀聖賢之意。因聖賢之意。以觀自然之理。

聖賢之言。須常將來眼頭過。口頭轉。心頭運。

方子

開卷便有與聖賢不相似處。豈可不自鞭策。

道祖

讀書須是看著他那縫罅處。方尋得道理透徹。若不見得縫罅。無由入得。看見縫罅時。脈絡自開。

補

學者初看文字。只見得箇渾淪物事。久久看作三兩片。以至於十數片。方是長進。如庖丁解牛。目視無全

牛是也。

傑人

看文字。須大段著精彩看。聳起精神。樹起筋骨。不要困。如有刀劍在後一般。就一段中須要透。擊其首則

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方始是。不可按册子便在。掩了册子便忘卻。看注時便忘了正文。看正文又忘了

注。須這一段透了。方看後版。

瀉

須是一棒一條痕。一擱一掌血。看人文字。要當如此。豈可忽略。

密

看文字。當如高舸大艫。順風張帆。一日千里。方得。如今只纔離小港。便著淺了。濟甚事。文字不通。如此看。

側

讀書看義理。須是胸次放開。磊落明快。恁地去。第一不可先責效。纔責效。便有憂愁底意。只管如此。胸中

便結聚一餅子不散。今且放置閒事。不要閒思量。只專心去玩味義理。便會心精。心精便會熟。

瀉

讀書須是知貫通處。東邊西邊。都觸著這關捩子。方得。今認下著頭去做。莫要思前算後。自有至處。而今

說以前不曾做得。又怕遲晚。又怕做不成。又怕那箇難。又怕性格遲鈍。又怕記不起。都是閒說。只認下著頭去做。莫問遲速。少閒自有至處。既是已前不曾做得。今便用下工夫去補填。莫要瞻前顧後。思量東西。少閒擔閣一生。不知年歲之老。個

天下書儘多在。只恁地讀。幾時得了。須大段用著工夫。無一件是合少得底。而今只是那一般合看過底文字也未看。何況其他。

大凡看文字。少看熟讀。一也。不要鑽研立說。但要反覆體驗。二也。埋頭理會。不要求效。三也。三者。學者當

守此。人餘

書宜少看。要極熟。小兒讀書記得。大人多記不得者。只爲小兒心專。一日授一百字。則只是一百字。二百字則只是二百字。大人一日或看百板。不恁精專。人多看一分之十。今宜看十分之一。寬著期限。緊著

課程。滴

讀書小作課程。大施功力。如會讀得二百字。只讀得一百字。卻於百字中。猛施工夫。理會子細。讀誦教熟。如此不會記性人。自記得無識性人。亦理會得。若汎汎然念多。只是皆無益耳。讀書不可以兼看未讀者。卻當兼看讀已者。璣

讀書不可貪多。常使自家力量有餘。正濬云。欲將諸書循環看。曰。不可如此。須看得一書徹了。方再看一

書。若雜然並進。卻反爲所困。如射弓有五斗力。且用四斗弓。便可拽滿。己力欺得他過。今學者不忖自

己力量去觀書。恐自家照管他不過。

讀書是格物一事。今且須逐段子細玩味。反來覆去。或一日。或兩日。只看一段。則這一段。便是我底腳踏。這一段了。又看第二段。如此逐旋崖去。崖得多後。卻見頭頭道理都到。這工夫須用行思坐想。或將已曉得者。再三思省。卻自有一箇曉悟處出。不容安排也。書之句法。義理。雖只是如此解說。但一次看。有一次見識。所以某書一番看。有一番解。亦有已說定一番。看一番。見得穩當。愈加分曉。故某說讀書不貴多。只貴熟爾。然用工亦須是勇。做近前去。莫思退轉。始得。

大雅

讀書且就那一段本文意上看。不必又生枝節。看一段。須反覆看來看去。要十分爛熟。方見意味。方快活。令人都不愛去看別段。始得人多是向前趨去。不會向後反覆。只要去看明日未讀底。不會去紬繹前日已讀底。須玩味反覆。始得用力深。便見意味長。意味長。便受用牢固。又曰。不可信口依稀略綽說過。須是心曉。

其始也。自謂百事能。其終也。一事不能。

備

溫公答一學者書。說爲學之法。舉荀子四句云。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爲其人以處之。除其害以持養之。荀子此說亦好。誦數云者。想是古人誦書。亦記遍數。貫字訓熟。如習慣如自然。又訓通。誦得熟。方能通曉。若誦不熟。亦無可得思索。

廣

山谷與李幾仲帖云。不審諸經諸史。何者最熟。大率學者喜博。而常病不精。汎濫百書。不若精於一也。有

餘力。然後及諸書。則涉獵諸篇。亦得其精。蓋以我觀書。則處處得益。以書博我。則釋卷而茫然。先生深喜之。以爲有補於學者。若海

學者貪做工夫。便看得義理不精。讀書須是子細。逐句逐字。要見著落。若用工麤鹵。不務精思。只道無可疑處。非無可疑。理會未到。不知有疑爾。大抵爲學老少不同。年少精力有餘。須用無書不讀。無不究竟。其義若年齒向晚。卻須擇要用功。讀一書。便覺後來難得工夫。再去理會。須沈潛玩索。究極至處。可也。蓋天下義理。只有一箇是與非而已。是便是是。非便是非。既有著落。雖不再讀。自然道理浹洽。省記不忘。譬如飲食。從容咀嚼。其味必長。大嚼大咽。終不知味也。諷

書只貴讀多。自然曉。今卽思量得。寫在紙上。底也不濟事。終非我有。只貴乎讀。這箇不知如何。自然心與氣合。舒暢發越。自是記得牢。縱饒熟看過。心裏思量過。也不如讀。讀來讀去。少閒曉不得底。自然曉得。已曉得者。越有滋味。若是讀不熟。都沒這般滋味。而今未說讀得注。且只熟讀正經。行住坐臥。心常在此。自然曉得。嘗思之。讀便是學。夫子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學便是讀。讀了又思。思了又讀。自然有意。若讀而不思。又不知其意味。思而不讀。縱使曉得。終是脆艱不安。一似倩得人來守屋。相似。不是自家人。終不屬自家。使喚。若讀得熟。而又思得精。自然心與理一。永遠不忘。某舊苦記文字。不得。後來只是讀。今之記得者。皆讀之功也。老蘇只取孟子論語。韓子與諸聖人之書。安坐而讀之者。七八年。後來做出許多文字。如此好。他資質固不可及。然亦須著如此讀。只是他讀時。便只要摹寫他言。

語做文章。若移此心與這樣資質。去講究義理。那裏得來。是知書只貴熟讀。別無方法。備

今人所以讀書苟簡者。緣書皆有印本多了。如古人皆用竹簡。除非大段有力底人。方做得。若一介之士。如何置。所以後漢吳恢欲殺青以寫漢書。其子吳祐諫曰。此書若成。則載之車兩。昔馬援以薏苡與謗。王陽以衣囊微名。正此謂也。如王霸在獄中。從夏侯勝受書。凡再踰冬而後傳。蓋古人無本。除非首尾熟背得。方得。至於講誦者。也是都背得。然後從師受學。如東坡作李氏山房藏書記。那時書猶自難得。晁以道嘗欲得公穀傳。遍求無之。後得一本。方傳寫得。今人連寫也自厭煩了。所以讀書苟簡。錄

今之學者。看了也似不曾看。不曾看也似看了。方

今人讀書。看未到這裏。心已在後面。才看到這裏。便欲捨去。如此。只是不求自家曉解。須是徘徊顧戀。如不欲捨去。方能體認得。又曰。讀書者。譬如觀此屋。若在外面。見有此屋。便謂見了。即無緣識得。須是入去裏面。逐一看過。是幾多閒架。幾多窗櫺。看了一遍。又重重看過。一齊記得。方是。方

讀書著意玩味。方見得義理從文字中迸出。季

讀書須看他文勢語脈。芝

讀者不可有欲了底心。才有此心。便心只在背後白紙處了。無益。揚

讀書不可不先立程限。政如農功。如農之有畔。爲學亦然。今之始學者。不知此理。初時甚銳。漸漸懶去。終至都不理會了。此只是當初不立程限之故。廣

近日真箇讀書人少也。緣科舉時文之弊也。纔把書來讀。便先立箇意思。要討新奇。都不理會他本意。著實纔討得新奇。便準擬作時文使。下稍弄得熟。只是這箇將來使。雖是朝廷甚麼大典禮也。胡亂信手捻合出來。使不知一撮百碎。前輩也是讀書。某曾見大東萊之兄。他於六經三傳皆通。親手點注。並用小圈點注。所不足者。並將疏楷書用朱點。無點畫草。某只見他禮記如此。他經皆如此。諸呂從來富貴。雖有官。多是不赴銓。亦得安樂讀書。他家這法度。卻是到伯恭打破了。自後旣弄時文。少有肯如此讀書者。賀孫

人之爲學。固是欲得之於心。體之於身。但不讀書。則不知心之所得者何事。道
讀書窮理。當體之於身。凡平日所講貫窮究者。不知逐日常見得在心目閒否。不然。則隨文逐義。趕趁期限。不見悅處。恐終無益。

人常讀書。庶幾可以管攝此心。使之常存。橫渠有言。書所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其何可廢。益

初學於敬。不能無閒斷。只是才覺閒斷。便提起此心。只是覺處。便是接續。某要得人。只就讀書上體認義理。日間常讀書。則此心不走作。或只去事物中滾。則此心易得汨沒。知得如此。便就讀書上體認義理。便可喚轉來。賀孫

本心陷溺之久。義理浸灌未透。且宜讀書窮理。常不閒斷。則物欲之心。自不能勝。而本心之義理。自安且

固矣。

讀書須將心貼在書冊上。逐句逐字。各有著落。方始好商量。大凡學者。須是收拾此心。令專靜純。一日用動靜閒。都無馳走散亂。方始看得文字精審。如此方是有本領。

昔陳烈先生苦無記性。一日讀孟子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忽悟曰。我心不曾收得。如何記得書。遂閉門靜坐。不讀書百餘日。以收放心。卻去讀書。遂一覽無遺。個

立志不定。如何讀書。芝

讀書有箇法。只是刷刮淨了那心。後去看。若不曉得。又且放下。待他意思好時。又將來看。而今卻說要虛

心。心如何解虛得。而今正要將心在那上面。剛義

讀書須是要身心都入在這一段裏面。更不問外面有何事。方見得一段道理出。如博學而篤志。切問而

近思。如何卻說箇仁在其中。蓋自家能常常存得此心。莫教走作。則理自然在其中。今人卻一邊去看

文字。一邊去思量外事。只是枉費了工夫。不如放下了文字。待打疊教意思靜了。卻去看。祖道

學者觀書多走作者。亦恐是根本功夫未齊整。只是以紛擾雜亂心去看。不會以湛然凝定心去看。不若

先涵養本原。且將已熟底義理玩味。待其浹洽。然後去看書。便自知只是如此。老蘇自述其學爲文處。

有云。取古人之文而讀之。始覺出其言用意與己大異。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

固當然者。此是他於學文上功夫有見處。可取以喻今日讀書。其功夫亦合如此。又曰。看得一兩段。卻

且放心胸寬閒。不可貪多。又曰。陸子靜嘗有旁人讀書之說。亦可且如此。

不可終日思量文字。恐成硬將心去馳逐了。亦須空閒少頃。養精神又來看。瀆

大凡讀書且要讀。不可只管思。口中讀則心中閒。而義理自出。某之始學亦如是爾。更無別法。節

學者讀書。須要斂身正坐。緩視微吟。虛心涵泳。切己省察。又云。讀一句書。須體察這一句。我將來甚處用

得。又云。文字是底固當看。不是底也當看。精底固當看。麤底也當看。震

看文字。須是虛心。莫先立己意。少刻多錯了。又曰。虛心切己。虛心則見道理明。切己。自然體認得出。舉

聖人言語。皆天理自然。本坦易明白。在那裏。只被人不虛心去看。只管外面捉摸。及看不得。便將自己身

上一般意思說出。把做聖人意思。瀆

觀書當平心以觀之。大抵看書不可穿鑿。看從分明處。不可尋從隱僻處去。聖賢之言。多是與人說話。若

是嶮崎。卻教當時人如何曉。節

讀書不可只專就紙上求理義。須反來就自家身上推究。秦漢以後。無人說到此。亦只是一向去書冊上

求。不就自家身上理會。自家見未到。聖人先說在那裏。自家只借他言語來就身上推究始得。瀆

讀書之法。有大本大原處。有大綱大目處。又有逐事上理會處。又其次。則解釋文義。雉

學者不可用己意遷就聖賢之言。德

明

因求講學言論傳之。答曰。聖賢之言。明如日月。又曰。人有欲速之病。舊嘗與一人讀詩集。每略過題一行。

不看題目卻成甚讀詩也。又嘗見龔實之轎中只著一册文字看此其專靜也。且云尋常出外轎中著三四册書看一册厭。又看一册。此成甚功夫也。方

爲學須是先立大本。其初甚約。中間一節甚廣大。到末梢又約。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故必先觀論孟。大學中庸以考聖賢之意。讀史以考存亡治亂之迹。讀諸子百家以見其駁雜之病。其節目自有次序。不可踰越。近日學者多喜從約而不於博求之。不知不求於博。何以考驗其約。如某人好約。今只做得一僧。了得一身。又有專於博上求之而不反其約。今日考一制度。明日又考一制度。空於用處作工夫。其病又甚於約而不博者。要之均是無益。學可

浩曰。趙書記云。自有見後。只是看六經語孟。其他史書雜學皆不必看。其說謂買金須問賣金人。雜賣店中那得金銀。不必問也。曰。如此。卽不見古今成敗。便是荆公之學。書那有不可讀者。只怕無許多心力。讀得六經是三代以上之書。曾經聖人手。全是天理。三代以下文字有得失。然而天理卻在這邊。自若也要有主。覷得破。皆是學。浩

讀書理會道理。只是將勤苦捱將去。不解得不成。文王猶勤。而況寡德乎。今世上有一般議論。成就後生懶惰。如云。不敢輕議前輩。不敢妄立論之類。皆中怠惰者之意。前輩固不敢妄議。然論其行事之是非。何害。固不可鑿空立論。然讀書有疑有所見。自不容不立論。其不立論者。只是讀書不到疑處耳。將精義諸家說相比。並求其是。便自有合辨處。璘

大凡人讀書。且當虛心。一意將正文熟讀。不可便立見解。看正文了。卻著深思。熟讀便如己說。如此方是。今來學者。一般。是專要作文字用。一般。是要說得新奇。人說得不如我說得較好。此學者之大病。譬如聽人說話。一般。且從他說盡。不可勦斷他說。便以己意見抄說。若如此。全不見得他說是非。只說得自家底。終不濟事。久之。又曰。須是將本文熟讀。字字咀嚼。教有味。若有理會不得處。深思之。又不得。然後卻將注解看。方有意味。如人飢而後食。渴而後飲。方有味。不飢不渴。而強飲食之。終無益也。又曰。某所集注論語。至於訓詁。皆子細者。蓋要人字字與某著意看。字字思索到。莫要只作等閒看過了。祖道○以下論看注

解

祖道○以下論看注

學者觀書。先須讀得正文。記得注解。成誦精熟。注中訓釋文意。事物名義。發明經指。相穿紐處。一一認得。如自己做出來底一般。方能玩味反覆。向上有透處。若不如此。只是虛設議論。如舉業一般。非爲己之學也。曾見有人說詩。問他關雎篇。於其訓詁。名物。全未曉。便說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某因說與他道。公而今說詩。只消這八字。更添思無邪三字。共成十一字。便是一部毛詩了。其他三百篇。皆成渣滓矣。因憶頃年見汪端明說沈元用問和靖。伊川易傳。何處是切要。尹云。體用一源。顯微無閒。此是切要處。後舉似李先生。先生曰。尹說固好。然須是看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有下落。方始說得此話。若學者未會子細理會。便與他如此說。豈不誤他。某聞之悚然。始知前日空言無實。不濟事。自此讀書。益加

詳細云。

凡看文字諸家說有異同處最可觀。謂如甲說如此且擗扯住甲窮盡其詞乙說如此且擗扯住乙窮盡其詞兩家之說既盡又參考而窮究之必有一真是者出矣。蒙學

經之有解所以通經。經既通自無事於解。借經以通乎理耳。理得則無俟乎經。今意思只滯在此則何時得脫然會通也。且所貴乎簡者非謂欲語言之少也。乃在中與不中爾。若句句親切雖多何害。若不親切愈少愈不達矣。某嘗說讀書須細看得意思通融後都不見注解。但見有正經幾箇字在方好。大雅凡讀書須看上下文意是如何不可泥著一字如揚子於仁也柔於義也剛到易中又將剛來配仁柔來配義如論語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到中庸又謂成己仁也成物智也此等須是各隨本文意看便自不相礙。瀆

經書有不可解處只得闕若一向去解便有不通而謬處。

今之談經者往往有四者之病。本卑也而抗之使高。本淺也而鑿之使深。本近也而推之使遠。本明也而必使至於晦。此今日談經之大患也。益

解書須先還他成句。次還他文義。添無緊要字卻不妨。添重字不得。今人所添者恰是重字。端

聖賢說出來底言語自有語脈。安頓得各有所在。豈似後人胡亂說了也。須玩索其旨。所以學不可以不講。講學固要大綱正。然其閒子細處亦不可以不講。只緣當初講得不子細。既不得聖賢之意。後來胡亂執得一說。便以爲是。只胡亂解將去。管

凡學者解書。切不可與他看本。看本則心死在本子上。只教他恁地說。則他心便活。亦且不解失忘了。昌壽
人讀史書。節目處。須要背得。始得。如讀漢書。高祖辭沛公處。義帝遣沛公入關處。韓信初說漢王處。與史
贊過秦論之類。皆用背得方是。若只是略綽看過。心下似有似無。濟得甚事。讀一件書。須心心念念。只
在這書上。令徹頭徹尾。讀教精熟。這說是如何。那說是如何。這說同處是如何。不同處是如何。安有不
長進。而今人只辦得十日讀書。下著頭不與閒事。管取便別。莫說十日。只讀得一日。便有功驗。人若辦
得十來年讀書。世間甚書讀不了。今公們自正月至臘月三十日。管取無一日專心致志在書上。又云。
人做事須是專一。且如張旭學草書。見公孫大娘舞劍器而悟。若不是他專心致志。如何會悟。

持守

自古聖賢。皆以心地爲本。士毅

聖賢千言萬語。只要人不失其本心。孫

心若不存。一身便無所主宰。

纔出門。便千歧萬轍。若不是自家有箇主宰。如何得是。道夫

心在。羣妄自然退聽。文蔚

人只有箇心。若不降伏得。做甚麼人。

人精神飛揚。心不在殼子裏面。便害事。節

人心常爛爛在此。則四體不待羈束。而自入規矩。只爲人心有散緩時。故立許多規矩來維持之。但常常提警教身入規矩內。則此心不放逸。而爛然在矣。心既常惺惺。又以規矩繩檢之。此內外交相養之道也。升

古人警史誦詩之類。是規戒警誨之意。無時不然。便被他恁地炒。自是使人住不著。大抵學問須是警省。

且如瑞巖和尚。每日閒常自問主人翁惺惺否。又自答曰。惺惺。今時學者。卻不如此。文蔚

人不自知其病者。是未嘗去體察警省也。升

試定精神看一看。許多暗昧魍魎。各自冰散瓦解。太祖月詩曰。未離海底千山黑。才到天中萬國明。日未

上時。黑漫漫地。才一絲線路上便明。伯羽

人常須收斂箇身心。使精神常在這裏。似擔百十斤擔相似。須硬著筋骨擔。賀孫

學者爲學。未問真知與力行。且要收拾此心。令有箇頓放處。若收斂都在義理上安頓。無許多胡思亂想。

則久久自於物欲上輕。於義理上重。須是教義理心重於物欲。如秤令有低昂。卽見得義理自端的。自

有欲罷不能之意。其於物欲自無暇及之矣。苟操舍存亡之間。無所主宰。縱說得亦何益。銖

學者須是求放心。然後識得此性之善。人性無不善。只緣自放其心。遂流於惡。天命之謂性。卽天命在人。

便無不善處。發而中節亦是善。不中節便是惡。人之一性。完然具足。二氣五行之所稟賦。何嘗有不善。

人自不向善上。茲其所以爲惡爾。韓愈論孟子之後不得其傳。只爲後世學者。不去心上理會。堯舜相

傳。不過論人心道心精一執中而已。天下只是善惡兩端。譬如陰陽在天地間。風和日煖。萬物發生。此是善底意思。及羣陰用事。則萬物彫悴。惡之在人亦然。天地之理固是抑遏陰氣。勿使常勝。學者之於善惡。亦要於兩夾界處攔截分曉。勿使纖惡閒絕善端。動靜日用時。加體察。持養久之。自然成熟。謨

但操存得在時。少閒。他喜怒哀樂。自有一箇則在。祖道

持養之說言之。則一言可盡行之。則終身不窮。幹

人之一心。當應事時。常如無事時便好。傑人

平居須是儼然若思。升

大凡氣俗不必問。心平則氣自和。惟心羸一事。學者之通病。橫渠云。顏子未至聖人。猶是心羸。一息不存。

即爲羸病。要在精思明辨。使理明義精。而操存涵養無須臾離。無毫髮閒。則天理常存。人欲消盡。其庶

幾矣哉。大雅

人能操存此心。卓然而不亂。亦自可與入道。況加之學問探討之功。豈易量耶。益

人心本明。只被物事在上蓋蔽了。不曾得露頭面。故燭理難。且徹了蓋蔽底事。待他自出來行兩匝。看他

既喚做心。自然知得是非善惡。伯羽

心須常令有所主。做一事未了。不要做別事。心廣大如天地。虛明如日月。要閒。心卻不閒。隨物走了。不要

閒。心卻閒。有所主。

心得其正方能知性之善道

學者工夫。且去翦截那浮泛底思慮。文

把定生死路頭。方子

聖賢言語大約似乎不同。然未始不貫。只如夫子言非禮勿視聽言動。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言忠信行篤敬。這是一副當說話。到孟子又卻說求放心存心養性。大學則又有所謂格物致知正心誠意。至程先生又專一發明一箇敬字。若只恁看似乎參錯不齊。千頭萬緒。其實只一理。道夫曰。泛泛於文字間。祇覺得異。實下工則貫通之理始見。曰。然。只是就一處下工夫。則餘者皆兼攝在裏。聖賢之道。如一室然。雖門戶不同。自一處行來便入得。但恐不下工夫爾。道夫

今說此話。卻似險難說。故周先生只說一者無欲也。然這話頭高。率急難湊泊。尋常人如何便得無欲。故伊川只說箇敬字。教人只就這敬字上捱去。庶幾執捉得定。有箇下手處。縱不得。亦不至失。要之皆只要人於此心上見得分明。自然有得爾。然今之言敬者。乃皆裝點外事。不知直截於心上求功。遂覺累墮不快活。不若眼下於求放心處有功。則尤省力也。但此事甚易。只如此提醒。莫令昏昧。一二日便可見效。且易而省力。只在念不念之間耳。何難而不為。大雅

程先生所以有功於後學者。最是敬之一字有力。人之心性。敬則常存。不敬則不存。如釋老等人。卻是能持敬。但是他只知得那上面一截事。卻沒下面一截事。覺而今恁地做工夫。卻是有下面一截。又怕沒

那上面一截。那上面一截。卻是箇根本底。卓

敬字工夫。乃聖門第一義。徹頭徹尾。不可頃刻閒斷。

敬則萬理具在。節

敬勝百邪。泳

人能存得敬。則吾心湛然。天理粲然。無一分著力處。亦無一分不著力處。方

敬是箇扶策人底物事。人當放肆怠惰時。才敬。便扶策得此心起。常常會恁地。雖有些放僻邪侈意思也。

退聽。孫賀

問敬曰。一念不存。也是閒斷。一事有差。也是閒斷。

問敬何以用工。曰。只是內無妄思。外無妄動。柄

持敬之說。不必多言。但熟味整齊嚴肅。嚴威儼恪。動容貌。整思慮。正衣冠。尊瞻視。此等數語。而實加工焉。

則所謂直內。所謂主一。自然不費安排。而身心肅然。表裏如一矣。升

坐如尸。立如齊。頭容直。目容端。足容重。手容恭。口容止。氣容肅。皆敬之目也。升

今所謂持敬。不是將箇敬字做箇好物事樣。塞放懷裏。只要胸中常有此意。而無其名耳。振

動出時。也要整齊。平時也要整齊。方問。乃是敬貫動靜。曰。如頭底人言語。無不貫動靜者。方

大率把捉不定。皆是不仁。人心湛然虛定者。仁之本體。把捉不定者。私欲奪之。而動搖紛擾矣。然則把捉

得定其惟爲於持敬乎

問人如何發其誠敬。消其欲曰。誠只是去了許多僞。敬只是去了許多怠慢。欲只是要窒。此是極處了。去僞

問持敬與克己工夫。曰。敬是涵養。操持不走作。克己則和根打併了。教他盡淨。個

問嘗學持敬。讀書心在書。爲事心在事。如此頗覺有力。只是瞑目靜坐時。支遣思慮不去。或云。只瞑目時。

已是生妄想之端。讀書心在書。爲事心在事。只是收聚得心。未見敬之體。曰。靜坐而不能遣思慮。便是靜坐時不曾敬。敬只是敬。更尋甚敬之體。似此支離。病痛愈多。更不曾做得工夫。只了得安排杜撰也。

傑人

敬莫把做一件事看。只是收拾自家精銳。專一在此。今看來諸公所以不進。緣是但知說道格物。卻於自

家根骨上煞欠闕精神。意思都恁地不專一。所以工夫都恁地不精銳。未說道有甚底事。分自家志慮。

只是觀山玩水也。煞引出了心。那得似教他常在裏面。好如世上一等閒物事。一切都絕意。雖似不近

人情。要之如此方好。賀孫

敬有死敬。有活敬。若只守著主一之敬。遇事不濟。之以義辨其是非。則不活。若熟後。敬便有義。義便有敬。

靜則察其敬與不敬。動則察其義與不義。如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不敬時如何。坐如尸。立如

齊。不敬時如何。須敬義夾持。循環無端。則內外透徹。

涵養須用敬。處事須是集義。道夫

方未有事時。只得說敬以直內。若事物之來。當辨別一箇是非。不成只管敬去。敬、義、不是兩事。明

敬者。守於此而不易之謂。義者。施於彼而合宜之謂。孫

敬要回頭看。義要向前看。壽

明道教人靜坐。李先生亦教人靜坐。蓋精神不定。則道理無湊泊處。又云。須是靜坐。方能收斂。佐

或問。不拘靜坐與應事。皆要專一否。曰。靜坐非是要如坐禪入定。斷絕思慮。只收斂此心。莫令走作閒思。

慮。則此心湛然無事。自然專一。及其有事。則隨事而應。事已則復湛然矣。不要因一事而惹出三件兩

件。如此則雜然無頭項。何以得他專一。只觀文王。雖雖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便可見敬

只是如此。古人自少小時。便做了這工夫。故方其灑掃時。加帶之禮。至於學詩。學樂舞。學弦誦。皆要專

一。且如學射時。心若不在。何以能中學。御時。心若不在。何以使得他馬。書數皆然。今既自小不曾做得。

不奈何。須著從今做去。方得。若不做這工夫。卻要讀書看義理。恰似要立屋無基地。且無安頓屋柱處。

今且說那營營底心。會與道理相入否。會與聖賢之心相契否。今求此心。正爲要立箇基址。得此心光

明。有箇存主處。然後爲學。便有歸著不錯。若心雜然昏亂。自無頭當。卻學從那頭去。又何處是收功處。

故程先生須令就敬字上做工夫。正爲此也。大雅

一之問。存養多用靜否。曰。不必然。孔子卻都就用處教人做工夫。今雖說主靜。然亦非棄事物以求靜。既

爲人。自然用事。君親。交朋友。撫妻子。御僮僕。不成捐棄了。只閉門靜坐。事物之來。且曰。候我存養。又不

可只茫茫隨他事物中走。二者須有箇思量。倒斷始得頃之復。曰：動時靜便在這裏。動時也有靜。順理而應。則雖動亦靜也。故曰：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事物之來。若不順理而應。則雖塊然不交於物。以求靜。心亦不能得靜。惟動時能順理。則無事時能靜。靜時能存。則動時得力。須是動時也。做工夫。靜時也。做工夫。兩莫相靠。使工夫無閒斷。始得。若無閒斷。靜時固靜。動時心亦不動。動亦靜也。若無工夫。則動時固動。靜時雖欲求靜。亦不可得。而靜亦動也。動靜如船之在水。潮至則動。潮退則止。有事則動。無事則靜。雖然。動靜無端。亦無截然爲動爲靜之理。如人之氣。吸則靜。噓則動。又問答之際。答則動也。止則靜矣。凡事皆然。且如涵養致知。亦何所始。但學者須自截從一處做去。程子爲學。莫先於致知。是知在先。又曰：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則敬也在先。從此推去。只管恁地。砥

心於未遇事時。須是靜。及至臨事方用。便有氣力。如當靜時不靜。思慮散亂。及至臨事已先倦了。伊川解

靜專處云。不專一。則不能直遂。閒時須是收斂。定做得事。便有精神。帶

靜。便定熟。便透。剛義

靜中動起念時。動中靜。是物各付物。方

朱子語類輯略卷之二

力行

學之之博。未若知之之要。知之之要。未若行之之實。祖道

若不用躬行。只是說得便了。則七十子之從孔子。只用兩日說便盡。何用許多年。隨著孔子不去。不然。則孔門諸子。皆是獸無能底人矣。恐不然也。古人只是日夜皇皇汲汲。去理會這箇身心。到得做事業時。只隨自家分量。以應之。如由之果。賜之達。冉求之藝。只此便可以從政。不用他求。若是大底功業。便用大聖賢做。小底功業。便用小底賢人做。各隨他分量做出來。如何強得。備

某此閒講說時少。踐履時多。事事都用你自去理會。自去體察。自去涵養。書用你自去讀。道理用你自去究索。某只是做得箇引路底人。做得箇證明底人。有疑難處。同商量而已。備

人所以易得流轉立不定者。只是脚跟不點地。備

問學如登塔。逐一層登將去。上面一層。雖不問人。亦自見得。若不去實踏過。卻懸空妄想。便和最下底層。不會理會得。升卿

天理人欲。分數有多少。天理本多。人欲便也是天理裏面做出來。雖是人欲。人欲中自有天理。問莫是本來全是天理否。曰。人生都是天理。人欲卻是後來沒巴鼻生底。幹

人之一心。天理存則人欲亡。人欲勝則天理滅。未有天理人欲夾雜者。學者須要於此體認省察之。稽

大抵人能於天理人欲界分上立得腳住。則儘長進在。祖道

天理人欲之分。只爭些子。故周先生只管說幾字。然辨之又不可不早。故橫渠每說豫字。大雅

人只有箇天理人欲。此勝則彼退。彼勝則此退。無中立不進退之理。凡人不進便退也。譬如劉項相拒於

滎陽成皋閒。彼進得一步。則此退一步。此進一步。則彼退一步。初學則要牢劄定腳。與他捱捱得一毫

去。則逐旋捱將去。此心莫退。終須有勝時。勝時甚氣象。祖道

人只是此一心。今日是。明日非。不是將不是底換了是底。今日不好。明日好。不是將好底換了不好底。只

比一心。但看天理私欲之消長。如何爾。以至千載之前。千載之後。與天地相爲始終。只此一心。讀書亦

不須牽連引證以爲工。如此纏繞。皆只是爲人。若實爲己。則須是將己心驗之。見得聖賢說底與今日

此心無異。便是工夫。大雅

義理身心所自有。失而不知所以復之。富貴身外之物。求之惟恐不得。縱使得之。於身心無分毫之益。況

不可必得乎。若義理求則得之。能不喪其所有。可以爲聖爲賢。利害甚明。人心之公。每爲私欲所蔽。所

以更放不下。但常常以此兩端體察。若見得時。自須猛省。急擺脫出來。祖閱

事無大小。皆有義利。今做好底事了。其閒更包得有多少利私在。所謂以善爲之。而不知其道。皆是也。祖道

仁義根於人心之固有。利心生於物我之相形。齋

人只有一箇公私天下只有一箇邪正仲敬

將天下正大底道理去處置事。便公。以自家私意去處之。便私。個

凡事只去看箇是非。假如今日做得一件事。自心安而無疑。便是是處。一事自不信。便是非處。壽昌

講學固不可無。須是更去自己分上做工夫。若只管說。不過一兩日。都說盡了。只是工夫難。且如人。雖知

此事不是。不可爲。忽然無事。又自起此念。又如臨事時。雖知其不義。不要做。又卻不知不覺。自去做了。是如何。又如好事。初心本是要做。又卻終不肯做。是如何。蓋人心本善。方其見善欲爲之時。此是真心發見之端。然纔發。便被氣稟物欲。隨即蔽鋼之。不教他發。此須自去體察存養。看得此最是一件大工夫。廣

佛經云。佛爲一大事因緣。出見於世。聖人亦是爲這一大事出來。這箇道理。雖人所固有。若非聖人。如何得如此光明盛大。你不曉得底。我說在這裏。教你曉得。你不會做底。我做下樣子在此。與你做。只是要扶持這箇道理。教他常立在世間。上拄天。下拄地。常如此端正。才一日無人維持。便傾倒了。少間。腳拄天。頭拄地。顛倒錯亂。便都壞了。所以說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天只生得你。付得這道理。你做與不做。卻在你。做得好也。由你。做得不好也。由你。所以又爲之立君師以作成之。既撫養你。又教導你。使無一夫不遂其性。如堯舜之時。真箇是寵綏四方。只是世間不好底人。不定疊底事。才遇堯舜。都安貼平定了。所以謂之克相上帝。蓋助上帝之不及也。自秦漢以來。講學不明。世之

人君固有因其才智做得功業。然無人知明德新民之事。君道閒有得其一二。而師道則絕無矣。

卓側同

教導後進。須是嚴毅。然亦須有以興起開發之方得。只恁嚴。徒拘束之。亦不濟事。

道夫

某嘗言今教導之法皆失真。無一箇人曉得。說道理底盡說錯了。說從別處去。做文章底。也只學做那不好底文章。做詩底。也不識好詩。以至說禪底。也不是他元來佛祖底禪。修養者也非老莊之道。無有是者。側

事無非學。

文蔚

或說事多。曰。世事無時是了。且揀大段。無甚緊要底事不要做。又逐旋就小者。又揀出無緊要底不要做。先去其麤。卻去其精。磨去一重。又磨一重。天下事都是如此。且如中庸說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先且就睹處與聞處做了。然後就不覩不聞處用工。方能細密。而今人每每跳過一重做事。睹處與聞處。元不曾有工夫。卻便去不睹不聞處做。可知是做不成。下稍一齊擔閣。且如屋漏。暗室中工夫。如何便做得。須從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處做起。方得。明作

且須立箇麤底根腳。卻正好著細處工夫。今人於無義理底言語儘說了。無義理底事儘做了。是於麤底

根腳猶未立。卻求深微。縱理會得。干己甚事。

升

多是要求濟事。而不知自身已不立。事決不能成。人自心若一毫私意未盡。皆足以敗事。如上有一點黑。下便有一撲黑。上有一點差。下便有尋丈差。今若見得十分透徹。待下稍遇事轉移。也只做得五六分。

若今便只就第四五著理會下稍如何孫

要做好事底心是實。要做不好事底心是虛。被那虛底在裏夾雜。便將實底一齊打壞了。賀孫

須是信得及這件物事。好笑不信。便了不得。士毅

今人未有所見時。直情做去。都不見得。一有所見。始覺所爲。多有可寒心處。砥

作事若顧利害。其終未有不陷於害者。可學

無所爲於前。無所冀於後。薰

古人臨事。所以要回互時。是一般國家大事。係死生存亡之際。有不可直情徑行處。便要權其輕重而行。

之。今則事事用此。一向回互。至於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爲歟。是甚意思。璘

人最不可曉。有人奉身儉嗇之甚。充其操。上食槁壤。下飲黃泉底。卻只愛官職。有人奉身清苦。而好色。他

只緣私欲不能克。臨事只見這箇重。都不見別箇了。或云。似此等人。分數勝已下底。曰。不得如此說。才

有病便不好。更不可以分數論。他只愛官職。便弑父與君也。敢。孫

古人尊貴奉之者愈備。則其養德也愈善。後之奉養備者。賊之而已矣。方

爲氣血所使者。只是客氣。惟於性理說話涵泳。自然臨事有別處。季札

須是慈祥。和厚爲本。如勇決剛果。雖不可無。然用之有處所。德明

周旋回護底議論。最害事。升卿

事至於過當便是僞。

齋

避俗只是見不透。方

叔蒙問。程子說避嫌之事。賢者且不爲。況聖人乎。若是有一項合委曲而不可以直遂者。這不可以爲避嫌。曰。自是道理合如此。如避嫌者。卻是又怕人道如何。這卻是私意。如十起與不起。便是私。這便是避嫌。只是他見得這意思。已是大段做工夫。大段會省察了。又如人遺之千里馬。雖不受。後來薦人。未嘗忘之。後亦竟不薦。不薦自是好。然於心終不忘。便是喫他取奉意思不過。這便是私意。又如如今立朝。明知這箇是好人。當薦舉之。卻緣平日與自家有恩意往來。不是說親戚。親戚自是礙法。但以相熟。遂避嫌不舉他。又如有人。平日與自家有怨。到得當官。彼卻有事當治。卻怕人說道。因前怨治他。遂休了。如此等皆蹉過了。賀孫

因說人心不可狹小。其待人接物。胷中不可先分厚薄。有所別異。曰。惟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放令規模寬闊。使人人各得盡其情。多少快活。大雅

問。待人接物。隨其情之厚薄輕重。而爲酬酢邪。一切不問而待之以厚邪。曰。知所以處心持己之道。則所以接人待物。自有準則。人傑

事有不當耐者。豈可全學耐事。升

學者須也有廉隅牆壁。便可擔負得大事去。如子路。世閒病痛都沒了。親於其身爲不善。直是不入。

人之所以戚戚於貧賤。汲汲於富貴。只緣不見這道理。若見得這箇道理。貧賤不能損得。富貴不能添得。學耐事。其弊至於苟賤不廉。升

以小惠相濡沫。覺見氣象不好。方

作事先要成。所以常愆。方

義理人心之所同。然人去講求。卻易爲力。舉業乃分外事。倒是難做。可惜舉業壞了多少人。孫

士人先要分別科舉與讀書兩件。孰輕孰重。若讀書上有七分志。科舉上有三分。猶自可。若科舉七分。讀

書三分。將來必被他勝卻。況此志全是科舉。所以到老全使不著。蓋不關爲己也。聖人教人。只是爲己。

泳

專做時文底人。他說底都是聖賢說話。且如說廉。他且會說得好。說義。他也會說得好。待他身做處。只自

不廉。只自不義。緣他將許多話。只是就紙上說。廉是題目上合說。義是題目上合說。義都不關自家

身已些子事。孫

告或人曰。看今人心下自成兩樣。如何卻專向功名利祿底心去。卻全背了這箇心。不向道理邊來。公今

赴科舉是幾年。公文字。想不爲不精。以公之專一理會做時文。宜若一舉便中高科。登顯仕。都了。到今

又卻不得。亦可自見得失不可必。如此。若只管沒溺在裏面。都出頭不得。下稍只管衰塌。若將這箇自

在一邊。須要去理會道理。是要緊。待去取功名。卻未必不得。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

可與有爲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非禮義，是專道禮義，是不好。世上有這般人，惡人做好事，只道人做許多模樣，是如何。這是他自恁地麤暴了。這箇更不通與他說，到得自棄底也。自道義理是好，也聽人說，也受人說，只是我做不得，任你如何。只是我做不得，這箇是自棄，終不可與有爲。故伊川說，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爲。拒之以不信，只是說道沒這道理，絕之以不爲，是知有道理，自割斷了不肯做。自暴者，有強悍意。自棄者，有懦弱意。孫賀

語或人曰：公且道不去讀書，專去讀些時文，下稍是要做甚麼人。赴試屢試不得，到老只恁地衰颯了。沈浮鄉曲，閒若因時文做得一箇官，只是恁地鹵莽，都不說著要爲國爲民，興利除害，盡心奉職，心心念念，只要做得向上去，便逐人背後鑽刺，求舉覓薦，無所不至。孫賀

士人亦有略知向者，然那下重掉不得，如何如此下事。如今凝神靜慮，積日累月，如此，尙只今日見得一件，明日見得一件，未有廓然貫通處。況彼千條萬緒，支離其心，未嘗一日用其力於此者耶。方

說修身應舉重輕之序，因謂今有恣爲不忠、不孝、冒廉恥、犯條貫，非獨他自身不把作差異事，有司也不把作差異事，到得鄉曲鄰里，也不把作差異事，不知風俗如何壞到這裏，可畏。某都爲之寒心。孫賀

不赴科舉，也是匹似閒事。如今人纔說不赴舉，便把做掀天底大事。某看來才著心去理會，少閒於那邊，便自沒緊要，不知是如何。看許多富貴榮達，都自輕了。如郭子儀二十四考中書，做許大功名，也只是

問科舉之業妨功。曰程先生有言不患妨功。惟恐奪志。大雅

以科舉爲爲親而不爲爲己之學。只是無志。以舉業爲妨實學。不知曾妨飲食否。只是無志也。方

舉業亦不害爲學。前輩何嘗不應舉。只緣今人把心不定。所以有害。才以得失爲心理。會文字意思都別

了。祖閱

嘗論科舉云。非是科舉累人。自是人累科舉。若高見遠識之士。讀聖賢之書。據吾所見。而爲文以應之。得

失利害置之度外。雖日日應舉。亦不累也。居今之世。使孔子復生。也不免應舉。然豈能累孔子邪。伯羽

宜之云。許叔重太貪作科舉文字。曰既是家貧親老。未免應舉。亦當好與他做舉業。舉業做不妨。只是先

以得失橫置胷中。卻害道。學可

或問科舉之學。曰做舉業不妨。只是把他格式。槩括自家道理。都無那追逐時好。回避忌諱底意思。便好。

蒙學

向來做時文。只麤疏恁地直說去。意思自周足。且是有氣魄。近日時文。屈曲纖巧。少刻墮在裏面。只見意

氣都衰塌了。也是教化衰。風俗壞到這裏。是怎生。孫賀

今人皆不能修身。方其爲士。則役役求仕。既仕。則復患祿之不加。趨走奔馳。無一日閒。何如山林布衣之

士。道義足於身。道義既足於身。則何物能嬰之哉。壽昌

當官勿避事。亦勿侵事。升卿

孔孟周程

此道更前後聖賢。其說始備。自堯舜以下。若不生箇孔子。後人去何處討分曉。孔子後。若無箇孟子。也未
有分曉。孟子後。數千載。乃始得程先生兄弟發明此理。今看來。漢唐以下諸儒說道理。見在史策者。便
直是說夢。只有箇韓文公。依稀說得略似耳。文蔚

天生仲尼。萬古長如夜。唐子西嘗於一郵亭。梁閒見此語。季通云。天先生伏羲。堯舜。文王。後不生孔子
亦不得。後又不生孟子。亦不得。二千年後。又不生二程。亦不得。方

孔子天地閒甚事。不理會過。若非許大精神。亦吞許多不得。一日。因話又說。今覺見朋友閒。都無大精神。
蔚文

戰國秦漢閒。孔子言語。存者尙多有之。如孟子所引仁不可爲衆。爲此詩者。其知道乎。又如劉向所引之
類。

或問孔子當衰周時。可以有爲否。曰。聖人無有不可爲之事。只恐權柄不入手。若得權柄在手。則兵隨印
轉。將逐符行。近溫左氏傳。見定哀時。煞有可做底事。問。固是聖人無不可爲之事。聖人有不可爲之時
否。曰。便是聖人無不可爲之時。若時節變了。聖人又自處之不同。又問。孔子當衰周。豈不知時。君必不
能用己。曰。聖人卻無此心。豈有逆料。人君能用我與否。到得後來說。吾不復夢見周公。與鳳鳥不至。河
不出圖。吾已矣夫。時。聖人亦自知其不可爲矣。但不知此等話。是幾時說。據陳恆弑其君。孔子沐浴而

朝請討之時是獲麟之年。那時聖人猶欲有爲也。廣

問。看聖人汲汲皇皇。不肯沒身逃世。只是急於救世。不能廢君臣之義。至於可與不可。臨時依舊裁之以義。曰。固是。但未須說急於救世。自不可不仕。又問。若據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有道則見。無道則隱。等語。卻似長沮桀溺之徒。做得是。曰。此爲學者言之。聖人做作。又自不同。又問。聖人亦明知世之不可爲否。曰。也不是明知不可。但天下無不可爲之時。苟可以仕則仕。至不可處便止。如今時節。臺諫固不可做。州縣也。自做得。到得居位守職。卻教自家枉道廢法。雖一簿尉也。做不得。便著去位。木

某嘗疑誅少正卯無此事。出於齊魯陋儒。欲尊夫子之道。而造爲之說。若果有之。則左氏記載當時人物甚詳。何故有一人如許勞攘。而略不及之。史傳閒不足信事如此者甚多。備

問。自孔子後。何故無聖人。曰。公且看三代而下。那件不薄。文章字畫。亦可見。只緣氣自薄。浩

龜山謂孔子如知州。孟子如通判。權州也是如此。通判權州。畢竟是別人事。須著些力去做。始得。廣

問。顏子合下完具。只是小要。漸漸恢廓。孟子合下大。只是未粹。要索學以充之。此莫是才具有異。曰。然。孟子覺有動蕩底意思。可學

邵漢臣問顏淵。仲尼不同。曰。聖人之德。自是無不備。其次則自是易得不備。如顏子已是煞周全了。只比之聖人。更有些未完。如仲弓則偏於滂篤。而少顏子剛明之意。若其他弟子未見得。只如曾子則大抵偏於剛毅。這終是有立腳處。所以其他諸子皆無傳。惟曾子獨得其傳。到子思也。恁地剛毅。孟子也恁

地剛毅。惟是有這般人。方始湊合得著。惟是這剛毅等人。方始立得定。子思別無可考。只孟子所稱如
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如云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之類。這是甚麼樣剛毅
孫賀

孔門只一箇顏子。合下天資純粹。到曾子便過於剛。與孟子相似。世衰道微。人欲橫流。不是剛勁有腳跟
底人。定立不住。

曾點開闔。漆彫開深穩。振

曾子父子相反。參合下不會見得。只從日用閒應事接物上。積彙做去。及至透徹。那小處都是自家底了。
點當下見得甚高。做處卻又欠闕。如一座大屋。只見廳堂大槩。裏面房室。元不曾經歷。所以夷考其行而
有不掩。卒歸於狂。儒用

曾子說話。盛水不漏。敬仲

孔門弟子如子貢。後來見識煞高。然終不及曾子。如一唯之傳。此是大體。畢竟他落腳下手立得定。壁立
萬仞。觀其言。如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可以託六尺之孤。士不可以不弘毅之類。故後來有子思。孟子。其
傳永。孟子氣象尤可見。士毅

子張是箇務外底人。子游是箇高簡虛曠。不屑細務底人。子夏是箇謹守規矩。嚴毅底人。因觀荀子論三
子之賤儒。亦是此意。蓋其末流必至是也。備

子路全義理管仲全功利振

看來人全是資質。韓退之云：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此說甚好。看來資質定了，其爲學也，只就他資質所尙處，添得些小好而已。所以學貴公聽並觀，求一箇是當處，不貴徒執己自用。今觀孔子諸弟子，只除了曾顏之外，其他說話，便皆有病。程子諸門人，上蔡有上蔡之病，龜山有龜山之病，和靖有和靖之病，無有無病者。或問：也是後來做工夫不到，故此曰：也是合下見得不周徧，差了。又曰：而今假令親見聖人說話，盡傳得聖人之言，不差一字，若不得聖人之心，依舊差了。何況猶不得其言，若能得聖人之心，則雖言語各別，不害其爲同。如曾子說話，比之孔子，又自不同；子思傳曾子之學，比之曾子，其言語亦自不同；孟子比之子思，又自不同。然自孔子以後，得孔子之心者，惟曾子、子思、孟子而已。後來非無能言之士，如揚子雲法言、模倣論語、王仲淹中說，亦模倣論語，言愈似而去道愈遠。直至程子方略明得，四五十年爲得聖人之心，然一傳之門人，則已皆失其真矣。側

孟子比之孔門原憲，謹守必不似他，然他不足以及人，不足以任道。孟子便擔當得事。瀆

鄧子禮問：孟子恁地而公孫、萬章之徒皆無所得，曰：也只是逐孟子上上下下，不曾自去理會。又曰：孔子於門人恁地提撕警覺，尙有多少病痛。賀孫

周子看得這理熟，縱橫妙用，只是這數箇字都括盡了。周子從理處看，邵子從數處看，都只是這理。砥曰：

畢竟理較精粹。曰：從理上看，則用處大數，自是細碎。砥

問：明道之學，後來固別，但其本自濂溪發之，只是此理推廣之耳。但不如後來程門受業之多，曰：當時既

未有人知，無人往復，只得如此。學可

濂溪在當時，人見其政事精純，則以爲宦業過人，見其有山林之志，則以爲襟衷洒落，有仙風道氣，無有知其學者。惟程太中獨知之。這老子所見如此，宜其生兩程子也。只一時程氏類多好人，舉橫渠、祭太中、弟云、父子參點，又祭明道、女兄云、見伯淳言汝讀孟子有所見，死生鬼神之蘊，無不洞曉，今人爲卿相大臣者，尙不能知。先生笑曰：此事是譏富公。竇問：韓公一家氣象如此，曰：韓公天資高，但學識淺，故只做到那田地，然其大綱皆正。又云：明道當初想明得煞容易，便無那渣滓，只一再見濂溪，當時又不似而今有許多言語出來，不是他天資高，見得易，如何便明得德明。問：遺書中載明道語，便自然洒落明快，曰：自是他見得容易。伊川易傳，卻只管修改，晚年方出其書。若使明道作，想無許多事。德

汪端明嘗言：二程之學，非全資於周先生者，蓋通書人多忽略，不曾考究，今觀通書，皆是發明太極。書雖不多，而統紀已盡。二程蓋得其傳，但二程之業廣耳。贊

明道語宏大，伊川語親切。方

明道說話，一看便好，轉看轉好。伊川說話，初看未甚好，久看方好。義剛

明道曾看釋老書，伊川則莊列亦不曾看。先生云：後來須著看，不看無緣知他道理。

因論司馬文呂諸公當時尊伊川太高自宰相以下皆要來聽講遂致蘇孔諸人紛紛曰宰相尊賢如此

甚好自是諸人難與語只如今賭錢吃酒等人正在無禮你卻將禮記去他邊讀如何不致他惡

楊

有咎伊川著書不以示門人者再三誦之先生不以爲然也因坐復歎先生曰公恨伊川著書不以示人

某獨恨當時提撕他不緊故當時門人弟子布在海內炳如日星自今觀之皆不滿人意只今易傳一

書散滿天下家置而人有之且道誰曾看得他箇果有得其意者否果曾有行得他箇否夫

道

聞伯夷柳下惠之風者頑廉薄敦皆有興起此孟子之善想像者也孔子元氣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

泰山巖巖之氣象也此程夫子之善想像者也今之想像大程夫子者當識其明快中和處小程夫子

者當識其初年之嚴毅晚年又濟以寬平處豈徒想像而已哉必還以驗之吾身者如何也若言論風

旨則誦其詩讀其書字字而訂之句句而議之非惟求以得其所言之深旨則併與其風範氣象得之

矣

大雅

書無所不讀事無所不能若作強記多能觀之誠非所以形容有道之君子然在先生分上正不妨書之

當讀者無所不讀欲其無不察也事之當能者無所不能以其無不通也觀其平日辯異端闢邪說如

此之詳是豈不讀其書而以耳剽決之耶至於鄙賤之事雖瑣屑然孰非天理之流行者但此理既得

自然不習而無不能耳故孔子自謂多能鄙事但以爲學者不當自是以求之故又曰不多也今欲務

於強記多能固非所以爲學然事物之間分別太甚則有修飭邊幅簡忽細故之病又非所以求盡心

也。鎬

叔器問橫渠似孟子否。曰：一人是一樣規模，各不同。橫渠嚴密，孟子宏闊。孟子是箇有規矩底康節，安卿

曰：他宏闊中有縝密處，每常於所謂不見諸侯，何也？曰：不敢也。賜之則不受，何也？曰：不敢也。此兩處見

得他存心甚畏謹，字義甚縝密。曰：固是。至之曰：孟子平正，橫渠高處太高，僻處太僻。曰：是。義剛

橫渠儘曾做文章，如西銘及應用之文，如百椀鐙詩甚敏，到說話卻如此難曉，怕關西人語言自如此。賀孫

明道之學從容涵泳之味，洽橫渠之學苦心力索之功深。端蒙

橫渠之於程子猶伯夷、伊尹之於孔子。若海

問：孔子六經之書盡是說道理內實事，故便覺得此道大。自孟子以下，如程張之門多指說道之精微，學

之要領，與夫下手處，雖甚親切易見，然被他開了四至，便覺規模狹了。不如孔子六經氣象大。曰：後來

緣急欲人曉得，故不得不然，然亦無他不得。若無他說破，則六經雖大，學者從何處入頭。橫渠最親切，

程氏規模廣大，其後學者少有能如橫渠輩用工者。近看得橫渠用工最親切，直是可畏。學者用工，須

是如此親切，更有一說奉祝老兄言語更多些，更須刪削，見簡潔處方是。大雅

今且須看孔孟程張四家文字，方始講究得著實，其他諸子不能無過差也。理

周子之書

太極圖只是一箇實理，一以貫之。端蒙

太極分開。只是兩箇陰陽。括盡了天下物事。

無極而太極。只是說無形而有理。所謂太極者。只二氣五行之理。非別有物爲太極也。又云。以理言之。則不可謂之有。以物言之。則不可謂之無。個

問。無極而太極。極是極至無餘之謂。無極是無之至。至無之中。乃至有存焉。故云無極而太極。曰。本只是箇太極。只爲這本來都無物事。故說無極而太極。如公說無極。恁地說卻好。但太極說不去。曰。有字便是太字地位。曰。將有字訓太字不得。太極只是箇理。曰。至無之中。乃萬物之至有也。曰。亦得。問。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注太極者。本然之妙。動靜者。所乘之機。太極只是理。理不可以動靜言。惟動而生陽。靜而生陰。理寓於氣。不能無動靜所乘之機。乘如乘載之乘。其動靜者。乃乘載在氣上。不覺動了靜。靜了又動。曰。然。又問。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那箇動又從上面靜生下。上面靜又是上面動。生來。今姑把這箇說起。曰。然。又問。以質而語其生之序。不是相生否。只是陽變而助陰。故生水。陰合而陽盛。故生火。木金各從其類。故在左右。曰。水陰根陽。火陽根陰。錯綜而生。其端是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到得運行處。便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又生水。水又生木。循環相生。又如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都是這箇物事。因曰。這箇太極。是箇大底物事。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來曰宙。無一箇物似宇樣大。四方去無極。上下去無極。是多少大。無一箇物似宙樣長遠。亙古亙今。往來不窮。自家心下。須常認得這意思。問。此是誰語。曰。此是古人語。象山常要說此語。但他說便只是這箇。又不用裏面許多節。

拍卻只守得箇空蕩蕩底。公更看橫渠西銘。初看有許多節拍。卻似狹。充其量是甚麼樣大。合下便有箇乾健坤順意思。自家身已便如此。形體便是這箇物事。性是這箇物事。同胞是如此。吾與是如此。主腦便是如此。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又是做工夫處。後面節節如此。於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其品節次第。又如此。橫渠這般說話。體用兼備。豈似他人只說得一邊。問自其節目言之。便是各正性命。充其量而言之。便是流行不息。曰。然。又問。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曰。此是聖人修道之謂教處。因云。今且須涵養。如今看道理未精進。便須於尊德性上用功。於德性上有不足處。便須於講學上用功。二者須相攬迫。庶得互相振策出來。若能德性常尊。便恁地廣大。便恁地光輝。於講學上須更精密。見處須更分曉。若能常講學。於本原上又須好。覺得年來朋友於講學上卻說較多。於德性上說較少。所以講學處不甚明了。賀孫

或問太極曰。未發便是理。已發便是情。如動而生陽。便是情。

問動靜無端。陰陽無始。曰。這不可說道有箇始。他那有始之前。畢竟是箇甚麼。他自是做一番天地了。壞

了後。又恁地做起來。那箇有甚窮盡。某自五六歲便煩惱道。天地四邊之外。是什麼物事。看人說四方無邊。某思量也須有箇盡處。如這壁相似。壁後也須有什麼物事。其時思量得幾乎成病。到而今也未知那壁後是何物。或舉天地相依之說云。只是氣。曰。亦是。古如此說了。素問中說。黃帝曰。地有憑乎。岐伯曰。火氣乘之。是說那氣浮得那地起來。這也說得好。義剛

問。太極圖何以不言禮智而言中正。莫是此圖本爲發明易道故。但言中正。是否。曰。亦不知是如何。但中正二字較有力。祖闕

或求先生揀近思錄。先生披數版云。也揀不得。久之。乃曰。無極而太極。不是說。有箇物事光輝輝地在那裏。只是說這裏當初皆無一物。只有此理而已。既有此理。便有此氣。既有此氣。便分陰陽。以此生許多物事。惟其理有許多。故物亦有許多。以小而言之。則無非是天地之事。以大而言之。則君臣父子夫婦朋友。無非是天地之事。只是這一箇道理。所以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而今看他說這物事。這機關一下撥轉後。卒乍攔他不住。聖人所以一日二日萬幾。兢兢業業。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只是大化恁地流行。隨得是便好。隨得不是。便喝他不住。存心養性。所以事天也。天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所以昨日說。西銘都相穿透。所以太極圖說。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二氣交感。所以化生萬物。這便是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只是說得有詳略。有急緩。只是這一箇物事。所以萬物到秋冬時。各自收斂閉藏。忽然一下春來。各自發越條暢。這只是一氣。一箇消。一箇息。只如人相似。方其默時。便是靜。及其語時。便是動。那箇滿山青黃碧綠。無非是這太極。所以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皆是那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所以周先生太極通書。只是滾這許多句。繼之者。善。是動處。成之者。性。是靜處。繼之者。善。是流行出來。成之者。性。則各自成箇物事。繼善。便是元亨。成性。便是利貞。及至成之者。性。各自成箇物事。恰似造化都無

可做了。及至春來。又流行出來。又是繼之者善。譬如禾穀一般。到秋斂冬藏。千條萬穰。各自成一箇物事了。及至春。又各自發生出。以至人物。以至禽獸。皆是如此。且如人。方其在胞胎中。受父母之氣。則是繼之者善。及其生出。又自成一箇物事。成之者性也。既成其性。又自繼善。只是這一箇物事。今年一年生了。明年又生出一副當物事來。又繼之者善。又成之者性。只是這一箇物事。滾將去。所以仁者見之。謂之仁。只是見那發生處。智者見之。謂之智。只是見那成性處。到得百姓日用而不知。則不知這事物矣。所以易。只是箇陰陽交錯。千變萬化。故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聖人所以說出來時。只是使人不迷乎利害之途。又曰。近思錄第二段說誠無爲。幾善惡。誠無爲。只是自然有實理。恁地不是人做底。都不犯手勢。只是自然一箇道理。恁地幾善惡。則是善裏面。便是五性。所以爲聖。所以爲賢。只是這箇。又曰。下面說天下大本。天下達道。未發時。便是靜。已發時。便是動。方其未發。便有一箇體在那裏了。及其已發。便有許多用出來。少間一起一倒。無有窮盡。若靜而不失其體。便定天下之大本。動而不失其用。便是天下之達道。然靜而失其體。則天下之大本便錯了。動而失其用。則天下之達道便乖了。說來說去。只是這一箇道理。義剛

周子留下太極圖。若無通書。卻教人如何曉得。故太極圖得通書則始明。大雅

剛

直卿云。通書便可上接語孟。曰。比語孟較分曉精深。結搆得密。語孟說得較闊。方子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此統言一箇流行本源。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之流行出來。各自有箇安

頓處。如爲人也是這箇誠。爲物也是這箇誠。故曰誠斯立焉。譬如水。其出只一源。及其流出來。千派萬別。也只是這箇水。端蒙

問。陰陽氣也。何以謂形而下者。曰。旣曰氣。便是有箇物事。此謂形而下者。又問。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何以分。繼善成性爲四截。曰。繼成屬氣。善性屬理。性已兼理氣。善則專指理。又曰。理受於太極。氣受於二氣。

五行植

問。誠是五常之本。曰。誠是通體地盤。方子

問。果而確。果者陽決。確者陰守。曰。此只是一事。而首尾相應。果而不確。卽無所守。確而不果。則無決。二者

不可偏廢。猶陰陽不可相無也。錄

濂溪言誠無爲。幾善惡。才誠便行其所無事。而幾有善惡之分。於此之時。宜當窮察。識得是非。其初有毫忽之微。至於窮察之久。漸見充越之大。天然有箇道理。開裂在那裏。此幾微之決。善惡之分也。若於此分明。則物格而知至。知至而意誠。意誠而心正。身修而家齊。國治天下平。如激湍水。自己不得。如田單火牛。自止不住。寓

問。性者獨得於天。如何言獨得。曰。此言聖人合下清明完具。無所虧失。此是聖人所獨得者。此對了復字說。復者已失而反其初。便與聖人獨得處不同。安字對了執字說。執是執持。安是自然。大率周子之言。秤等得輕重極是合宜。因問周子之學。是自得於心。還有所傳授否。曰。也須有所傳授。渠是陸詵堦。温

公涑水記聞載陸誥事是箇篤實長厚底人。錄

問通書言誠者五其義同否曰當隨所在看曰神只是以妙言之否曰是且說感而遂通者神也橫渠謂一故神兩在故不測因指造化而言曰忽然在這裏又忽然在那裏便是神曰在人言之則如何曰知

覺便是神觸其手則手知痛觸其足則足知痛便是神神應故妙。滴

問誠精故明先生引清明在躬志氣如神釋之卻是自明而誠曰便是看得文字麤疏周子說精字最好誠精者直是無些夾雜如一塊銀更無銅鉛便是通透好銀故只當以清明釋之志氣如神即是至誠之道可以前知之意也人傑因曰凡看文字緣理會未透所以有差若長得一格便又看得分明曰便

是說倒了人傑

問通書解論周子止於四象以爲水火金木如何曰周子只推到五行如邵康節不又從一分爲二極推

之至於十二萬四千縱橫變化無所不可如漢儒將十二辟卦分十二月康節推又別。學可

問無思本也思通用也無思而無不通爲聖人不知聖人是有思耶無思耶曰無思而無不通爲聖人必思而後無不通是睿時舉云聖人寂然不動是無思才感便通特應之耳曰聖人也不是塊然由人撥後方動如莊子云推而行曳而止之類只是才思便通不待大故地思索耳時舉因云如此則是無事

時都無所思事至時才思而便通耳。時舉

幾是事之端緒有端緒方有討頭處這方是用得思。植

舉通書言通微無不通。舉李先生曰：梁惠王說好色，孟子便如此說；說好貨，便如此說；說好勇，便如此說。皆有箇道理，便說將去。此是盡心道理。當時不曉，今乃知是無不通底道理。方

竇又問：志伊尹之志，乃是志於行，曰：只是不志於私。今人仕宦只爲祿，伊尹卻祿之天下，弗顧繫馬千駟，弗視也。又云：雖志於行道，若自家所學，元未有本領，如何便能舉而措之天下？又須有那地位，若身處貧賤，又如何行？然亦必自修身始，修身齊家，然後達諸天下也。又曰：此箇道理，緣爲家家分得一分，不是一人所獨得而專者。經世濟物，古人有這箇心，若只是我自會得，自卷而懷之，卻是私。明德

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志固是要立得大，然其中又自有先後緩急之序，致廣大而盡精微。若曰：未到伊尹田地，做未得，不成塊然喫飯，都不思量天下之事。若是見州郡所行事，有不可人意，或百姓遭酷虐，自家寧不惻然動心？若是朝夕憂慮，以天下國家爲念，又那裏教你恁地來？或曰：聖賢憂世之志，樂天之誠，蓋有並行而不相悖者。如此方得曰：然，便是怕人倒向一邊去。今人若不塊然不以天下爲志，便又切切然理會不干己事。如世間一樣學問，專理會典故、世務，便是如此。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合下學便是學此事。既曰：欲明明德於天下，不成只恁地空說，裏面有幾多工夫。個

問：通書注云：而其制作之妙，真有以得乎聲氣之元，不知而今尚可尋究否？曰：今所爭祇是黃鐘一宮耳。這裏高則都高，這裏低則都低，蓋難得其中耳。問：胡安定樂如何？曰：亦是一家。輪

杜游問：濂溪言道至貴者不一而足，曰：周先生是見世間愚輩爲外物所搖動，如墮在火坑中，不忍見他。

故如是說不一。世人心不在設子裏。如發狂相似。只是自不覺。浙閒只是權譎功利之淵藪。二三十年後。其風必熾。爲害不小。某六七十歲。居此世不久。旦夕便死。只與諸君子在此同說。後來必驗。節

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濂溪看易。卻須看得活。方子

聖人之蘊。因卦以發。易本未有許多道理。因此卦遂將許多道理搭在上面。所謂因卦以發者也。至

問。聖人之精。聖人之蘊。曰。精是精微之意。蘊是包許多道理。又問。伏羲始畫。而其蘊亦已發見於此否。曰。謂之已具於此。則可。謂之已發見於此。則不可。方其初畫也。未有乾四德意思。到孔子始推出來。然文王、孔子雖能推出意思。而其道理亦不出伏羲始畫之中。故謂之蘊。如衣敝縕袍之蘊。是包得在裏面。砥

朱子語類輯略卷之四

程子之書

問仁何以能包四者。曰：人只是這一箇心，就裏面分爲四者。且以惻隱論之，本只是這惻隱，遇當辭遜，則爲辭遜，不安處，便爲羞惡，分別處，便爲是非。若無一箇動底醒底在裏面，便也不知羞惡，不知辭遜。不知是非，譬如天地，只是一箇春氣發生之初，爲春氣發生得過，便爲夏，收斂，便爲秋，消縮，便爲冬。明年又從春起，渾然只是一箇發生之氣。節

問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曰：須先識得元與仁是箇甚物事，便就自家身上看。甚麼是仁，甚麼是義、禮、智，旣識得這箇，便見得這一箇能包得那數箇。若有人問自家如何一箇便包得數箇，但應云：只爲是一箇。問直卿曰：公於此處，見得分明否。曰：向來看康節詩，見得這意思。如謂天根月窟閒來往，三十六宮都是春。正與程子所謂靜後見萬物皆有春意同。故曰：仁者與物無對，以其無往非仁。此所以仁包四德也。曰：元只是初底便是，如木之萌，如草之芽，其在人如惻然有隱，初來底意思便是。所以程子謂看雞雛，可以觀仁，爲是那嫩小底，便是仁底意思在。問：如所謂初來底意思，便是不知思慮之萌，不得其正時。如何。曰：這便是地頭著賊，便是那元字上著賊了。如合施爲而不曾施爲時，便是亨底地頭著賊了。如合收斂而不曾收斂時，便是利底地頭著賊了。如合貞靜而不曾貞

靜時便是貞底地頭著賊了。以一身觀之。元如頭。亨便是手足。利便是胸腹。貞便是那元氣所歸宿處。所以人頭亦謂之元首。穆姜亦曰。元者體之長也。今若能知得所謂元之元。元之亨。元之利。元之貞。上面一箇元字。便是包那四箇。下面元字。則是偏言則一事者。恁地說。則大煞分明了。須要知得所謂元之元。亨之元。利之元。貞之元者。蓋見得此。則知得所謂只是一箇也。道夫

唐傑問。近思錄既載鬼神者造化之迹。又載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似乎重了。曰。造化之迹。是日月星辰風雨之屬。二氣良能。是屈伸往來之理。益

人性無不善。雖桀紂之爲窮凶極惡也。知此事是惡。但則是我。要恁地做。不奈何。便是人欲奪了。錄
在物爲理。處物爲義。理是在此物上。便有此理。義是於此物上。自家處置合如此。便是義。義便有箇區處。管

問。在物爲理。處物爲義。曰。且如這棹子是物。於理可以安頓物事。我把他如此用。便是義。友仁

終日乾乾一段。從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說起。雖是無聲無臭。其闔闢變化之體。則謂之易。然所以能闔闢變化之理。則謂之道。其功用著見處。則謂之神。此皆就天上說。及說到命於人。則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修道則謂之教。是就人身上說。上下說得如此子細。都說了。可謂盡矣。故說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又皆是此理顯著之迹。看甚大事小事。都離了這箇事不得。上而天地鬼神離這箇不得。下而萬事萬物。都不出此。故曰。徹上徹下。不過如此形而上者。無形無影。是此理。形而下者。有情有狀。是此器。然

謂有此器則有此理。有此理則有此器。未嘗相離。卻不是於形器之外。別有所謂理。亙古亙今。萬事萬物。皆只是這箇。所以說。但得道在。不係今與後。已與人。叔蒙問。不出這體用。其體則謂之性。其用則謂之道。曰。道只是統言此理。不可便以道爲用。仁、義、禮、智、信。是理。道便是統言此理。直卿云。道字看來。亦兼體用。如說其理。則謂之道。是指體言。又說率性。則謂之道。是指用言。曰。此語上是就天上說。下是就人身上說。直卿又云。只是德又自兼體用言。如通書云。動而正曰道。用而和曰德。曰。正是理雖動而得其正理。便是道。若動而不正。則不是道。和亦只是順理用而和順。便是得此理於身。若用而不和順。則此理不得於身。故下云。匪仁、匪義、匪禮、匪智、匪信、悉邪也。只是此理故。又云。君子慎動。賀孫

問。此一段自浩然之氣以上。自是說道。下面說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不知如何。曰。一段皆是明道體。無乎不在。名雖不同。只是一理發出。是箇無始無終底意。林易簡問。莫是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底道理否。曰。不可如此類泥著。但見梗礙耳。某舊見伊川說。仁令將聖賢所言。仁處類聚看。看來恐如此不得。古人言語。各隨所說見意。那邊自如彼說。這邊自如此說。要一一來比。並不得。又曰。文字且子細逐件理會。待看得多。自有箇見處。林曰。某且要知盡許多疑了。方可下手做。曰。若要知了。如何便得知了。不如且就知得處。逐旋做去。知得一件做一件。知得兩件做兩件。貪多不濟事。如此用工夫。恐怕輕費了時月。某謂少看有功。卻多汎汎然多看。全然無益。今人大抵有貪多之病。初來只是一箇小沒理會。下梢成一箇大沒理會。寓

問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明道又云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本非惡。但或過或不及便如此。蓋天下無性外之物。本皆善而流於惡耳。如此則惡專是氣稟。不干性事。如何說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曰既是氣稟惡便也。牽引得那性不好。蓋性只是搭附在氣稟上。既是氣稟不好便和那性壞了。所以說濁亦不可不謂之水。水本是清。卻因人撓之故濁也。側

問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一段。曰人生而靜以上即是人物未生時。人物未生時只可謂之理。說性未得。此所謂在天曰命也。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者。言纔謂之性便是人生以後。此理已墜在形氣之中。不全是性之本體矣。故曰便已不是性也。此所謂在人曰性也。大抵人有此形氣則是此理始具於形氣之中。而謂之性纔是說性便已涉乎有生而兼乎氣質。不得爲性之本體也。然性之本體亦未嘗雜。要人就此上面見得其本體。元未嘗離亦未嘗雜耳。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者。言性不可形容。而善言性者不過卽其發見之端而言之。而性之理固可默識矣。如孟子言性善與四端是也。錄

問無妄誠之道不欺則所以求誠否。曰無妄者聖人也。謂聖人爲無妄則可。謂聖人爲不欺則不可。又問此正所謂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否。曰然。無妄是自然之誠。不欺是著力去做底。道夫

味道問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也。曰非無妄故能誠。無妄便是誠。無妄是四方八面都去得。不欺猶是兩

箇物事相對。寓

明道言天地之間。只有一箇感應而已。蓋陰陽之變化。萬物之生成。情僞之相通。事爲之終始。一爲感則

一爲應循環相代。所以不已也。端蒙

問。心本善。發於思慮。則有善不善。程子之意。是指心之本體。有善而無惡。及其發處。則不能無善惡也。胡五峰云。人有不仁。心無不仁。先生以爲下句有病。如顏子其心三月不違仁。是心之仁也。至三月之外。未免少有私欲。心便不仁。豈可直以爲心無不仁乎。端蒙近以先生之意推之。莫是五峰不曾分別得體與發處言之否。曰。只爲他說得不備。若云。人有不仁。心無不仁。心之本體無不仁。則意方

足耳。端蒙

心生道也。人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惻隱之心。生道也。如何。曰。天地生物之心。是仁。人之稟賦。接得此天地之心。方能有生。故惻隱之心在人。亦爲生道也。誤

明道答橫渠定性未能不動一章。明道意言不惡事物。亦不逐事物。今人惡則全絕之。逐則又爲物引將去。惟不拒不流。汎應曲當。則善矣。蓋橫渠有意於絕外物而定其內。明道意以爲須是內外合一。動亦定。靜亦定。則應物之際。自然不累於物。苟只靜時能定。則動時恐卻被物誘去矣。端

問。聖人定處未詳。曰。知止而後有定。只看此一句。便了得。萬物各有當止之所。知得則此心自不爲物動。曰。舜號泣於旻天。象憂亦憂。象喜亦喜。當此時。何以見其爲定。曰。此是當應而應。當應而應。便是定。若不當應而應。便是亂了。當應而不應。則又是死了。瀆

問。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擴然而大公。物

來而順應。學者卒未到此。奈何。曰。雖未到此。規模也是恁地。擴然大公只是除卻私意。事物之來。順他道理應之。且如有一事。自家見得道理是恁地。卻有箇偏曲底意思。要爲那人。便是不公。便逆了這道理。不能順應。聖人自有聖人大公。賢人自有賢人大公。學者自有學者大公。又問。聖賢大公固未敢請。學者之心當如何。曰。也只要存得這箇在。克去私意。這兩句是有頭有尾說話。大公是包說。順應是就裏面細說。公是忠。便是維天之命。於穆不已。順應便是乾道變化。各正性命。道夫

明道以上蔡記誦爲玩物喪志。蓋爲其意不是理會道理。只是誇多鬪靡爲能。若明道看史不蹉一字。則

意思自別。此正爲己爲人之分。賀孫

問。禮樂只在進反之間。便得情性之正。記曰。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爲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恐減與盈。是禮樂之體本如此。進與反。卻是用功處否。曰。減是退讓。擲節收斂底意思。是禮之體本如此。進者力行之謂。盈是和說。舒散快滿底意思。是樂之體如此。反者退斂之謂。禮主其減。卻欲進一步向前著力去做。樂主其盈。卻須退斂節制。收拾歸裏。如此則禮減而卻進。樂盈而卻反。所以爲得情性之正也。故曰。減而不進則消。盈而不反則亡也。因問。如此則禮樂相爲用矣。曰。然。銖

論學便要明理論治。便須識體。這體字是事理合當做處。凡事皆有箇體。皆有箇當然處。問。是體段之體否。曰。也是如此。又問。如爲朝廷有朝廷之體。爲一國有一國之體。爲州縣有州縣之體否。曰。然是箇大體。有格局當做處。如作州縣。便合治告訐。除盜賊。勸農桑。抑未作。而朝廷便須開言路。通下情。消朋黨。

如爲大吏。便須求賢才。去賊吏。除暴斂。均力役。這箇都是定底格局。合當如此做。或問云云。曰。不消如此說。只怕人傷了那大體。如大事不曾做得。卻以小事爲當急。便害了那大體。如爲天子近臣。合當審諤正直。又卻恬退寡默。及至處鄉里。合當閉門自守。躬廉退之節。又卻向前要做事。這箇便都傷了那大體。如今人議論。都是如此。合當舉賢才而不舉。而曰我遠權勢。合當去姦惡而不去。而曰不爲已甚。

仲思問。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曰。最是他下得夾持兩字好。敬主乎中。義防於外。二者相夾持。要放下霎時也不得。只得直上去。故便達天德。伯羽

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直上者。無許多人欲牽惹也。

問。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道義如何分別。曰。道義是箇體用。道是大綱說。義是就一事上說。義是道中之細分別。功是就道中做得功效出來。寓

楊問。膽欲大而心欲小。如何。曰。膽大是千萬人吾往處。天下萬物。不足以動其心。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皆是膽大。心小是畏敬之謂。文王小心翼翼。曾子戰戰兢兢。臨深履薄。是也。問。橫渠言。心大則百物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何如。曰。此心小是卑陋狹隘。事物來。都沒奈何打不去。只管見礙。皆是病。如要敬。則礙和。要仁。則礙義。要剛。則礙柔。這裏只看得一箇。更著兩箇不得。爲敬便一向拘拘。爲和便一向放肆。沒理會。仁便煦煦。姑息。義便麤暴。決裂。心大。便能容天下萬物。有這物。則有這道理。有那物。卽有

那道理並行而不相悖。並育而不相害。寓

仁之道。只消道一公字。非以公爲仁。須是公而以人體之。伊川自曰。不可以公爲仁。世有以公爲心。而慘刻不恤者。須公而有惻隱之心。此功夫卻在人字上。蓋人體之以公。方是仁。若以私欲。則不仁矣。營

公而以人體之爲仁。仁是人心所固有之理。公則仁。私則不仁。未可便以公爲仁。須是體之以人。方是仁。公恕愛皆所以言仁者也。公在仁之前。恕與愛在仁之後。公則能仁。仁則能愛。能恕故也。謨

或問力行如何是淺近語。曰。不明道理。只是硬行。又問何以爲淺近。曰。他只是見聖賢所爲。心下硬愛依他行。這是私意。不是當行。若見得道理時。皆是當恁地行。又問這一點意氣。能得幾時了。是如何。曰。久時將次只是恁地休了。節

問學者做工夫。須以聖人爲標準。如何卻說得不立標準。曰。學者固當以聖人爲師。然亦何須得先立標準。才立標準。心裏便計較思量。幾時得到聖人處。聖人田地又如何。便有箇先獲底心。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也。只是如此平說。教人須以聖賢自期。又何須先立標準。只恁下著頭做。少閒自有所至。個

程子之書二

明道曰。雖則心操之則存。舍之則亡。然而持之太甚。便是必有事而焉正之也。亦雖且恁去。其說蓋曰。雖是必有事焉而勿正。亦須且恁地。把捉操持。不可便放下了。敬而勿失。卽所以中也。敬而無失。本不是

中只是敬而無失。便見得中底氣象。此如公不是仁。然公而無私。則仁又曰中。是本來底。須是做工夫。此理方著。司馬子微坐亡論。是所謂坐馳也。他只是要得恁地虛靜。都無事。但只管要得忘。便不忘。是馳也。明道說。張天祺不思量事。然須強把他這心來制縛。亦須寄寓在一箇形象。皆非自然。君實又只管念箇中字。此又爲中所制縛。且中字亦何形象。他是不思量事。又思量箇不思量底。寄寓一箇形象。在這裏。如釋氏教人。便有些是這箇道理。如曰。如何是佛云云。胡亂掉一語。教人只管去思量。又不是道理。又別無可思量。心只管在這上行思坐想。久後忽然有悟。中字亦有何形象。又去那處討得箇中心。本來是錯亂了。又添這一箇物事在裏面。這頭討中又不得。那頭又討不得。如何會討得。天祺雖是硬捉。又且把定得一箇物事在這裏。溫公只管念箇中字。又更生出頭緒多。他所以說終夜睡不得。又曰。天祺是硬截。溫公是死守。旋旋去尋討箇中。伊川卽曰。持其志。所以教人且就裏面理會。譬如人有箇家。不自作主。卻倩別人來作主。孫賀

伯豐說。敬而無失。則不偏不倚。斯能中矣。曰。說得慢了。只敬而無失。便不偏不倚。只此便是中。曾

問。聖人不記事。所以常記得。今人忘事。以其記事何也。曰。聖人之心虛明。便能如此。常人記事忘事。只是

著意之故。濤

李德之問。明道因修橋尋長梁。後每見林木之佳者。必起計度之心。因語學者。心不可有一事。某切謂凡事須思而後通。安可謂心不可有一事。曰。事如何不思。但事過則不留於心。可也。明道肚裏有一條梁。

不知今人有幾條梁柱在肚裏。佛家有流注想。水本流將去。有些滲漏處。便留滯。益卿

或問。心要在腔子裏。曰。人有箇心。終日放在那裏去。得幾時在這裏。孟子所以只管教人求放心。今人終

日放去一箇心。恰似箇無梢工底船。流東流西。船上人皆不知。某嘗謂人未讀書。且先收拾得身心在

這裏。然後可以讀書。求得義理。而今硬捉在這裏讀書。心飛揚那裏去。如何得會長進。賀孫

李丈問。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如何。曰。易是自然造化。聖人本意。只說自然造化。流行程子是

將來就人身上說。敬則這道理流行。不敬便間斷了。前輩引經文。多是借來說己意。如必有事焉。而勿

正心。忽忘勿助長。孟子意是說做工夫處。程子卻引來。鳶飛魚躍處。說自然道理。若知得鳶飛魚躍。便

了此一語。澹

問。不立己。後雖向好事。猶爲化物。何也。曰。己不立。則在我無主宰矣。雖向好事。亦只是見那事物好。隨那

事物去。便是爲物所化。澹

問。主一曰。做這一事。且做一事。做了這一事。卻做那一事。今人做這一事未了。又要做那一事。心下千頭

萬緒。節

問。程子謂有主則虛。又謂有主則實。曰。有主於中外。邪不能入。便是虛。有主於中。理義甚實。便是實。澹

問。伊川言。靜中須有物。始得。此物云何。曰。只太極也。洽

大率把捉不定。皆是不仁。問曰。心之本體。湛然虛明。無一毫私欲之累。則心德未嘗不存矣。把捉不定。則

爲私欲所亂。是心外馳。而其德亡矣。曰。如公所言。則是把捉不定。故謂之不仁。今此但曰皆是不仁。乃是言惟其不仁。所以致把捉不定也。端蒙

心定者。其言重以舒兩句。言發於心。心定則言必審。故的確而舒遲。不定則內必紛擾。有不待思而發。故淺易而急迫。此亦志動氣之驗也。直

安卿問。伊川言目畏尖物。此理須克去。室中率置尖物。必不刺人。此是如何。曰。疑病每如此。尖物元不會刺人。他眼病。只管見尖物來刺人耳。伊川又一處說此稍詳。有人眼病。嘗見獅子。伊川教他見獅子則捉來。其人一面去捉。捉來捉去捉不着。遂不見獅子了。寓

問。孟子露其才。蓋亦時然而已。豈孟子亦有戰國之習否。曰。亦是戰國之習。如三代人物。自是一般氣象。左傳所載春秋人物。又是一般氣象。戰國人物。又是一般氣象。濬

程子之書三

或問。尹和靖言看語錄。伊川云。某在。何必看此。此語如何。曰。伊川在便不必看。伊川不在了。如何不看。只是門人所編。各隨所見淺深。卻要自家分別。他是非。前輩有言。不必觀語錄。只看易傳等書。自好。天下亦無恁地道理。如此。則只當讀六經。不當看論孟矣。天下事。無高無下。無小無大。若切己下工夫。件件是自家底。若不下工夫。擇書來看。亦無益。先生又言語錄是雜載。只如閒說一件話。偶然引上經史上。便把來編了。明日人又隨上面去看。直是有學力。方能分曉。謙

問遺書中有十餘段說佛處。似皆云形上直內。與聖人同。卻有一兩處云。要之其直內者。亦自不是。此語見得甚分明。不知其他所載。莫是傳錄之差。曰。固是。纔經李端伯、呂與叔、劉質夫記便真。至游定夫便錯。可惜端伯與叔質夫早喪。使此三人者在。於程門之道。必有發明。可學謂此事所係非輕。先生盍作一段文字。爲辨明之。曰。須待爲之。因說芮國器嘗云。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如何要排佛。曰。只爲無二道。故著不得他。佛法只是作一無頭話相欺誑。故且恁地過。若分明說出便窮。可學

記錄言語難。故程子謂若不得某之心。則是記得他底意思。今遺書某所以各存所記人之姓名者。蓋欲人辨識得耳。今觀上蔡所記。則十分中自有三分以上。是上蔡意思了。故其所記多有激揚發越之意。游氏所說。則有溫純不決之意。李端伯所記。則平正質夫所記。雖簡約。然甚明切。看得來。劉質夫那人煞高。惜乎不壽。廣

楊志仁問明道說話曰。最難看須是輕輕地挨傍他。描摸他意思。方得。若將來解解不得。須是看得道理大段熟。方可看。節

先生問近來全無所問。是在此甚做工夫。義剛對數日。偶看遺書數版入心。遂乘興看數日。先生曰。遺書錄明道語。多有只載古人全句。不添一字底。如曰。思無邪。如曰。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皆是亦有重出者。是當時舉此句。教人去思量。先生語至此。整容而誦。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曰。便是聖人也要神明。這箇本是一箇靈聖底物事。自家齋戒。便會靈聖。不齋戒。便不靈聖。古人所以七日戒。

三日齋胡叔器曰。齋戒只是敬。曰。固是敬。但齋較謹於戒。湛然純一之謂齋。肅然警惕之謂戒。到湛然純一時。那肅然警惕也無了。剛義

既得後。須放開。此亦非謂須要放開。但謂既有所得。自然意思廣大。規模開擴。若未能如此。便是未有得。只是守耳。蓋以放開與否。爲得與未得之驗。若謂有意放開。則大害事矣。上蔡謂周恭叔放開太早。此語亦有病也。

論遺書中說放開二字。先生曰。且理會收斂。問。昨日論橫渠言得尺守尺。得寸守寸。先生卻云須放寬地步。如何。曰。只是且放寬看將去。不要守殺了。橫渠說自好。但如今日所論。卻是太局促了。明德

先生問。遺書中欲夾持這天理。則在德一段。看得如何。必大對曰。中庸所謂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先生默然久之。必大問如何。曰。此亦說得。然只是引證。畢竟如何是德。曰。只是此道理。因講習躬行後。見得是我之所固有。故守而勿失耳。曰。尋常看據於德如何說。必大以橫渠得寸守寸。得尺守尺對曰。須先得了。方可守。如此說上。依舊認德字未著。今且說只是這道理。然須長長提撕。令在己者。決定是做得如此。如方獨處默坐。未曾事君親接朋友。然在我者。已渾全是一箇孝弟忠信底人。以此做出事來。事親則必孝。事君則必忠。與朋友交則必信。不待旋安排。蓋存於中之謂德。見於事之謂行。易曰。君子以成德爲行。正謂以此德而見諸事耳。德成於我者。若有一箇人在內。必定孝弟忠信。斷不肯爲不孝不弟不忠不信底事。與道家所謂養成箇嬰兒在內相似。凡人欲邊事。這箇人斷定不肯教自家做。故曰。

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謂雖未曾說出來。時存於心中者。已斷是如此了。然後用得戒謹。恐懼。存養工夫。所以必用如此存養者。猶恐其或有時閒斷故耳。程子所謂須有不言而信者。謂未言動時。已渾全是箇如此人。然卻未有迹之可言。故曰。言難爲形狀。又言。學者須學文知道者。進德而已。有德則不習无不利。自初學者言之。他既未知此道理。則教他認何爲德。故必先令其學文。既學文後。知得此道理了。方可教其進德。聖人教人。既不令其躐等級。做進德工夫。不令其止於學文而已。德既在己。則以此行之耳。不待外面勉強旋做。故曰。有德則不習无不利。凡此工夫。全在收斂近裏而已。中庸末章。發明此想。至爲深切。自衣錦尙絢以下。皆是只暗暗地做工夫去。然此理自掩蔽不得。故曰。闇然而日章。小人不會做時。已報得滿地人知。然實不會做得。故曰。的然而日亡。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皆是收斂近裏。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一句緊一句。先生再三誦此六言曰。此工夫似淡而無味。然做時卻自有可樂。故不厭。似乎簡略。然大小精麤。秩然有序。則又不止於簡而已。溫而理。溫厚似不可曉。而條目不可亂。是於有序中。更有分別。如此入細做工夫。故能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夫見於遠者。皆本於吾心。可謂至近矣。然猶以己對物言之。知風之自。則知凡見於視聽舉動者。其是非得失。必有所從來。此則皆本於一身而言矣。至於知微之顯。則又說得愈密。夫一心至微也。然知其極。分明顯著。學者工夫能如此收斂來。方可言德。然亦未可便謂之德。但如此則可以入德矣。其下方言尙不愧於屋漏。蓋已能如此做入細工夫。知得分明了。方能謹獨涵養。其曰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蓋不

動不言時。已是箇敬信底人了。又引詩不顯維德。予懷明德。德輿如毛言之。一章之中。皆是發明箇德字。然所謂德者。實無形狀。故以無聲臭終之。必大

心要活。活是生活之活。對着死說。活是天理。死是人欲。周流無窮。活便能如此。管

蔡問程子曰。要息思慮。便是不息思慮。曰。思慮息不得。只敬便都沒了。瀆

問蘇季明治經傳道一段。曰。明道只在居業上說。忠信便是誠。曰。誠字說來大。如何執捉以進德。曰。由致知格物。以至誠意處。則誠矣。曰。此是聖人事。學者如何用功。曰。此非說聖人。乃是言聖人之學如此。若學者則又有說話。乾言聖人之學。故曰。忠信所以進德。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坤言賢人之學。故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忠信便是在內。修辭是在外。問。何不說事卻說辭。曰。事尙可欺人。辭不可揜。故曰。言顧行。行顧言。曰。既分聖賢之學。其歸如何。曰。歸無異。但著乾所言。便有自然底意思。坤所言。只是作得持守。終無自然底氣象。正如孔子告顏淵以克己。而告仲弓以敬恕。曰。伊川云。敬則無己可克。則又與顏淵無異矣。曰。不必如此看。且各就門戶做。若到彼處。自入得。尤好。只是其分界自如此。學可

呂舍人記伊川說。人有三不幸。以爲有高才能文章。亦謂之不幸。便是這事乖。少閒盡被這些子能解。擔閣了一生。便無暇子細理會義理。只從外面見得些皮膚。便說我已會得。筆下便寫得去。自然無暇去講究那精微。被人扛得來大。又被人以先生長者目我。更不去下問。少閒傳得滿鄉滿保。都是這般種子。橫渠有段說。人多爲人以前輩見處。每事不肯下問。壞了一生。我寧終是不知此段最好看。備

問遺書云堯舜幾千年其心至今在何謂也曰此是心之理今則分明昭昭具在面前瀆

問伊川臨終時或曰平生學底正要今日用伊川開日日說要用便不是此是如何曰說要用便是兩心備

程先生幼年屢說須要井田封建到晚年又說難行見於暢潛道錄想是他經歷世故之多見得事勢不

可行瀆

程先生謂莊生形容道體之語儘有好處老氏谷神不死一章最佳莊子云嗜慾深者天機淺此言最善又曰謹禮不透者深看莊子然則莊老之學未可以爲異端而不之講耶曰君子不以人廢言言有可取安得而不取之如所謂嗜慾深者天機淺此語甚的當不可盡以爲虛無之論而妄訾之也謨曰平時慮爲異教所汨未嘗讀莊老等書今欲讀之如何曰自有所主則讀之何害要在識其意所以異於聖人者如何爾謨

外書錄伊川語今僧家讀一卷經便要一卷經中道理受用儒者讀書卻只閒了都無用處又明道嘗至禪房方飯見其趨進揖遜之盛歎曰三代威儀盡在是矣二說如何曰此皆歎辭也前說歎後之學者不能著實做工夫所以都無用處後說歎吾儒禮儀反爲異端所竊取但其閒記錄未精故語意不圓所以爲可疑耳謨

問昨日先生說佛氏但願空諸所有此固不是然明道嘗說胸中不可有一事如在試院推算康節數明

日間之便已忘了。此意恐亦是空諸所有底意。曰：此出上蔡語錄中。只是錄得他自己意。無這般條貫。顏子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失。孟子必有事焉而勿忘。何嘗要人如此。若是箇道理。須著存取。只如易繫說。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亦只是雖欲從之。未由也已之意。在他們說。便如鬼神變怪。有許多不可知底事。德明

張子之書

問：無非教也。都是道理在上面發見。曰：然。因引禮記中天道至教聖人至德一段。與孔子子欲無言一段。天地與聖人都一般。精底都從那麤底上發見。道理都從氣上流行。雖至麤的物。無非是道理發見。天地與聖人皆然。備

問：仁體事而無不在。曰：只是未理會得仁字。若理會得這一字了。則到處都理會得。今未理會得時。只是於他處上下文有些相貫底。便理會得到。別處上下文隔遠處。便難理會。今且須記取做箇話頭。久後自然曉得。或於事上見得。或看讀別文義。卻自知得。道夫

敬子問：精義入神。事豫吾內。求利吾外也。求字似有病。便有箇先獲底心。精義入神。自然是能利吾外。何待於求。曰：然。當云所以利吾外也。備

問：德不勝氣一章。曰：張子只是說性與氣。皆從上面流下來。自家之德。若不能有以勝其氣。則祇是承當得他。那所賦之氣。若是德有以勝其氣。則我之所以受其賦予者。皆是德。故窮理盡性。則我之所受。皆

天之德。其所以賦予我者。皆天之理。氣之不可變者。惟死生修夭而已。蓋死生修夭。富貴貧賤。這卻還他氣。至義之於君臣。仁之於父子。所謂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這箇卻須由我不由他了。夫道

橫渠云。物有未體。則心爲有外。又曰。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蓋天大無外。物無不包。物理所在。一有所

遺。則吾心爲有外。便與天心不相似。夫道

林間一問。西銘只是言仁孝繼志述事。曰。是以父母比乾坤。主意不是說孝。只是以人所易曉者。明其所

難曉者耳。之木

居甫問。心小則百物皆病。如何是小。曰。此言狹隘。則事有窒礙不行。如仁則流於姑息。義則入於殘暴。皆

見此不見彼。學可

問。顏子心蘊之說。恐太過否。曰。顏子比之衆人純粹。比之孔子便蘊。如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

是他細膩如此。然猶有這不善。便是蘊。伊川說。未能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便是過。一段說得好。道

問。橫渠說。客慮多而常心少。習俗之心勝而實心未完。所謂客慮與習俗之心。有分別否。曰。也有分別。客

慮是汎汎思慮。習俗之心。便是從來習染偏勝底心。實心是義理底心。側

問。湛一氣之本。攻取氣之欲。曰。湛一是未感物之時。湛然純一。此是氣之本。攻取。如目之欲色。耳之欲聲。

便是氣之欲。曰。攻取。是攻取那物否。曰。是。道

問。橫渠太虛之說。本是說無極。卻只說得無字。曰。無極是該貫虛實清濁而言。無極字落在中間。太虛字

落在一邊了。便是難說。聖人熟了。說出便恁地平正。而今把意思去形容他。卻有時偏了。明道說。氣外無神。神外無氣。謂清者爲神。則濁者非神乎。後來亦有人與橫渠說。橫渠卻云。清者可以該濁。虛者可以該實。卻不知形而上者。還他是理。形而下者。還他是器。既說是虛。便是與實對了。既說是清。便是與濁對了。問無極。且得做無形無象說。曰。雖無形。卻有理。又問無極太極。只是一物。曰。本是一物。被他恁地說。卻似兩物。孫

言客感客形。與無感無形。未免分截作兩段事。聖人不如如此說。只說形而上形而下而已。故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蓋陰陽雖是器。而與道初不相離耳。道與器。豈各是一物乎。營

問。聞見之知。非德性之知。他便把博物多能。作聞見之知。若如學者窮理。豈不由此至德性之知。曰。自有不由聞見而知者。學可

或問橫渠先生清虛一大之說。如何。曰。他是揀那大底說話。來該攝那小底。卻不知道。纔是恁說便偏了。便是形而下者。不是形而上者。須是兼清濁。虛實。一二小大來看。方見得形而上者。行乎其間。

問。中虛信之本。中實信之質。如何。曰。只看中虛中實字。便見本質之異。中虛是無事時。虛而無物。故曰中虛。若有物。則不謂之中虛。自中虛中發出來。皆是實理。所以曰中實。齋

橫渠云。以道體身。非以身體道。蓋是主於義理。只知有義理。卻將身只做物樣看待。謂如先理會身上利害。是非。便是以身體道。如顏子非禮勿視。便只知有禮。不知有己耳。營

橫渠云。學者識得仁體後。如讀書講明義理。皆是培壅。且只於仁體上求得一箇真實。卻儘有下工夫處也。讀

邵子之書

康節學於李挺之。請曰。願先生微開其端。毋竟其說。此意極好。學者當然須是自理會出來便好。方

伊川之學。於大體上瑩徹。於小小節目上。猶有疏處。康節能盡得事物之變。卻於大體上有未瑩處。用之云。康節善談易。見得透徹。曰。然。伊川又輕之。嘗有簡與橫渠云。堯夫說易好聽。今夜試來聽他說看。某嘗說此。便是伊川不及孔子處。只觀孔子便不如此。個

問。近日學者。有厭拘檢樂舒放。惡精詳喜簡便者。皆欲慕邵堯夫之爲人。曰。邵子這道理。豈易及哉。他腹裏有這箇學。能包括宇宙終始古今。如何不做得大放得下。今人卻恃箇甚。後敢如此。因誦其詩云。日月星辰高照耀。皇天帝伯大鋪舒。可謂人豪矣。大雅

問。康節學到不惑處否。曰。康節又別是一般。聖人知天命以理。他只是以術。然到術之精處。亦非術之所能盡。然其初只是術耳。璘

邵康節看這人。須極會處置事。被他神閒氣定。不動聲氣。須處置得精明。他氣質本來精明。又養得來純厚。又不曾枉用了心。他用那心時。都在緊要上用。被他靜極了。看得天下之事理精明。嘗於百原深山中。關書齋。獨處其中。王勝之嘗乘月訪之。必見其鎧下正襟危坐。雖夜深亦如之。若不是養得至靜之

極如何見得道理如此精明。只是他做得出來。須差異。季通嘗云。康節若做定是四公八辟十六侯。三十二卿六十四大夫。都是加倍法。想得是如此。想見他看見天下之事。才上手來。便成四截了。其先後緩急。莫不有定。動中機會。事到面前。便處置得下矣。康節甚喜張子房。以爲子房善藏其用。以老子爲得易之體。以孟子爲得易之用。合二者而用之。想見善處事。問不知真箇用時如何。曰。先時說了。須差異。須有些機權術數也。個

直卿問康節詩。嘗有莊老之說。如何。曰。便是他有些子這箇。曰。如此。莫於道體有異否。曰。他嘗說。老子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體用自分作兩截。曰。他又說。經綸如何。曰。看他只是以術去處得這事。恰好無過。如張子房相似。他所以極口稱贊子房也。二程謂其粹而不雜。以今觀之。亦不可謂不雜。曰。他說風花雪月。莫是曾點意思否。曰。也是見得眼前這箇好。曰。意其有與自家意思一般之意。曰。也是他有這些子。若不是。卻淺陋了。道夫

問程子謂康節空中樓閣。曰。是看得四通八達。莊子比康節亦髣髴相似。然莊子見較高氣較豪。他是事。事識得了。又卻蹴踏着。以爲不足爲。康節略有規矩。然其詩云。賓朋莫怪無拘檢。真樂攻心不奈何。不知是何物攻他心。佐

康節之學。近似釋氏。但卻又挨傍消息盈虛者言之。問。擊壤序中。以道觀道等語。是物各付物之意否。曰。然。蓋自家都不犯手之意。道是指陰陽運行者言之。曰。然則與楊氏爲我之意何異。先生笑而不言。必大

康節本是要出來有爲底人。然又不肯深犯手做。凡事直待可做處。方試爲之。纔覺難。便拽身退。正張子

房之流。必大

論皇極經世。乃一元統十二會。一會統三十運。一運統十二世。一世統三十年。一年統十二月。一月統三

十日。一日統十二辰。是十二與三十迭爲用也。植

易是卜筮之書。皇極經世是推步之書。經世以十二辟卦管十二會。綑定時節。卻就中推吉凶消長。堯時

正是乾卦九五。其書與易自不相干。方子

性者道之形體。心者性之郛郭。身者心之區宇。物者身之舟車。此語雖說得麤。畢竟大概好。文蔚

性者道之形體。今人只汎汎說得道。不會見得性。椿

才卿問性者道之形體。曰。道是發用處。見於行者。方謂之道。性是那道骨子。性是體。道是用。如云。率性之

謂道。亦此意。備

或問康節云。能物物。則吾爲物中之人。伊川曰。不必如此說。人自是人。物自是物。伊川說得終是平。先生

曰。自家但做箇好人。不怕物不做物。

三十六宮都是春。易中二十八卦。翻覆成五十六卦。惟有乾坤坎離大過頤小過中孚八卦。反覆只是本

卦。以二十八卦。湊此八卦。故言三十六也。寓

康節之學。其骨髓在皇極經世。其花草便是詩。直卿云。其詩多說閒靜樂底意思。太煞把做事了。曰。這箇

未說聖人只顏子之樂亦不恁地看他詩篇篇只管說樂次第樂得來厭了聖人得底如喫飯相似只飽而已他卻如喫酒又曰他都是有箇自私自利底意思所以明道有要之不可以治天下國家之說

先生誦康節詩曰施爲欲似千鈞弩磨礪當如百鍊金或問千鈞弩如何曰只是不妄發如子房之在漢

諷說一句當時承當者便須百碎

道夫

因論學者輕俊者不美樸厚者好因說章惇邢恕當時要學數於康節康節見得他破不肯與之揚因問當時邵傳與章邢使其知前程事時須不至如此之甚曰不可如此說後又問云使章邢先知之他更是放手做是虎而翼者也又因說康節當時只是窮得天地盈虛消息之理因以明得此數要之天地之理卻自是當知數亦何必知之伊川謂雷自起處起何必推知其所起處惟有孟子見得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但有今日都不須問前面事但自盡明日死也不可知更二三十年在世也不可知只自修何必豫知之

揚

康節謂章子厚曰以君之才於吾之學頃刻可盡但須相從林下一二十年使塵慮消散胸中豁然無一事乃可相授

驥

程子門人

看道理不可不子細程門高第如謝上蔡游定夫楊龜山輩下梢皆入禪學去必是程先生當初說得高

了。他們只睥見一截。少下面著實工夫。故流弊至此。義剛

學者氣質上病最難救。如程門謝氏。便如師也。過游與楊。便如商也。不及皆是氣質上病。向見無爲一醫

者。善用鍼。嘗云。是病可以鍼而愈。惟胎病爲難治。必大

蔡云。不知伊川門人。如此其衆。何故後來更無一人見得親切。或云。游楊亦不久親炙。曰。也是諸人無頭

無尾。不曾盡心存上面也。各家去奔走仕宦。所以不能理會得透。如邵康節從頭到尾。極終身之力。而

後得之。雖其不能無偏。然就他這道理。所謂成而安矣。如茂叔先生。資稟便較高。他也去仕宦。只他這

所學。自是從合下直到後來。所以有成。某看來。這道理若不是拚生盡死去理會。終不解得。書曰。若藥

不瞑眩。厥疾不瘳。須是喫些苦極方得。蔡云上。蔡也雜佛老。曰。只他見識又高。蔡云上。蔡老氏之學多。

龜山佛氏之說多。游氏只雜佛。呂與叔高於諸公。曰。然這大段有筋骨。惜其早死。若不早死。也須理會

得到。蔡又因說律管云。伊川何不理會。想亦不及理會。還無人相共理會。然康節所理會。伊川亦不理

會。曰。便是伊川不肯理會。這般所在。賀孫

程門諸子。在當時親見二程。至於釋氏。卻多看不破。是不可曉。觀中庸說中可見。如龜山云。吾儒與釋氏。

其差只在杪忽之間。某謂何止杪忽。直是從源頭便不同。伯豐問。崇正辨如何。曰。崇正辨亦好。伯豐曰。

今禪學家。亦謂所辨者。皆其門中。自不以爲然。曰。不成。吾儒守三綱五常。若有人道不是。亦可謂吾儒。自不以爲然否。又問。此書只論其迹。曰。論其迹亦好。伊川曰。不若只於迹上斷。畢竟其迹是從那裏出。

來胡明仲做此書說得明白。若五峯說話中辨釋氏處，卻糊塗闢他，不倒皇王大紀中亦有數段，亦不分曉。管

上蔡之學，初見其無礙，甚喜之。後細觀之，終不離禪底見解。如灑掃應對處，此只是小子之始學。程先生因發明雖始學，然其終之大者，亦不離乎此。上蔡於此類處，便說得大了。道理自是有小，有大有，有初有終。若如此說時，便是不安於其小者，初者必知其中有所謂大者。方安爲之。如曾子三省處，皆只是實道理。上蔡於小處說得亦大了。記二先生語云：才得後便放開，不然只是守。此語記亦未備，得了自然開。如何由人放開，此便是他病處。諸家語錄自然要就所錄之人看。上蔡大率張皇不妄貼，更如游楊解書之類，多使聖人語來反正。如解不亦樂乎，便云學之不講爲憂。有朋友講習，豈不樂乎之類，亦不自在。大率諸公雖親見伊川，皆不得其師之說。振

朱公揆文字有幅尺，是見得明也。方

呂與叔惜乎壽不永，如天假之年，必所見。又別程子稱其深潛縝密，可見他資質好，又能涵養。某若只如呂年，亦不見得到此田地矣。五福說壽爲先者，此也。友仁

看呂與叔論選舉狀，立士規，以養德厲行，更學制，以量才進藝，定貢法，以取賢斂才，立試法，以試用養才，立辟法，以興能備用，立舉法，以覈實得人，立考法，以責任考功。先生曰：其論甚高，使其不死，必有可用。上蔡語雖不能無過，然都是確實做工夫來。道夫

謝自謂去得矜字。後來矜依舊在。說道理愛揚揚地。瀟

上蔡云。釋氏所謂性。猶吾儒所謂心。釋氏所謂心。猶吾儒所謂意。此說好。祖

叔器問。上蔡說鬼神云。道有便有。道無便無。初看此二句。與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一般。而

先生前夜言。上蔡之語未穩。如何。曰。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便是合有底。我若誠則有之。

不誠則無之。道有便有。道無便無。便是合有底。當有。合無底。當無。上蔡而今都說得麤了。合當道。合有

底。從而有的。則有。合無底。自是無了。便從而無之。今卻只說道有便有。道無便無。則不可。義

上蔡曾有手簡云。大事未辦。李先生謂不必如此。死而後已。何時是辦。方

草堂先生及識元城龜山。龜山之出。時已七十歲。卻是從蔡攸薦出。他那時覺得這邊扶持不得。事勢也

極。故要附此邊人。所以薦龜山。初緣蔡攸與蔡子應說。令其薦舉人才。答云。太師用人甚廣。又要討甚

麼人。曰。緣都是勢利之徒。恐緩急不可用。有山林之人。可見告他說。某只知鄉人鼓山下。張覺。字柔直。

其人甚好。蔡攸曰。家閒子姪。未有人教。可屈他來否。此人即以告張。張即從之。及教其子弟。儼然正師

弟子之分。異於前人。得一日。忽開諭其子弟。以奔走之事。其子弟駭愕。即告之曰。若有賊來。先及汝等。

汝等能走乎。子弟益驚駭。謂先生失心。以告老蔡。老蔡因悟曰。不然。他說得是。蓋京父子。此時要喚許

多好人出。已知事變必至。即請張公叩之。張言天下事勢。至此已不可救。只得且收舉幾箇賢人出。以

爲緩急倚仗耳。即令張公薦人。張公於是薦許多人。龜山在一人之數。今龜山墓誌云。曾有告大臣。以

天下將變宜急舉賢以存國於是公出正謂此張後爲某州縣丞到任卽知倭人入寇必有自海道至者於是買木爲造船之備踰時果然倭自海入寇科州縣造舟倉卒擾擾油灰木材莫不踊貴獨張公素備不勞而辦以此見知於帥憲知南劍會葉鐵入寇民大恐他卽告踰安存之率城中諸富家令出錢米沽酒買肉爲蒸糊之類遂分民兵作三替逐替燕犒酒食授以兵器先一替出城與賊接戰卽犒第二替出先替未倦而後替卽得助之民大喜遂射殺賊首富民中有識葉鐵者卽厚勞之勿令執兵只令執長鎗上縣白旗令見葉鐵卽以白旗指向之衆上了弩卽其所指而發遂中之後都統任某欲爭功亦讓與之其餘諸盜卻得都統之力放賊之叔父以成反閒

賀孫

問橫浦語錄載張子韶戒殺不食蟹高抑崇相對故食之龜山云子韶不殺抑崇故殺不可抑崇退龜山問子韶周公何如人對曰仁人曰周公驅猛獸兼夷狄滅國者五十何嘗不殺亦去不仁以行其仁耳先生曰此特見其非不殺耳猶有未盡須知上古聖人制爲網罟佃漁食禽獸之肉但君子遠庖廚不暴殄天物須如此說方切事情

明德

和靖主一之功多而窮理之功少故說經雖簡約有益學者但推說不去不能大發明在經筵進講少開悟啓發之功紹興初入朝滿朝注想如待神明然亦無大開發處是時高宗好看山谷詩尹云不知此人詩有何好處陛下看他作什麼只說得此一言然只如此說亦何能開悟人主大抵解經固要簡約若告人主須有反覆開導推說處使人主自警省蓋人主不比學者可以令他去思量如孔子告哀公

顏子好學之間。與答季康子詳略不同。此告君之法也。錄

尹子之學有偏處。渠所見伊川。將朱公揆所鈔語錄去呈。想是他爲有看不透處。故伊川云。某在何必觀此書。蓋謂不如當面與他說耳。尹子後來遂云。語錄之類不必看。不知伊川固云。某在不必觀。今伊川既不在。如何不觀。又如云。易傳是伊川所自作者。其他語錄是學者所記。故謂只當看易傳。不當看語錄。然則夫子所自作者。春秋而已。論語亦門人所記也。謂學夫子者。只當看春秋。不當看論語。可乎。贊

湖南一派。譬如燈火。要明。只管挑。不添油。便明得也。卽不好。所以氣局小。長汲汲然。張筋弩脈。方

或說胡季隨才敏。曰。也不濟事。須是確實有志而才敏。方可。若小小聰悟亦徒然。蒙學

五峰諸子不著心看文字。恃其明敏。都不虛心下意。便要做大。某嘗語學者。難得信得及。就實上做工夫。

底人。賀孫

李延平

李先生終日危坐。而神彩精明。略無墮墮之氣。升

延平先生氣象好。振

李延平初閒也是豪邁底人。到後來也是磨琢之功。在鄉若不異於常人。鄉曲以上底人。只道他是箇善

人。他也略不與人說。待問了。方與說。賀孫

人性卞急。發不中節者。當於平日言語動作間。以緩持之。持之久。則心中所發自有條理。因說李先生行

郊外緩步委蛇如在室中。不計其遠。嘗隨至人家。才相見。便都看了壁上碑文。先生俟茶罷。卽起向壁立看看。了一廳碑。又移步向次壁看看。畢就坐。其所持專一詳緩如此。初性甚急。後來養成。至於是也。
方

李先生居處有常。不作費力事。所居狹隘。屋宇卑小。及子弟漸長。逐間接起。又接起廳屋。亦有小書室。然甚齊整。瀟洒安物。皆有常處。其制行不異於人。亦嘗爲任希純教授。延入學作職事。居常無甚異同。顏如也。真得龜山法門。
方

舊見李先生云。初問羅先生。學春秋覺說得自好。後看胡文定春秋。方知其說有未安處。又云。不知後來到羅浮山中。靜極後見得又如何。某頗疑此說。以爲春秋與靜字不相干。何故。須是靜處。方得工夫。長進。後來方覺得這話好。蓋理義自有著力。看不出處。然此亦是後面事。初間亦須用力去理會。始得。若只靠著靜。後聽他自長進。便卻不得。然爲學自有許多階級。不可不知也。如某許多文字。便覺得有箇喫力處。尙有些這病在。若還更得數年。不知又如何。
幹

李先生說一步是一步。如說仁者其言也。訥。某當時爲之語云。聖人如天覆萬物云云。李曰。不要如是廣說。須窮其言也。訥。前頭如何。要得一進步處。
方

李先生言事雖紛紛。須還我處置。
方

張南軒

敬夫高明。他將謂人都似他。纔一說時。便更不問人曉會與否。且要說盡他箇。故他門人敏底。祇學得他說話。若資質不逮。依舊無著摸。某則性鈍。讀書極是辛苦。故尋常與人言。多不敢爲高遠之論。蓋爲是身曾親經歷過。故不敢以是責人爾。學記曰。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今教者之病。多是如此。道學者於理有未至處。切不可輕易與之說。張敬夫爲人明快。每與學者說話。一切顛倒說出。此非不可。但學者見未到這裏。見他如此說。便不復致思。亦甚害事。某則不然。非是不與他說。蓋不欲與學者以未至之理耳。析

王壬問。南軒類聚言仁處。先生何故不欲其如此。曰。便是工夫不可恁地。如此則氣象促迫不好。聖人說仁處。固是緊要。不成不說仁處。皆無用。亦須是從近看將去。優柔玩味。久之。自有一箇會處。方是工夫。如博學。審問。謹思。明辯。篤行。聖人須說博學。如何不教人便從慎獨處做。須是說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始得。雄

南軒語。孟子嘗說他這文字不好看。蓋解經不必做文字。止合解釋得文字通。則理自明。意自足。今多去上做文字。少閒說來說去。只說得他自一片道理。經意卻蹉過了。要之。經之於理。亦猶傳之於經。傳所以解經也。既通其經。則傳亦可無。經所以明理也。若曉得理。則經雖無亦可。嘗見一僧云。今人解書。如一盞酒。本自好。被這一箇來添些水。那一人來又添些水。次第添來。都淡了。他禪家儘見得這樣。只是他又忒無註解。問陸氏之學。恐將來亦無註解去。曰。他本只是禪。幹問嘗看文字。多是虛字上無。

緊要處。最有道理。若做文竊疏竊解。這般意思。卻恐都不見了。曰。然且如今說乘彜。這箇道理。卻在彜字上。乘字下。所以莊子謂批大郤。導大窾。便是道理。都在空處。如易說。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通便是空處。行得去。便是通會。便是四邊合湊來處。問莊子云。聞解牛得養生。如何可以養生。曰。只是順他道理去。不假思慮。不去傷著他。便可以養生。又曰。不見全牛。只是見得骨骼自開。問莊子此意如何。曰。也是他見得箇道理如此。問他本是絕滅道理。如何有所見。曰。他也是就他道理中。見得如此。因歎曰。天下道理各見得。恁地剖析開去。多少快活。若只鶻突在裏。是自欺而已。又問老子云。三十幅共一轂。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亦是此意否。曰。某也政。謂與此一般。便也是他看得到這裏。幹

龍泉簿范伯崇寄書來云。今日氣象。官無大小。皆難於有爲。蓋通身是病。無下藥處耳。安得大賢君子。正其根本。使萬目俱舉。吾民得樂其生耶。嚴陵之政。遠近能言之。蓋惻隱之心。發於誠。然加之明敏。何事不立。方

南軒從善之亟。先生嘗與閒坐立。所見什物之類。放得不是所在。并不齊整處。先生謾言之。雖夜後亦卽時令人移正之。楊

朱子語類輯略卷之五

自論爲學工夫

某向卯角讀論孟。自後欲一本文字高似論孟者。竟無之。友仁

某十數歲時。讀孟子言聖人與我同類者。喜不可言。以爲聖人亦易做。今方覺得難。楊

讀書須讀到不忍捨處。方是見得真味。若讀之數過。略曉其義。卽厭之。欲別求書看。則是於此一卷書。猶

未得趣也。蓋人心之靈。天理所在。用之則愈明。只提醒精神。終日著意。看得多少文字。窮得多少義理。

徒爲懶倦。則精神自是憤憤。只恁昏塞不通。可惜。某舊日讀書。方其讀論語時。不知有孟子。方讀學而

第一。不知有爲政第二。今日看此一段。明日且更看此一段。看來看去。直待無可看。方換一段看。如此

看久。自然洞貫。方爲浹洽。時下雖是鈍滯。便一件了得一件。將來卻有盡理會得時。若撩東割西。徒然

看多。事事不了。日暮途遠。將來荒忙不濟事。舊見李先生說理會文字。須令一件融釋了後。方更理會

一件。融釋二字。下得極好。此亦伊川所謂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格得多後。自脫然有貫通處。此

亦是。他真曾經歷來。更說得如此分明。今若一件未能融釋。而又欲理會一件。則第二件又不了。推之

萬事。事事不了。何益。大雅

某是自十六七時。下工夫讀書。彼時。四旁皆無津涯。只自恁地硬著力去做。至今日。雖不足道。但當時也

是喫了多少辛苦。讀了書。今人卒乍便要讀到某田地。也是難。要須積業著力。方可。某今老而將死。所望者。但願朋友勉力學問而已。道夫

讀書貪多。最是大病。下梢都理會不得。若到閒時。無書讀時。得一件書看。更子細。某向爲同安簿滿。到泉州候批書。在客邸借文字。只得借一册孟子。將來仔細讀。方尋得本意見。看他初閒如此問。又如此答。待再問。又恁地答。其文雖若不同。自有意脈都相貫通。句句語意。都有下落。賀孫

看文字。卻是索居獨處好。用工夫。方精專。看得透徹。未須便與朋友商量。某往年在同安日。因差出體究公事處。夜寒不能寐。因看得子夏論學一段。分明。後官滿。在郡中等批書。已遣行李。無文字看。於館人處。借得孟子一册。熟讀。方曉得養氣一章語脈。當時亦不暇寫出。只逐段以紙簽簽之云。此是如此說。簽了。便看得更分明。後來其閒雖有修改。不過是轉換處。大意不出當時所見。如謾人底議論。某少年亦會說。只是終不安。直到尋箇愜實處。方已。營

某舊時讀書。專要揀好處看。到平平汎汎處。多闊略。後多記不得。自覺也是一箇病。今有一般人。看文字。卻只模得些渣滓。到有深意好處。卻全不識。賀孫

凡看文字。諸家說異同處。最可觀。某舊日看文字。專看異同處。如謝上蔡之說。如彼。楊龜山之說。如此。何者爲得。何者爲失。所以爲得者。是如何。所以爲失者。是如何。學蒙

看道理。若只恁地看過一徧便了。則都不濟事。須是常常把來思量。始得。看過了後。無時無候。又把起來。

思量一徧十分思量不透。又且放下待意思好時。又把起來看。恁地將久自然解透徹。延平先生嘗言。道理須是日中理會。夜裏卻去靜處坐地思量。方始有得。某依此說去做。真箇是不同。義剛

器之問。嘗讀孟子求放心章。今每覺心中有三病。籠統不專一。看義理。每覺有一重似簾幙遮蔽。又多有

苦心不舒快之意。曰。若論求此心放失。有千般萬樣病。何止於三。然亦別無道理醫治。只在專一。果能

專一則靜。靜則明明。則自無遮蔽。既無遮蔽。須自有舒泰寬展處。這也未會如此。且收斂此心。專一漸

漸自會熟。熟了自有此意。看來百事只在熟。且如百工技藝也。只要熟。熟則精。精則巧。器之又問。先生

往時初學。亦覺心有不專一。否。曰。某初爲學。全無見成規模。這邊也去理會尋討。那邊也去理會尋討。

向時諸前輩。每人各是一般說話。後來見李先生。李先生較說得有下落。說得較縝密。若看如今。自是

有見成下工夫處。看來須是先理會箇安著處。譬如人治生也。須先理會箇屋子。安著己身。方始如何

經營。如何積聚。漸漸須做成家計。若先未有安著身己處。雖然經營。畢竟不濟事。爲學者不先存此心。

雖說要去理會東東西西。都自無安著處。孟子所以云收放心。亦不是說只收放心便了。收放心且收

斂得箇根基。方可以做工夫。若但知收放心不做工夫。則如近日江西所說。則是守箇死物事。故大學

之書。須教人格物致知。以至於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節節有工夫。孫賀

這道理須是見得是如此了。驗之於物。又如此。驗之吾身。又如此。以至見天下道理皆端的如此了。方得

如某所見所言。又非自會說出來。亦是當初於聖賢與二程所說推之。而又驗之於己。見得真實如此。

夫道

或說象山說克己復禮不但只是欲克去那利欲忿懣之私只是有一念要做聖賢便不可曰此等議論

恰如小兒則劇一般只管要高去聖門何嘗有這般說話人要去學聖賢此是好底念慮有何不可若以爲不得則堯舜之兢兢業業周公之思兼三王孔子之好古敏求顏子之有爲若是孟子之願學孔子之念皆當克去矣看他意思只是禪誌公云不起纖毫修學心無相光中常自在他只是要如此然豈有此理只如孔子答顏子克己復禮爲仁據他說時只這一句已多了又況有下頭一落索只是顏子才問仁便與打出方是及至恁地說他又卻諱某常謂人要學禪時不如分明去學他禪和一棒一喝便了今乃以聖賢之言夾雜了說都不成箇物事道是龍又無角道是蛇又有足子靜舊年也不如此後來弄得直恁地差異如今都教壞了後生箇箇不肯去讀書一味顛墜沒理會處可惜可惜正如荀子不睹是逞快胡罵亂罵教得箇李斯出來遂至焚書坑儒若使荀卿不死見斯所爲如此必須自悔使子靜今猶在見後生輩如此顛墜亦須自悔其前日之非又曰子靜說話常是兩頭明中間暗或問暗是如何曰是他那不說破處他所以不說破便是禪所謂鴛鴦繡出從君看莫把金鍼度與人他禪家自愛如此某年十五六時亦嘗留心於此一日在病翁所會一僧與之語其僧只相應和了說也不說是不是卻與劉說某也理會得箇昭昭靈靈底禪劉後說與某某遂疑此僧更有要妙處在遂去扣問他見他說得也煞好及去赴試時使用他意思去胡說是時文字不似而今細密隨人麤說試

官爲某說動了。遂得舉。後赴同安任時。年二十五矣。始見李先生。與他說。李先生只說不是。某卻倒疑李先生理會此未得。再三質問。李先生爲人簡重。卻是不甚會說。只教看聖賢言語。某遂將那禪來權倚閣起。意中道。禪亦自在。且將聖人書來讀。讀來讀去。一日復一日。覺得聖賢言語。漸漸有味。卻回頭看釋氏之說。漸漸破綻罅漏百出。廣

某自十四五歲時。便覺得這物事是好底物事。心便愛了。某不敢自昧。實以銖銖寸積而得之。方

因言讀書用功之難。諸公覺得大故淺近。不會著心。某舊時用心甚苦。思量這道理。如過危木橋子相去。只在毫髮之間。才失腳。便跌落下去。用心極苦。五十歲已後。覺得心力短。看見道理。只爭絲髮之間。只是心力把不上。所以大學中庸語孟諸文字。皆是五十歲已前做了。五十已後。長進得甚不多。而今人看文字。全然心癡。未論說道理。只是前輩一樣文士。亦是用幾多工夫。方做得成。他工夫更多。若以他這心力。移在道理上。那裏得來。如韓文公答李翊一書。與老蘇上歐陽公書。他直如此用工夫。未有苟然而成者。歐陽公則就作文上改換。只管揩磨。逐旋捱將去。久之。漸漸揩磨得光。老蘇則直是心中都透熟了。方出之於書。看他們用工夫更難。可惜若移之於此。大段可畏。看來前輩以至敏之才。而做至鈍底工夫。今人以至鈍之才。而欲爲至敏底工夫。涉獵看過。所以不及古人也。故孔子曰。參也魯。須是如此做工夫始得。備

先生多有不可爲之歎。漢卿曰。前年侍坐。聞先生云。天下無不可爲之事。兵隨將轉。將逐符行。今乃謂不

可爲曰。便是這符不在自家手裏。賀孫

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孔子卒。至宋慶元三年丁巳。一千六百七十六年。傑人

人之血氣固有強弱。然志氣則無時而衰。苟常持得這志。縱血氣衰極。也不由他。如某而今如此老病衰極。非不知每日且放晚起以養病。但是自心裏不穩。只交到五更初。目便睡不著了。雖欲勉強睡。然此心已自是箇起來底人。不肯就枕了。以此知人若能持得這箇志氣。定不會被血氣奪。凡爲血氣所移者。皆是自棄自暴之人耳。個

先生患氣痛。腳弱泄瀉。或勸晚起曰。某自是不能晚起。雖甚病。纔見光。亦便要起。尋思文字。纔稍晚。便覺似宴安鴆毒。便似箇懶惰底人。心裏便不安。須是早起了。卻覺得心上鬆爽。個

某氣質有病。多在忿懣。祖

因語某人好作文曰。平生最不喜作文。不得已爲人所託。乃爲之。自有一等人。樂於作詩。不知移以講學。多少有益。符舜功曰。趙昌父前日在此。好作詩。與之語道理。如水投石。可學

論自注書

傳至叔言。伊洛諸公文字。說得不恁分曉。至先生而後大明。先生曰。他一時閒。都是英才。故撥著便轉。便只須恁地說。然某於文字。卻只是依本分解注。大抵前聖說話。雖後面便生一箇聖人。有未必盡曉他說者。蓋他那前聖。是一時閒。或因事而言。或主一見而立此說。後來人卻未見他當時之事。故不解得。

一一與之合。且如伊川解經。是據他一時所見道理。恁地說。未必便是聖經本旨。要之。他那箇說。卻亦是好說。且如易之元亨利貞。本來只是大亨而利於正。雖有亨。若不正。則那亨亦使不得了。當時文王之意。祇是爲卜筮設。故祇有元亨。更無有不元亨。祇有利貞。更無不利貞。後來夫子於彖。旣以元亨利貞爲四德。又於文言復以爲言。故後人祇以爲四德。更不做大亨利貞說了。易只是爲卜筮而作。故周禮分明言。太卜掌三易。連山、歸藏、周易。古人於卜筮之官。立之凡數人。中秦去古未遠。故周易亦以卜筮得不焚。今人纔說易是卜筮之書。便以爲辱累了易。見夫子說許多道理。便以爲易只是說道理。殊不知其言吉凶悔吝皆有理。而其教人之意無不在也。夫子見文王所謂元亨利貞者。把來作四箇說。道理亦自好。故恁地說。但文王當時未有此意。今若以元者善之長。亨者嘉之會。利者義之和。貞者事之幹。與來卜筮者言。豈不大糊塗了他。要之。文王者。自不妨孔子之說。孔子者。自不害文王之說。然孔子卻不是曉文王意不得。但他又自要說一樣道理也。道

某釋經。每下一字。直是稱等輕重。方敢寫出。方

方伯謨勸先生少著書。曰。在世間喫了飯後。全不做得些子事。無道理。伯謨曰。但發大綱。曰。那箇毫釐不到。便有差錯。如何可但發大綱。

安卿問。曲禮外言不入於闔。內言不出於闔。一段甚切。何故不編入小學。曰。此樣處漏落也多。又曰。小學多說那恭敬處。少說那防禁處。義

修身大法。小學備矣。義理精微。近思錄詳之。

祖闕

近思錄好看。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

潘

近思錄逐篇綱目。一道體。二爲學大要。三格物窮理。四存養。五改過遷善。克己復禮。六齊家之道。七出處進退辭受之義。八治國平天下之道。九制度。十君子處事之方。十一教學之道。十二改過及人心疵病。

十三異端之學。十四聖賢氣象。

振

近思錄一書。無不切人身。救人病者。

看近思錄。若於第一卷未曉得。且從第二卷第三卷看起。久久後。看第一卷。則漸曉得。

過

問蜚卿。近思錄看得如何。曰。所疑甚多。曰。今猝乍看這文字。也是難。有時前面恁地說。後面又不是恁地。這裏說得如此。那裏又卻不如此。子細看來。看去。卻自中間有箇路陌。推尋通得。四五十條後。又卻只

是一箇道理。伊川云。窮理豈是一日窮得盡。窮得多後。道理自通徹。

驥

問正統之說。自三代以下。如漢唐亦未純乎正統。乃變中之正者。如秦西晉隋。則統而不正者。如蜀東晉。則正而不統者。曰。何必恁地論。只天下爲一。諸侯朝覲。訟獄皆歸。便是得正統。其有正不正。又是隨他做。如何恁地論。有始不得正統。而後方得者。是正統之始。有始得正統。而後不得者。是正統之餘。如秦初。猶未得正統。及始皇并天下。方始得正統。晉初亦未得正統。自泰康以後。方始得正統。隋初亦未得正統。自滅陳後。方得正統。如本朝至太宗。并了太原。方是得正統。又有無統時。如三國南北五代。皆天

下分裂不能相君臣皆不得正統某嘗作通鑑綱目有無統之說此書今未及修後之君子必有取焉
溫公只要編年號相續此等處須把一箇書帝書崩而餘書主書殂既不是他臣子又不是他史官只
如旁人立看一般何故作此尊奉之態此等處合只書甲子而附注年號於其下如魏黃初幾年蜀章
武幾年吳青龍幾年之類方爲是又問南軒謂漢後當以蜀漢年號繼之此說如何曰如此亦得他亦
以蜀漢是正統之餘如東晉亦是正統之餘也問東周如何曰必竟周是天子問唐後來多藩鎮割據
則如何曰唐之天下甚闊所不服者只河北數鎮之地而已淳

綱目於無正統處并書之不相主客通鑑於無統處須立一箇爲主某又參取史法之善者如權臣擅命
多書以某人爲某王某公范曄卻書曹操自立爲魏公綱目亦用此例方子

與陳尉說治盜事因曰凡事須子細體察思量到人所思量不到處防備到人所防備不到處方得無事
又曰凡事須是小心寅畏若恁地麤心駕去不得又曰某嘗作郡來每見有賊發則惕然皇恐便思自
家是長民之官所以致此是何由遂百種爲收捉捉得便自歡喜捉不得則終夜皇恐賀孫○以下外任

馬子嚴莊甫見先生言近有人作假書請託公事者先生曰收假書而不見下書之人非善處事者舊見
吳提刑達公路當官凡下書者須令堂廳投下卻將書於背處觀之觀畢方發付其人令等回書前輩
處事詳密如此又某當官時有人將書來者亦是法以待之須是留其人喫湯當面拆書若無他方令
其去人傑